

# 下 底 裙 的 劇 場

上野千鶴子 著  
郭凡嘉 譯



人爲什麼要穿內褲？

一部日本社會的性文明史

# 裙的底下 劇場

上野千鶴子 著  
郭凡嘉 譯



裙底下的劇場：人為什麼要穿內褲？

一部日本社會的性文明史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裙底下的劇場：人為什麼要穿內褲？一部日本社會的性文明史 / 上野千鶴子作，郭凡嘉譯。

-- 初版 -- 臺北市：聯合文學，2017.06

272面；14.8X21公分。-- (人文；9)

ISBN 978-986-323-218-6 (平裝)

423.41

106007532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 / 2017年6月初版

2017年6月19日初版三刷第一次

定價 / 340元

SUKATO NO SHITA NO GEKIJYO by UENO Chizuko

Copyright © 1989 UENO Chizuk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Tokyo.

Chinese (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AMANN CO.,

LTD., Taipei.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86-323-218-6 (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作者 / 上野千鶴子  
譯者 / 郭凡嘉  
發行人 / 張寶琴

總編輯 / 李進文  
責任編輯 / 陳雅玲  
封面設計 / 小子  
資深美編 / 戴榮芝  
業務部總經理 / 李文吉  
行銷企劃 / 許家璋  
發行助理 / 簡聖峰  
財務部 / 趙玉瑩 章秀英  
人事行政組 / 李懷星  
版權管理 / 黃榮慶

法律顧問 /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110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78號10樓

電話 / (02) 2766-6759 轉 5107

傳真 / (02) 2756-7914

郵撥帳號 / 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6109 號

網址 / <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 : [unitas@udngroup.com.tw](mailto:unitas@udngroup.com.tw)

印刷廠 / 沐春行銷創意有限公司

總經理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234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235 巷 6 弄 6 號 2 樓

電話 / (02) 29178022

## 資本主義與裙子

聽聞我的著作《裙底下的劇場》將要被翻譯成中文，實在覺得感觸良多。一九八九年這本書在日本發行後，沒幾年就有出版韓文譯本的計畫，但是由於某位有識者認為「時機尚早」，翻譯與出版的計畫因此遭到了延宕。而至今又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光陰了，亞洲文化圈的性風氣，是否已發展到與日本並駕齊驅的狀態了呢？我不清楚這一次台灣發行了這本譯作之後，是否有可能會逆流到中國大陸去，不過或許中國大陸目前的狀況也很相似吧。因為歷史的變化具有世界史規模的同時代性。

據說自從一九九〇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來，日常生活當中會穿裙子的女性就增加了許多。這個現象讓我感到有點暈頭轉向，因為中國女性褪下了沒有男女之別的長褲中山裝之後，最先嘗試的竟然是裙裝啊。反觀同一時期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流行服裝的趨勢卻逐漸地中性化，女性穿褲裝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景象。當資本主義的女性正要從綁手綁腳、限制行動自由的裙裝解

放時，中國的女性們卻因為喜好而逐漸重新穿上裙裝。

被禁止的東西總是看起來格外有魅力。中國的女性們不僅止於裙裝，她們也開始熱中於流行時尚、化妝，甚至開始光顧美體沙龍。明明好不容易從過去的纏足中解放，卻又不辭辛苦地穿上可稱為現代纏足的高跟鞋，接受著認為「搖搖晃晃、步履蹣跚才是性感」的全球化美感。她們為了搶購歐美品牌而到訪日本，在東京的銀座大買特買。日本化妝品既適合亞洲人的肌膚，品質又好，因此日本美容、美體用品的銷量也非常好。大家都知道韓國女性非常熱衷整形，但是近年來，中國女性也開始對整形感興趣，逐一變身為彷彿全都從同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相似「美貌」。

話說回來，若不穿裙子，「裙底下的劇場」便不存在。就像瑪麗蓮夢露被風吹起裙子的景象一般，女性那種對下半身毫無防備的姿態，正是煽情之所在。根據不同的狀況，在男朋友的要求之下不穿內褲去約會，也會帶來性暗示的預感。下半身毫無防備的

裙子，便是女性強而有力的性暗號。如果今天想要穿著「女裝」，那麼不用說，就一定要穿上裙子。去聯誼或相親時，裙裝和一頭長髮就是必殺的武器。無論性別為何，只要穿上裙子，就能被視為「女人」。裙子就是性別記號性如此高、如此鮮明的物品。

反過來說，「褲子底下」並沒有「劇場」。把雙腳和性器官緊緊包覆的「褲子」會讓人放鬆戒心，擺出各式各樣的姿勢。正如日本起家的國際企業UNIQLO所呈現的樣貌，流行時尚圈的中性化也讓人越來越不再意識到性別的差異。例如就算有點弄髒也無所謂、因耐穿性高可被當成工作服的牛仔褲，就是一種男女共通的流行要素，差別也幾乎只在於尺寸的不同而已。如果情侶互相換穿衣服，恐怕旁人也不會察覺吧。

身為男性，卻專門研究女性史的日本歷史學家村上信彥，有一本鉅作《服裝的歷史》。這本書透過日本女性兩千年來的服裝歷史，針對女性的地位作出了論述。這本書裡記載，在女性服裝

的歷史當中，裙裝與褲裝其實不停地交錯。古代日本女性身穿「裳」，到了中世和近世，則脫去了裳，也就是「着流し」（當然裡面是不穿內褲的）。到了戰爭的時代，女性當然是穿工作褲或長褲。經過了戰後的裙裝，在女性解放的時代裡，女性們又重新穿上了褲子。下半身在脫掉褲子之後毫無防備的狀態，和女性的性的客體化（物化）是有緊密關聯的。一個時代的服裝如果性別差異越大，這個時代裡女性的角色就越被限縮，地位也越低。

根據村上信彥的說法，這個道理也能夠應用在中國服裝當中。中國傳統庶民的服裝是兩件式的，下半身是褲裝。要在歌舞喧囂的街道上，人們才會脫下褲子，穿上開衩到大腿的性感旗袍。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後，男性與女性都穿上了沒有性別差異的中山裝，但是改革開放之後，裙子又再度復活。雖然選項變多了是件好事，但是這究竟是女性地位向上提升，抑或向下降低的指標呢？

凱文克萊發明了世界上第一件男女皆可穿的內褲。今天男性內

褲也有比基尼型的款式，女性內褲當中也有拳擊褲類型的短褲。隨著具有烘乾功能的洗衣機逐漸普及，無論男女對內褲的要求都是款式簡約、耐穿性高的中性「生活用品」，不過反過來說，為了追求性愉悅而打造出來的網購、郵購內衣褲市場也不斷地在擴大。對性感內衣褲有所需求的不再僅限於女性。男性當中也會收集女性內衣褲的人，而且據說其中更有些人不僅止於收集，而是會實際穿著。所以更出現了男性用的胸罩。到了今天，裝飾性高的性感內衣褲，與其說是為了實用性目的，倒不如說是已成為滿足性幻想的自慰道具。

而這種現象的背景，或許就是性關係的變化吧。不僅是日本，甚至整個亞洲圈，都不再有人認為「結婚之前要保持處子之身」了。女性們在性事上越來越活躍，在上床之前就會主動脫掉褲子了。「男性必須要脫去女性的內褲」這道惱人的手續也得以省略。

不只如此，正如我一九八〇年代時在本書中所做出的預言，在



性事上越來越不活躍的男性們，也逐漸從床第撤離。根據人口問題社會保障研究所的數字資料（二〇一五年），日本男性一生中從未結婚的比例是四分之一，女性則是七分之一。根據估計，當現在三十多歲的年輕人進入五十歲時，男性將會每三位就有一位，女性每五位就會有一位不曾走進婚姻。過去，一度降低的初次性經驗年齡，近年來卻發生了逆轉。沒有戀愛經驗和性經驗的成年男女增加了，甚至有不少人是刻意不談戀愛也不尋求性關係的對象。甚至還出現了光明正大宣言自己是「在室男」的男性。

不過就算如此，性慾或性幻想並不會憑空消失，所以色情影片、動畫或漫畫等二次元性產業的規模也正在擴大。而這些都是自慰的工具和市場。性慾並不會永遠都必須要對著活生生的他者，就算對二次元的性對象會產生「萌」的感覺，對於三次元現實中活生生的他者，「麻煩」卻逐漸變成了關鍵字。因為現實的「他者」是無法預測、無法掌控的麻煩生物。

如果日本的「萌」市場，輸出到亞洲文化圈各地，並廣泛地被接受……那麼我認為目前在日本發生的現象，很有可能同樣地也會發生在其他的亞洲國家。男女配對的強制異性戀規則，就像是在說明若沒有如此強大的強制力，就無法好好地掌控個人。或許我們正在目擊著眼前這個強制力逐漸崩毀解體的時代轉換期吧。

漢字文化圈的讀者們在閱讀了這本書之後，究竟會有什麼樣的迴響呢？著實讓我非常期待。

裙底下的劇場 目錄

中文版序

序章 專屬女性的王國

「內褲＝遮蔽性器官的物品」的原型 22

日本內褲的文明開化 27

是否為了突顯而隱藏？ 31

女人到底基於什麼標準來選擇內褲 33

收集內褲的女人 37

性魅力與自戀 38

男性幻想與女性執著的分歧 42

第一章 歷史 內褲進化論

機能與象徵 52

藉由隱藏而彰顯其價值 54

「內褲」衛生帶」起源論 56

「內褲」蝴蝶型內褲」起源論 60

長內褲 (drawers) 的歷史 64

長內褲與短內褲的演變是分開的 68

黑色與月經的禁忌 74

第二次內褲革命 80

第二章 家族 內褲與性器官管理

三角褲與四角褲——噩夢般的選擇 94

- 家務勞力與內褲的關係 96
- 家電用品是否真的減輕了洗衣勞力 98
- 人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每天更換內褲呢 100
- 硬體的變化形成了「衛生」的觀念 101
- 內褲的管轄權在妻子 || 主婦手上 102
- 管理內褲等同於管理性器官 104
- 部分女孩轉而自我管理 109
- 男孩們深切的疏離感 111
- 妻子與母親的霸權之爭 113
- 主婦在背後掌控著全家的內褲 || 性器官 116
- 丈夫替妻子曬內褲的心情 118
- 新新類人的內褲狀況 121

換穿四角褲的兩大理由 123

新新人類也會受妻子的掌控嗎 125

一個案例——象徵性的交換儀式 126

### 第三章 現代 內褲的休閒化

母親為孩子準備的白色內褲 130

女性每天更換內褲 133

姊妹情誼之間親暱行為的深層意義 138

姊妹是可以取代的存在 140

姊妹是否能共享內褲 143

「魔羅兄弟」與「御滿紅姊妹」 147

兄弟情誼有著對立性的結構 149

「御滿紅姊妹」有極致的相互理解 152

#### 第四章

- 理想的女人世界是「不需要男性的共同體」 154
- 替換內褲，性器官的感覺也會跟著改變 156
- 內褲的流行化與性行為的開放 158
- 心理、鏡子國度的自戀情節
- 異常猥褻的日本色情媒體 164
- 猥褻的是想像而非現實，心理更勝肉體 166
- 包裹在雙重塑膠膜裡的「塑膠書」 168
- 內褲戀物癖的機制 173
- 最接近性器官的象徵裝置——內褲 175
- 僅止於借喻、往匿名逃避正是戀物癖的本質 178
- 井原西鶴的「好色」包含的現代性 180

- 為了讓性成為商品的條件 182
- 實物真的比媒介物好嗎？ 184
- 不可能會有內褲戀物癖的女性 186
- 對女性而言，性的對象是自己的身體 188
- 齊美爾的浪漫主義式女性論 190
- 自我物化極致的自戀 192
- 女色情狂——對身體的不安 194
- 偷窺房的女人——反轉的圓形監獄 196
- 透過內褲回歸純潔的身體 198
- 以花邊設下防線的「中年向日葵族」 199
- 女性的自戀也是一種攻擊的戰略 202
- 過去視線的主體是男性 204
- 男性是否能物化自己的性的身體 205



男性與女性，究竟何者的疏離較深 207

厭食症的心理機制 209

## 第五章 生理 覆蓋性器的絲綢保鮮膜

女性的性器官是他者 214

直到近代才開始視性器官為禁忌 217

《好色客》理想的女性性器官 220

性器官觀點的地域與文化差異 223

近代所發明的內部掌控 225

女性被時代的規範所掌控 227

過程與目的的逆轉 231

蠶絲內褲的流行 238

蠶絲內褲與女性的自體性慾 241

男性在床上並不會看內褲 243

男性的幻想與女性的解讀錯誤 245

男與女，致命的落差 247

蘿莉控漫畫的世界 249

自戀的王國在女性世界蔓延 251

高潮強迫症 254

性的荒野 257

後記

文庫版後記

259

265

# 裙的底下 劇場

上野千鶴子 著  
郭凡嘉 譯





中文版序

# 資本主義とスカート

資本主義與裙子



## 資本主義與裙子

聽聞我的著作《裙底下的劇場》將要被翻譯成中文，實在覺得感觸良多。一九八九年這本書在日本發行後，沒幾年就有出版韓文譯本的計畫，但是由於某位有識者認為「時機尚早」，翻譯與出版的計畫因此遭到了延宕。而至今又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光陰了，亞洲文化圈的性風氣，是否已發展到與日本並駕齊驅的狀態了呢？我不清楚這一次台灣發行了這本譯作之後，是否有可能會逆流到中國大陸去，不過或許中國大陸目前的狀況也很相似吧。因為歷史的變化具有世界史規模的同時代性。

據說自從一九九〇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來，日常生活當中會穿裙子的女性就增加了許多。這個現象讓我感到有點暈頭轉向，因為中國女性褪下了沒有男女之別的長褲中山裝之後，最先嘗試的竟然是裙裝啊。反觀同一時期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流行服裝的趨勢卻逐漸地中性化，女性穿褲裝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景象。當資本主義的女性正要從綁手綁腳、限制行動自由的裙裝解

放時，中國的女性們卻因為喜好而逐漸重新穿上裙裝。

被禁止的東西總是看起來格外有魅力。中國的女性們不僅止於裙裝，她們也開始熱中於流行時尚、化妝，甚至開始光顧美體沙龍。明明好不容易從過去的纏足中解放，卻又不辭辛苦地穿上可稱為現代纏足的高跟鞋，接受著認為「搖搖晃晃、步履蹣跚才是性感」的全球化美感。她們為了搶購歐美品牌而到訪日本，在東京的銀座大買特買。日本化妝品既適合亞洲人的肌膚，品質又好，因此日本美容、美體用品的銷量也非常好。大家都知道韓國女性非常熱衷整形，但是近年來，中國女性也開始對整形感興趣，逐一變身為彷彿全都從同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相似「美貌」。

話說回來，若不穿裙子，「裙底下的劇場」便不存在。就像瑪麗蓮夢露被風吹起裙子的景象一般，女性那種對下半身毫無防備的姿態，正是煽情之所在。根據不同的狀況，在男朋友的要求之下不穿內褲去約會，也會帶來性暗示的預感。下半身毫無防備的

裙子，便是女性強而有力的性暗號。如果今天想要穿著「女裝」，那麼不用說，就一定要穿上裙子。去聯誼或相親時，裙裝和一頭長髮就是必殺的武器。無論性別為何，只要穿上裙子，就能被視為「女人」。裙子就是性別記號性如此高、如此鮮明的物品。

反過來說，「褲子底下」並沒有「劇場」。把雙腳和性器官緊緊包覆的「褲子」會讓人放鬆戒心，擺出各式各樣的姿勢。正如日本起家的國際企業DIZO所呈現的樣貌，流行時尚圈的中性化也讓人越來越不再意識到性別的差異。例如就算有點弄髒也無所謂、因耐穿性高可被當成工作服的牛仔褲，就是一種男女共通的流行要素，差別也幾乎只在於尺寸的不同而已。如果情侶互相換穿衣服，恐怕旁人也不會察覺吧。

身為男性，卻專門研究女性史的日本歷史學家村上信彥，有一本鉅作《服裝的歷史》。這本書透過日本女性兩千年來的服裝歷史，針對女性的地位作出了論述。這本書裡記載，在女性服裝



的歷史當中，裙裝與褲裝其實不停地交錯。古代日本女性身穿「裳」，到了中世和近世，則脫去了裳，也就是「着流し」（當然裡面是不穿內褲的）。到了戰爭的時代，女性當然是穿工作褲或長褲。經過了戰後的裙裝，在女性解放的時代裡，女性們又重新穿上了褲子。下半身在脫掉褲子之後毫無防備的狀態，和女性的性的客體化（物化）是有緊密關聯的。一個時代的服裝如果性別差異越大，這個時代裡女性的角色就越被限縮，地位也越低。

根據村上信彥的說法，這個道理也能夠應用在中國服裝當中。中國傳統庶民的服裝是兩件式的，下半身是褲裝。要在歌舞喧囂的街道上，人們才會脫下褲子，穿上開衩到大腿的性感旗袍。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後，男性與女性都穿上了沒有性別差異的中山裝，但是改革開放之後，裙子又再度復活。雖然選項變多了是件好事，但是這究竟是女性地位向上提升，抑或向下降低的指標呢？

凱文克萊發明了世界上第一件男女皆可穿的內褲。今天男性內

褲也有比基尼型的款式，女性內褲當中也有拳擊褲類型的短褲。隨著具有烘乾功能的洗衣機逐漸普及，無論男女對內褲的要求都是款式簡約、耐穿性高的中性「生活用品」，不過反過來說，為了追求性愉悅而打造出來的網購、郵購內衣褲市場也不斷地在擴大。對性感內衣褲有所需求的不再僅限於女性。男性當中也會收集女性內衣褲的人，而且據說其中更有些人不僅止於收集，而是會實際穿著。所以更出現了男性用的胸罩。到了今天，裝飾性高的性感內衣褲，與其說是為了實用性目的，倒不如說是已成為滿足性幻想的自慰道具。

而這種現象的背景，或許就是性關係的變化吧。不僅是日本，甚至整個亞洲圈，都不再有人認為「結婚之前要保持處子之身」了。女性們在性事上越來越活躍，在上床之前就會主動脫掉褲子了。「男性必須要脫去女性的內褲」這道惱人的手續也得以省略。

不只如此，正如我一九八〇年代時在本書中所做出的預言，在

性事上越來越不活躍的男性們，也逐漸從床第撤離。根據人口問題社會保障研究所的數字資料（二〇一五年），日本男性一生中從未結婚的比例是四分之一，女性則是七分之一。根據估計，當現在三十多歲的年輕人進入五十歲時，男性將會每三位就有一位，女性每五位就會有一位不曾走進婚姻。過去，一度降低的初次性經驗年齡，近年來卻發生了逆轉。沒有戀愛經驗和性經驗的成年男女增加了，甚至有不少人是刻意不談戀愛也不尋求性關係的對象。甚至還出現了光明正大宣言自己是「在室男」的男性。

不過就算如此，性慾或性幻想並不會憑空消失，所以色情影片、動畫或漫畫等二次元性產業的規模也正在擴大。而這些都是自慰的工具和市場。性慾並不會永遠都必須要對著活生生的他者，就算對二次元的性對象會產生「萌」的感覺，對於三次元現實中活生生的他者，「麻煩」卻逐漸變成了關鍵字。因為現實的「他者」是無法預測、無法掌控的麻煩生物。

如果日本的「萌」市場，輸出到亞洲文化圈各地，並廣泛地被接受……那麼我認為目前在日本發生的現象，很有可能同樣地也會發生在其他的亞洲國家。男女配對的強制異性戀規則，就像是在說明若沒有如此強大的強制力，就無法好好地掌控個人。或許我們正在目擊著眼前這個強制力逐漸崩毀解體的時代轉換期吧。

漢字文化圈的讀者們在閱讀了這本書之後，究竟會有什麼樣的迴響呢？著實讓我非常期待。



裙底下的劇場 目錄

中文版序

序章 專屬女性的王國

- 「內褲」遮蔽性器官的物品」的原型 22
- 日本內褲的文明開化 27
- 是否為了突顯而隱藏？ 31
- 女人到底基於什麼標準來選擇內褲 33
- 收集內褲的女人 37
- 性魅力與自戀 38
- 男性幻想與女性執著的分歧 42

## 第一章 歷史 內褲進化論

機能與象徵 52

藉由隱藏而彰顯其價值 54

「內褲」衛生帶」起源論 56

「內褲」蝴蝶型內褲」起源論 60

長內褲 (drawers) 的歷史 64

長內褲與短內褲的演變是分開的 68

黑色與月經的禁忌 74

第二次內褲革命 80

## 第二章 家族 內褲與性器官管理

三角褲與四角褲——噩夢般的選擇 94

- 家務勞力與內褲的關係 96
- 家電用品是否真的減輕了洗衣勞力 98
- 人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每天更換內褲呢 100
- 硬體的變化形成了「衛生」的觀念 101
- 內褲的管轄權在妻子 || 主婦手上 102
- 管理內褲等同於管理性器官 104
- 部分女孩轉而自我管理 109
- 男孩們深切的疏離感 111
- 妻子與母親的霸權之爭 113
- 主婦在背後掌控著全家的內褲 || 性器官 116
- 丈夫替妻子曬內褲的心情 118
- 新新人類的內褲狀況 121



換穿四角褲的兩大理由 123

新新人類也會受妻子的掌控嗎 125

一個案例——象徵性的交換儀式 126

### 第三章 現代 內褲的休閒化

母親為孩子準備的白色內褲 130

女性每天更換內褲 133

姊妹情誼之間親暱行為的深層意義 138

姊妹是可以取代的存在 140

姊妹是否能共享內褲 143

「魔羅兄弟」與「御滿紅姊妹」 147

兄弟情誼有著對立性的結構 149

「御滿紅姊妹」有極致的相互理解 152

理想的女人世界是「不需要男性的共同體」 154

替換內褲，性器官的感覺也會跟著改變 156

內褲的流行化與性行為的開放 158

#### 第四章 心理 鏡子國度的自戀情節

異常猥褻的日本色情媒體 164

猥褻的是想像而非現實，心理更勝肉體 166

包裹在雙重塑膠膜裡的「塑膠書」 168

內褲戀物癖的機制 173

最接近性器官的象徵裝置——內褲 175

僅止於借喻、往匿名逃避正是戀物癖的本質 178

井原西鶴的「好色」包含的現代性 180

- 為了讓性成為商品的條件 182
- 實物真的比媒介物好嗎？ 184
- 不可能會有內褲戀物癖的女性 186
- 對女性而言，性的對象是自己的身體 188
- 齊美爾的浪漫主義式女性論 190
- 自我物化極致的自戀 192
- 女色情狂——對身體的不安 194
- 偷窺房的女人——反轉的圓形監獄 196
- 透過內褲回歸純潔的身體 198
- 以花邊設下防線的「中年向日葵族」 199
- 女性的自戀也是一種攻擊的戰略 202
- 過去視線的主體是男性 204
- 男性是否能物化自己的性的身體 205

男性與女性，究竟何者的疏離較深 207

厭食症的心理機制 209

## 第五章 生理 覆蓋性器的絲綢保鮮膜

女性的性器官是他者 214

直到近代才開始視性器官為禁忌 217

《好色客》理想的女性性器官 220

性器官觀點的地域與文化差異 223

近代所發明的內部掌控 225

女性被時代的規範所掌控 227

過程與目的的逆轉 231

蠶絲內褲的流行 238

蠶絲內褲與女性的自體性慾 241

男性在床上並不會看內褲 243

男性的幻想與女性的解讀錯誤 245

男與女，致命的落差 247

蘿莉控漫畫的世界 249

自戀的王國在女性世界蔓延 251

高潮強迫症 254

性的荒野 257

後記 259

文庫版後記 265



序章

# 女だけの王国

専属女性的王国



## 「內褲＝遮蔽性器官的物品」的原型

人類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穿著內衣的呢？

還是先別把話題扯遠了吧。我只對最狹義的內衣——也就是覆蓋性器官的東西——有興趣而已。

聖經教導眾人，當人由天上的被造物變成地上的生物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拿無花果葉覆蓋住性器官。若真是如此，那麼內褲這個東西，就和人類的歷史一樣長遠。然而，覆蓋性器官這件事，是否和亂倫禁忌（incest taboo）一樣，對人類來說是很普遍的行為呢？

南美的裸族當中，有一些人是不分男女，完全不覆蓋性器官生活的。小孩子本來就被視為「原始的人類」，所以總是以原始的姿態赤裸裸地四處奔跑。但是一旦到了成人儀式之際，他們便會在赤裸的腰際繫上紅色的繩子。這條紅色的繩子並沒有隱藏東西的作用，而是一種意味他們從自然層面來到文化層面，成為「人類」的一種證明。如果他們在忘記繫上這條紅繩的狀態下，出現



在其他人面前，他們就會像自己正赤身裸體一樣，為此羞愧不已。這麼說來，這一條腰繩是否就是內褲的原型呢？還不如說這是劃分自然與文化、公與私的文化性象徵，作為最低限度的服裝吧。這樣的服裝，僅僅具有將性器官覆蓋住的功能，並沒有成為一個特別的標記（marker）。

再回到最初的話題吧。人為什麼會遮住性器官呢？

這個問題總是讓我想到新幾內亞高地人的護陽套（penis sheath）。這個護陽套是遮蓋性器官最低限度的容器，但是在隱藏同時，也突顯了其存在。遮蓋性器官的行為，總是潛在著這兩極相反的意圖。新幾內亞的護陽套，在這層意義上，可說是象徵這兩極性的最典型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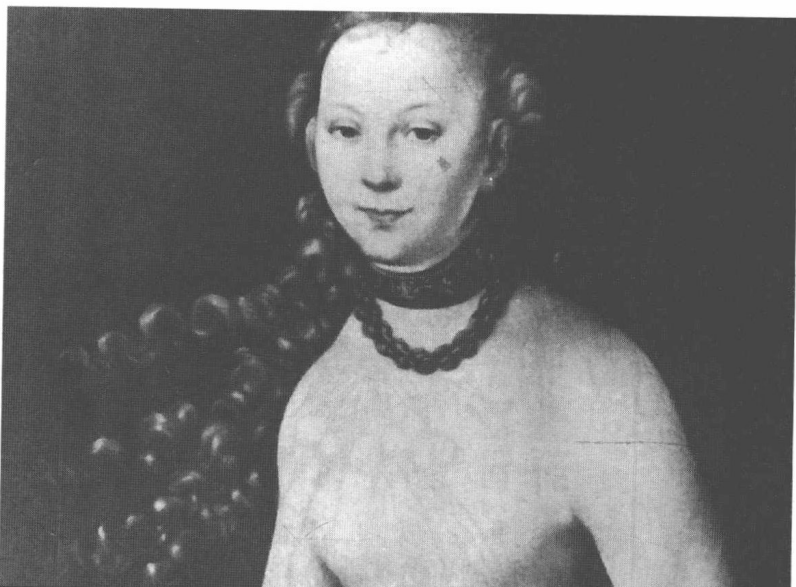
新幾內亞高地人的護陽套，以當地特殊的葫蘆做成。他們採集各種尺寸的葫蘆，先遮住陽具，再從前端以環繞住腰圍的繩子固定。男性會以這樣的姿態去戰鬥、耕種、跳舞。一般並不認為護

陽套的功能是用來支撐或固定。新幾內亞高地人以其侵略性的「厭女」文化而知名，因此男性隱藏起生物學上被賦予的性器官，取而代之的是誇示象徵性的替代物。對他們而言，隱藏是為了突顯。

日本男性穿著的丁字褲（ふんどし，一種日本傳統的兜襠布）和護陽套比較起來，更具功能性。正如相撲力士的兜襠褲是為了格鬥而存在的東西，身穿丁字褲的男性們，總是比沒穿丁字褲的男性們要來得有男子氣概。也難怪「丁字褲鬆綁」這個用詞，會被用來表示男子氣概的喪失啊。



戴上護陽套、  
裝扮成鳥類跳  
舞的新幾內亞  
原住民。



纏腰布與裸體。  
上圖為「維納斯  
與邱比特」，下  
圖為「被釘在十  
字架上的耶穌」。

## 日本內褲的文明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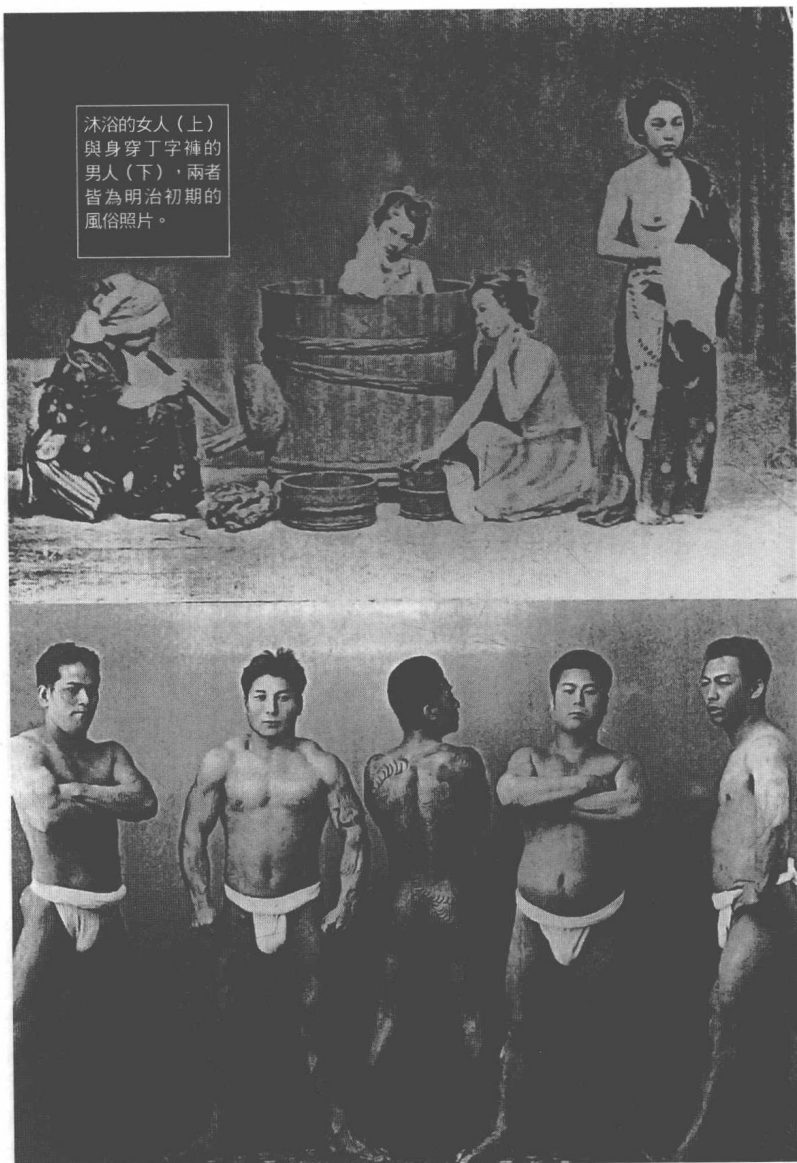
自古以來，女人們也同樣會穿類似丁字褲的東西。當月事來訪時，他們就會纏上丁字帶狀的東西。對女性來說，每月只有一次需要特別穿著內褲，以達成機能性的目的。其他的時候，女性只需要用腰布覆蓋住下半身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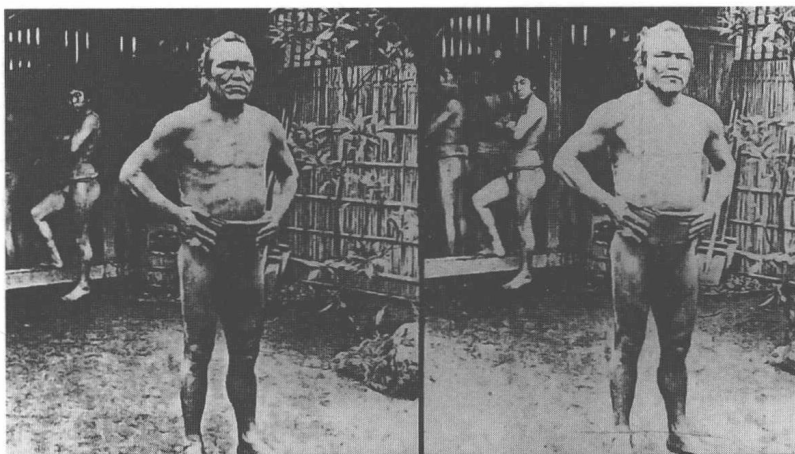
日本初次引進這種「陷入兩腿之間、緊密貼合性器官的布料」的概念時，讓保守派人士相當震驚。這一小片布料緊密地貼合性器，每走一步路，都像是在對性器竊竊私語——正如同他們禁止良家婦女騎乘腳踏車一樣，他們對於女性穿著內褲一事也感到相當憂慮。更早的時候，女性的內褲是寬鬆的燈籠褲樣式，並不會緊密地貼在身上。

從明治末期到大正年間，大眾消費文化大放異彩，許多知名的和服店接二連三地轉型成百貨公司。同時，店家也開始雇用女性店員，取代過去的男性小學徒。這也成為OL（office lady，職業婦女）的前身。白木屋百貨公司曾經發生了一場火災，當時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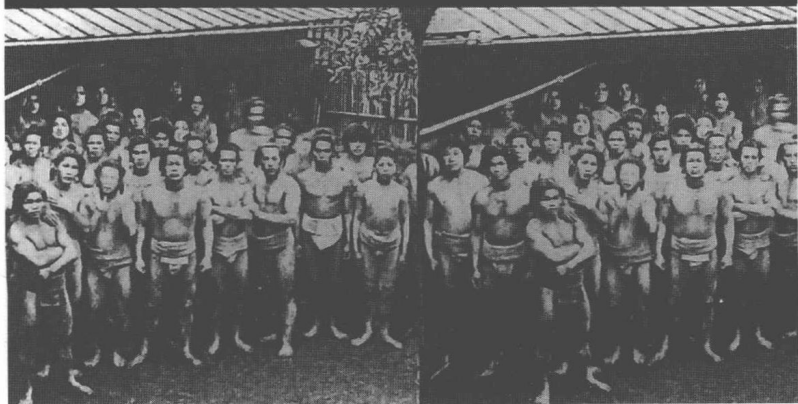
許多穿著和服的女性店員拒絕從消防車的梯子爬下來，因此被煙霧給噙死了。據說這是因為火災現場擠滿了許多看熱鬧的群眾，她們羞於在萬人的注視之下，被一窺下半身的風光。這個事件，也證明了當時許多女性都沒有穿著內褲的習慣。只要穿上和服，內褲對她們來說就屬非必要之物。事實上，我的祖母出生於明治十九年（西元一八八六年），她到過世為止，除了襯衣之外，從沒穿過內褲這類的內在衣物。

沐浴的女人(上)  
與身穿丁字褲的  
男人(下)·兩者  
皆為明治初期的  
風俗照片。





丁字褲是男子氣概的象徵。照片為明治末期相撲力士與練習場所的景象。





## 是否為了突顯而隱藏？

這片緊密貼合於私處的小布塊——接下來我們就稱之為「內褲 (panties)」吧——看似在一夕之間席捲了全世界，並且似乎也侵略了日本的女性。短短不到半世紀，這小布塊的面積逐漸縮小，從比基尼到高腰開衩型，幾乎已經接近衛生帶的原型了。演變的極限成為了脫衣舞孃的蝴蝶型內褲。脫衣舞孃的蝴蝶型內褲，是為了最後被褪去而存在的東西。在被褪去之前，它只為了彰顯性器官而存在。如果不是為了突顯而隱藏的話，蝴蝶型內褲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女人的內褲，以及男人對女人內褲的幻想，似乎都在於它挑起了人們對「它所隱藏的東西」的想像。因此，看著穿著內褲展現姿態的型錄，會比直接看到裸露的女性性器官還要來得更猥褻和性感。這是因為，想像總是遠比現實來得豐富。所以對於內褲抱有戀物癖 (fetishism) 的男性們，比起那件內褲本應包裹的現實女性軀體，他們更愛的是偷來的內褲本身——亦即那件內褲所挑

起的男性幻想。

日本有不可在大庭廣眾下露出性器官或恥毛這種倫理規範，沒想到這反而造成了猥褻的成人書籍在日本氾濫。就算是習慣了美國那種露骨風氣的人，看到日本的成人書籍還是會感到猥褻。透明的內褲、若隱若現的縫隙，比真實的女性私處還要「色情」。因為，他們看到的不是真實的性器官，而是他們自身的慾望。

## 女人到底基於什麼標準來選擇內褲

「你今天穿什麼樣的內褲啊？」

「猜猜看啊！」

「嗯……是小碎花圖案的嗎？」

「討厭、你怎麼知道啦。你看到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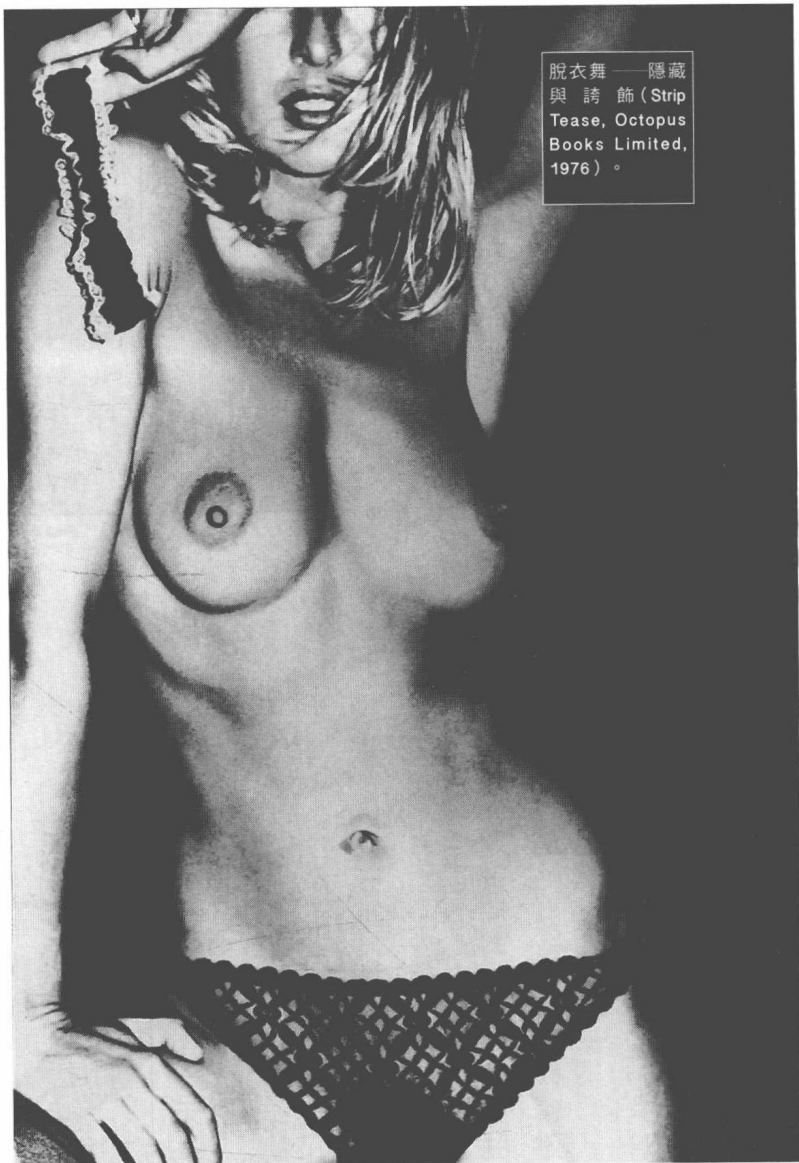
「哎呀，對不起，我亂猜的啦。大部分的女孩子都會穿花內褲嘛。」

乍看之下，這番對話似乎很純潔。不過，雖然性器官無法更換，內褲卻是可以替換的。尤其這二、三十年間，內褲的選項變得非常多樣。

然而，女性究竟是以什麼標準在選擇內褲呢？長久以來，這個問題對我而言都是一個謎。對許多男性來說，這個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妖豔迷人的謎吧。

女人在選擇內褲時，是否會設想內褲脫掉的時刻呢？是否會預期內褲將會暴露在男人面前，因此特別選擇男性喜好的內褲呢？

我知道女性會在預知要和男人約會的日子慎重挑選內褲。但是，就算不是這種日子，女性仍然無法抑制這種挑選內褲的樂趣。這是否因為，女性對於無法預期的意外，總是要勤奮不懈地做好準備呢？但是在現實生活當中，這種風流韻事卻不會經常發生。對於女性來說，就算那天什麼也沒發生——並沒有突然被不認識的男性誘惑；也沒有在經過水溝蓋時被風吹起裙擺；更沒有在高高翹起二郎腿時，被坐在對面的人偷看，儘管如此，女性仍舊享受挑選當天要穿什麼內褲的樂趣。這一天，在誰也不知道的狀況之下，她們悄悄地品味著穿上自己挑選的內褲帶來的愉悅。



脫衣舞——隱藏  
與誇飾 (Strip  
Tease, Octopus  
Books Limited,  
1976)。

How to undo your  
n with inventive  
ingplay.



Snakes ...

脫衣舞是撩撥男  
人慾望的技巧。

... and ladders

## 收集內褲的女人

女性是否也會有內褲收集癖呢？如果認為只有對內褲會產生性幻想的人會成為戀物癖型收藏家，自然會覺得只有男性會成為內褲收藏家。不過，我卻認識一位有內褲收集癖的女性。這種女性究竟對內褲抱有什麼幻想呢？

她是一位四十五歲左右，家境富裕的主婦。我相信她從未背叛過她的丈夫，但是她對於因診斷需求而看過自己肌膚的主治醫生有著病態的性執著（obsession）。她向我展示了她的收藏品，這些收集品的樣式過於偏向少女的喜好，讓我瞭解了她對性的執著。這些收集品在在都表示著，她自戀性地執著的對象，是那個被花邊、蕾絲和小碎花內褲所包裹的自己「純潔的身體」。

「我會根據當天的心情或是穿的衣服選擇內褲。一想到今天是穿著這樣的內褲，我一整天都會有好心情呢。」  
她陶醉地這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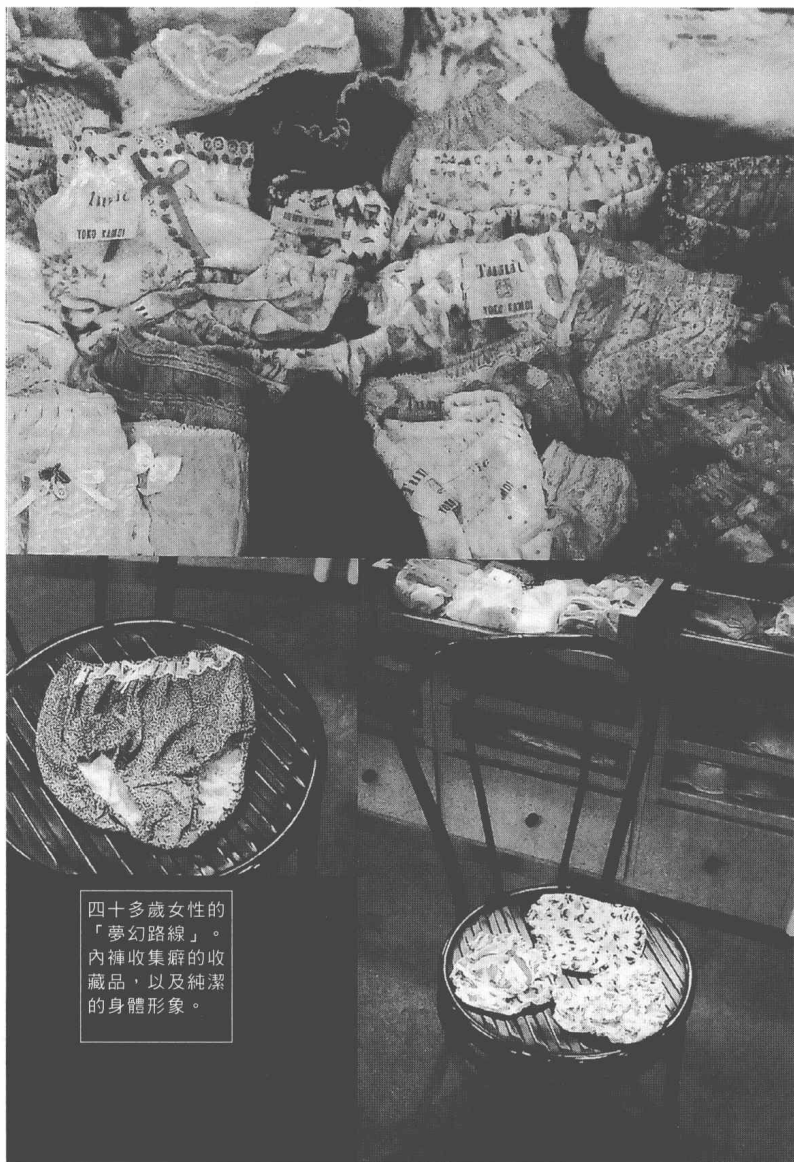
## 性魅力與自戀

女性在選擇內褲時，大致上有兩個基準——其一不用說，就是性魅力。而另一個，就是自戀心理了。換一種說法，一個是考慮到男人的眼光，另一個則是自己的眼光。這兩者有的時候並不相符，而且在我看來，男人們似乎高估了這「性魅力」的選擇基準。

首先，性魅力與自戀這兩個選擇基準，通用於所有的流行趨勢上。但是，由於內褲無限地貼近性器官，因此男性才會誤以為內褲是直接的、性慾的東西。事實上，當天穿的內褲常常是一整天都沒有被任何人看到就脫下來了。但是男人們卻經常忘記，自己能看到女性內褲的時刻，僅止於內褲展現在自己眼前的那段短暫時間。

性魅力與自戀這兩種基準的不一致，造成了「大眾認為男性會喜歡的內褲」，以及「女性為了自己所選擇的內褲」兩者之間的差異，並且，這層差異更被清楚而進一步地視覺化。我透過身體





### FRENCH WINDOWS

Snapshots, taken from my armchair...



貴夫人們不為人知的換裝樂趣 (La Vie Parisienne)。

形象的研究，更加確定了男性對女性身體描繪出的幻想，以及女性對自己身體所抱持的自戀性形象，有著非常大的落差。並且，男性們通常都不會意識到這種女性王國的存在。

## 男性幻想與女性執著的分歧

只要觀察一下以女性為客群的內衣型錄以及以男性為客群的（女人）內衣型錄，就可以了解箇中差異。在美國，有一種專門寄給男性的女性內衣型錄。究竟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呢？——表面上是說，這種型錄可以「讓你選購送給妻子或戀人的禮物」。不過這當然只是好聽的說辭，就算男人沒有妻子或戀人，也是會買女性內衣的。有了妻子或戀人的男人，同樣還是會買。他們是為了自己而買女性內衣的。

郵購是相當完善的購物系統。他們會先進行慎重的市場調查，最後把型錄寄給目標客層的單身男性。印刷精美的彩色型錄單價並不便宜，所以在選擇目標客層時相當花精力。男性們只要寄出訂單即可，還可要求匿名以保護隱私，不消幾週就能收到商品。其中，甚至還有更謹慎的人，會要求在包裹寄出時不要在寄送人那一欄填寫任何名字。許多公司會使用迷人、美人之類不知所云

但是無害的假名寄出。

這些寄來的內衣，不光只是單純的性感。有些甚至是為了性遊戲而設計的。例如只在胸部與私密處挖洞的內衣，或是有著縱向開縫的內褲。一種是為了彰顯而緊緊包裹女人身體，另一種則是毫無防備地裸露出女性的性器官。若是有伴侶，男性或許會真的用這些內衣來進行性遊戲。就算沒有伴侶，男性可能也會因擁有這些內衣而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吧。不過當然，也有的人會穿在自己身上，品味著這種性別錯置的喜悅。

就算是個性較為穩重的人，在選擇顏色或款式上，也遠比女性選擇的還要來得更狂野、更挑逗。女性真的會為自己選擇那種內衣嗎？女性以性魅力為基準來選擇內衣時，手法是更迂迴曲折的——女性會選擇她們認為會吸引男性目光的內衣，當然，這種選擇偶爾也會出錯。所以，女性在以性魅力為基準來選擇內衣時，早已自動把自己的身體「物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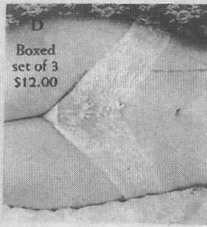


**D. GEMS.** A plit-tery accent for special holiday attire, our back seam cashmere with one long. It's draping here at opulent these-stence. An once-pected delight for those who look twice. And on.

**D. PLUS TO THE MINUS!** Lacy underwire bra by stretch gives a fuller look, thanks to the removable push-up pads of ultra-soft Kodol® polyester fiberfill. This beautifully styled plus-size bra has exquisite nylon lace on the cups, and wide-set stretch straps. Matching bikini with beautiful lace front and sheer back. Made in USA. In Maroon, Royal or Black. Bra in D, H, A, B, C, C394101A, value \$16.90, ours \$14.00. Bikini in S, G, H, M, L, XL, C394101A, value \$5.00, ours \$4.00.



**D**  
Saver  
\$5.00  
on set



**D**  
Boxed  
set of 3  
\$12.00

**A FLOAT OF VOILE,** with V-neck front and back, ties at the shoulders, polyester/cotton voile in Pink or Blue. (S, M, L) M1274A, L116118, 888024A, \$28.00.

**LIGHT AND ACY** understudies designed by Hankyanky. Cotton knit with pointelle openwork bordered by side bands of nylon/pandex stretch lace. Fhite or black. Y-cut. (S, M, L) S234, (J, K) A887638A, 22.00. rouch-cut panty with tie-front waist. (S, G, H, L) L7, A887646A, 1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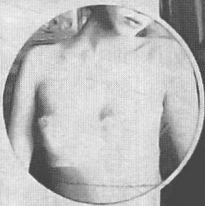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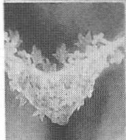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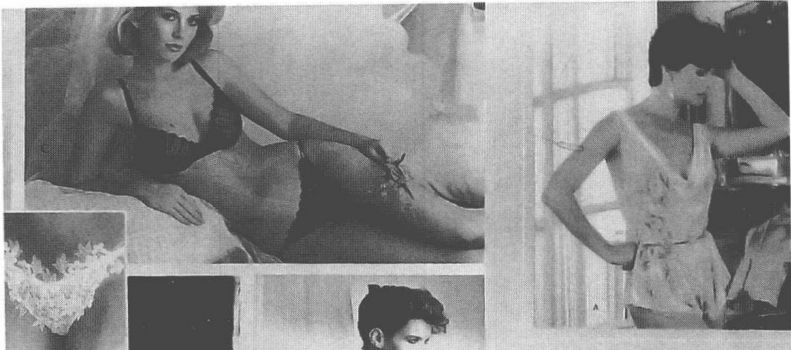
**THE CAN-CAN** dolly with laced-up top and ruffles over rouch-cut legs. Exclusively ours. Snap touch. Satin striped flon in Pink or Aqua. (S, M, L) S34, M36, 181, A887653A, 26.00.

It goes out at night at of an air condi- Exclusively ours.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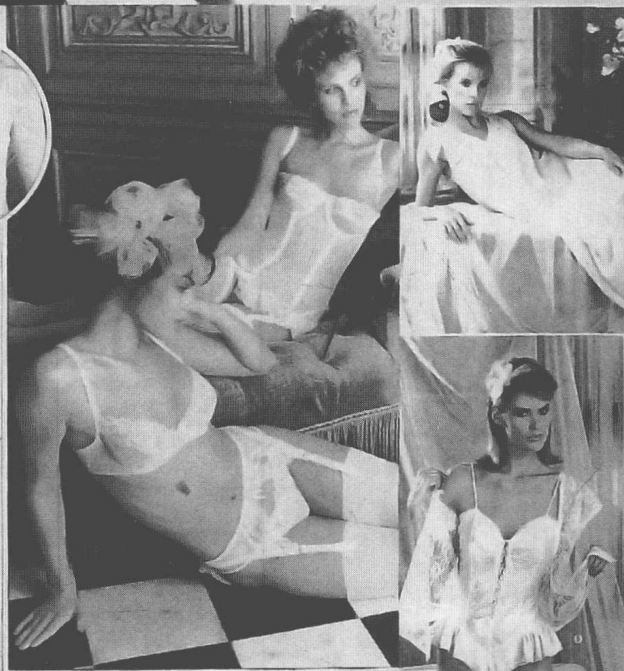
自戀路線—以女性為目標客群的內衣型錄。





For special occasions...

Q... make any day  
...ally romantic. Lace  
...imates from Dolce  
...Fancies. In lace, shades of  
...ce and White... a must for  
...sible. Also in Black.  
...ompass underwear Bra, a style  
... for lace in colors... 42-48 B/C  
... 10-15... \$7.50  
...ing. Bikini, pleasing accent in  
...ll (10), and sexy lace...  
... S. M. I. No. 197-708 \$11  
...20... \$16... of course  
... S. M. I. No. 197-709 \$11  
...Eyes. With a Point d'Espri lace  
...ll... lace in the cup and  
...etations, ruffle, French garters,  
...tractable straps, and hooks  
...over the back... 42-48 B  
... 10-15... \$8  
......sible. The Stratos Bra  
...ll... (short-lined cups to shape  
...nd support beautifully...  
... 42-48 B/C No. 197-551  
...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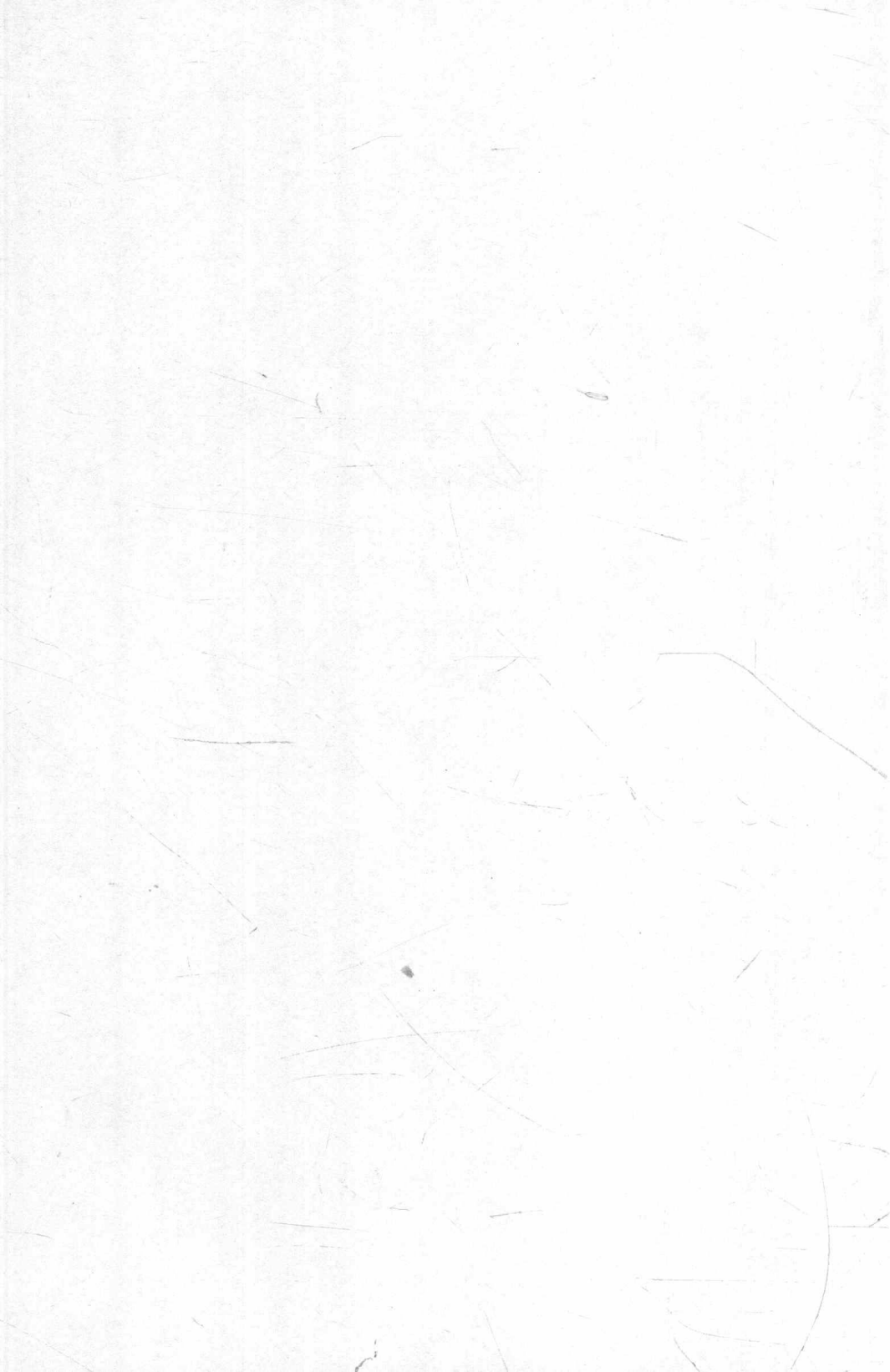


Wedding & shower gifts

These silk adorned with imported lace... sensual...  
...entirely by Herbie...  
...of San Francisco...  
...G-String, a delightful alternative  
...to bikini... cups sells in...  
...Carter... For the  
...for back... in a  
...captures the non-  
...artistic. White  
...ribbons, and Ch.  
...champsign... 198

THE LACE JACKET THAT WON'T STAY HON...  
...over a sundress to take the ch...  
...restaurant and add a pretty touch to your big  
...White nylon. P.O. 5381, M36, L181, A897661A, S

但是，在男性看不到的地方，女性對自己的身體卻似乎有著更自戀的執著。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些種類繁多的內褲，又怎麼會有人去消費呢？沒有觀眾的裙底下的劇場，建立了一個專屬於女性的王國。如果我們不了解這種女人對自己身體塑造的自我形象所抱持的特權性自戀心理，那麼我們就無法解開這個女性內褲之謎。



機能與象徵

藉由隱藏而彰顯其價值

「內褲＝衛生帶」起源論

「內褲＝蝴蝶型內褲」起源論

長內褲（drawers）的歷史

長內褲與短內褲的演變是分開的

黑色與月經的禁忌

第二次內褲革命

第一章 歷史

# 下着進化論

內褲進化論



## 機能與象徵

若去思考隱藏性器官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舊約聖經：亞當與夏娃在伊甸園裡，不小心誤食了知善惡樹的果實，他們才拿取無花果葉遮蓋性器官。但是仔細想想，遮蓋性器官這個行為，其實反而是彰顯了某個東西隱藏在那裡的事實，所以從一開始，就陷入了一個「愈隱藏反而愈顯著」的兩難局面。另一方面，如果說到人類服裝最低限度的樣式，新幾內亞的護陽套可說是其代表，不過與其說它的功能是隱藏，看起來倒不如說是為了誇示那個部位而存在的東西。而且內衣原本的目的是要達到保護作用，但是新幾內亞的護陽套不要說保護作用了，它根本就非常不便，完全是個沒有機能性可言的東西。

如果我們承認男性的內褲有這種「隱藏是為了突顯」——把真實存在的東西替換成假的東西，並且透過置換來把這個東西作為象徵加以誇示——的機能，那麼，女性的內褲是否也有相同的功能呢？女性的內褲原本就不需要具備隱藏性器官的功能。以解剖

學的位置關係或形狀來說，女性的性器官本來就是從外面看不到的部位。日本有一種纏在腰間的短蓑衣（腰蓑），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於短蓑衣是否能說是像內褲一般的東西，或是這種短蓑衣是否有隱藏性器官的目的都還不太瞭解。

如果要回溯隱藏女性性器官最低限度的東西，其中之一就是女性月經期間穿著的、最具機能性、如同衛生帶一般的東西，另一個就是脫衣舞孃最後才會褪下的蝴蝶型內褲。也就是說，隱藏性器官的物品需要考量到這兩個最低限度的面向，換句話說，就是機能與象徵。

## 藉由隱藏而彰顯其價值

只要隱藏，就會產生禁忌，藉由這個道理，東西被隱藏的價值就會獲得提升。其中一個存在於身體上的例子，就是乳房。讓我們從隱藏的象徵性意義來思考乳房這個部位吧。

日本人開始穿胸罩的歷史非常短暫，三十年之前，日本女性無論在任何場所，都能若無其事地在眾人面前暴露乳房，為嬰兒哺育母乳。當時，乳房是母性的象徵，而非性的象徵。胸罩引進到日本則是非常近期的事。只要觀察過去的繪畫，就會很清楚地發現，暴露乳房並非什麼禁忌。歐洲在不久之前也是如此。愈是隱藏，就讓人愈想看；愈是隱藏，價值就愈高。如果沒有隱藏起來的話，這種東西就到處都有，並不會讓人覺得有什麼稀奇的。想想如果是歐洲人的情境，譬如視裸露上半身做日光浴為理所當然的北歐人，自然不會覺得做這種事就是犯下了什麼禁忌。只有日本觀光客之類的人會對裸露上半身大驚小怪。

仔細想想，「不隱藏的時候，好像就不特別存在什麼價值，愈



是隱藏，反而愈提高了價值」，這個道理似乎也能用在性器官上。男性的護陽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那麼，在無花果葉之後，女性又是用什麼東西來隱藏性器官的呢？從這個層面來思考，似乎也可以把日本的短蓑衣（腰蓑）視為女性的服裝或是內褲的原點。如果要以隱藏女性性器官的意義來思考的話，那麼就是日本的襯裙（腰卷）了。

世界上有許多和日本襯裙相似的服裝，例如印尼的沙龍（sarong）。而裙子本來就像是從短蓑衣演變而來的，似乎自古以來就有這種覆蓋下半身的概念。不過就算是有這種覆蓋下半身的想法，但是對於女性的性器官，似乎從沒出現過「以最低限度之物覆蓋性器官本身」的點子。

觀察一下內衣和服裝的歷史，在短短二、三十年內，這種緊密貼合於性器官的內褲便普及於日本，這實在是相當驚人的變化。

## 「內褲=衛生帶」起源論

女性的內褲，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會緊密貼合於性器官上的東西呢？內褲如果貼合在性器官上，想當然耳，是一定會弄髒的。在過去，教導女性的其中一項教養，就是不能把內衣弄髒。基本上，只有在生理期的期間，才有以小布塊貼合於性器官的概念。如果這麼想的話，那麼現在這種將開襠布貼合於性器官的內褲，只有兩種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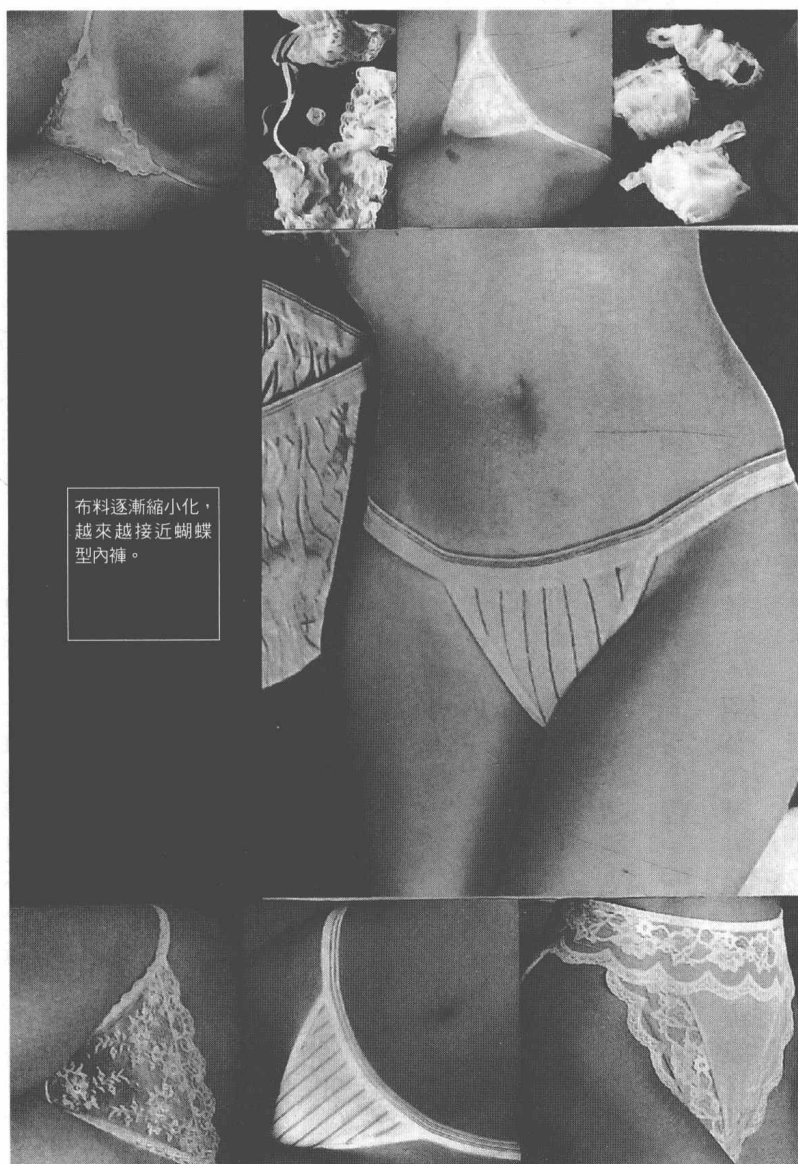
其一，就是生理期時的衛生帶。然而，我們無法從歷史窺知衛生帶究竟有多普及。說不定只有在開始強調處女重要性的時期之後，衛生帶才逐漸變得普遍也不一定。另一方面，衛生棉條的歷史就相當久遠，比方說日本江戶時代的花街柳巷裡，就留有使用棉條的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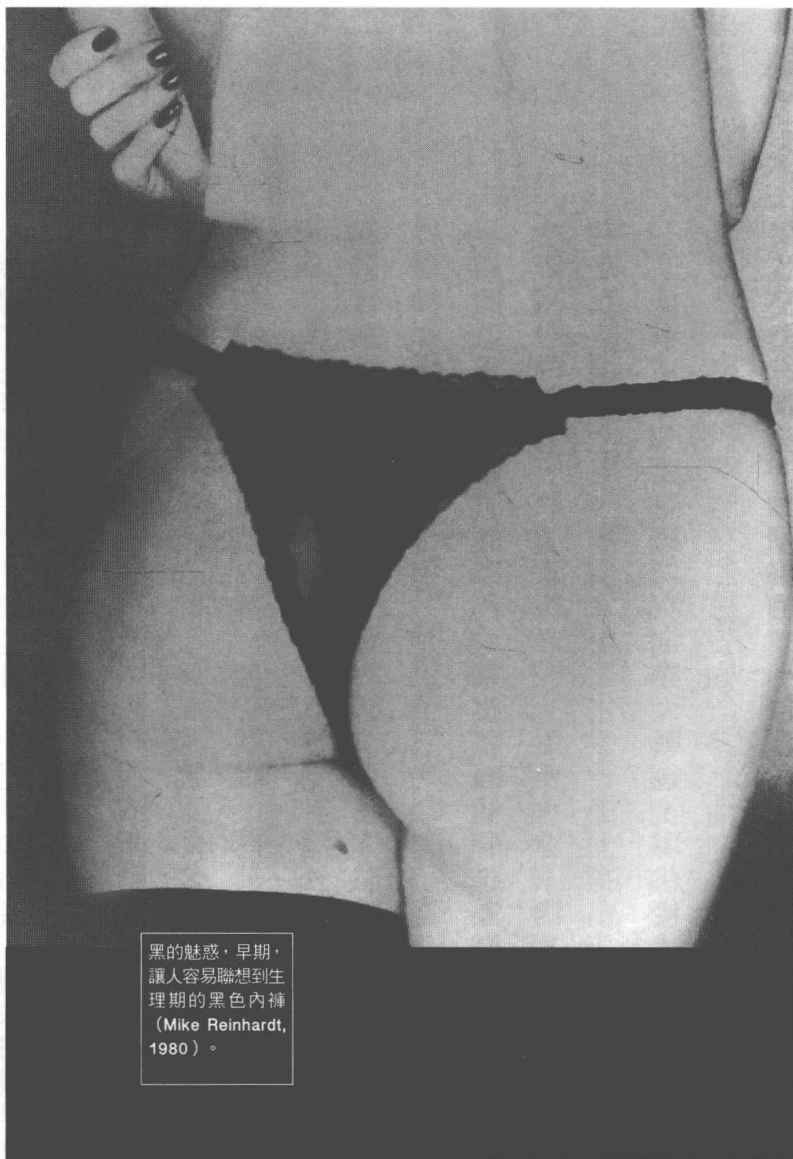
當時是將絹撕成細條狀，再結成繩狀，把繩當成芯，緊緊地包實，做成紡錘狀來使用。她們將這種東西放入陰道，並且更換洗滌。在當時，生理期的時候使用棉條是很普遍的。據說在希臘也

有使用棉條的紀錄。也就是說，在無關乎是不是處女的時代裡，女性的性器官開了一個洞是生理學上的事實，所以任誰都覺得，拿東西把那裡填上就好了。只要有東西會流出來，就拿個蓋子把它蓋住。這是最簡單的想法。

如果談到衛生帶有多麼普及，就會有人提到明治時期之後脫脂棉的文化。不過在當時，脫脂棉在日本還算是相當昂貴的東西。連棉花都非常昂貴，人們會重複使用，更別說把它當作拋棄式的東西了。脫脂棉文化的出現是非常非常近期的事，那麼究竟在當時是使用了什麼東西呢？

如果不使用脫脂棉，只穿著衛生帶的話，就像是穿著尿布一樣，每次使用之後都必須洗滌、反覆使用。如果生理期時主流的應對方式是使用棉條，那麼，「內褲＝衛生帶」的起源論就欠缺了妥當性。因此出現了第二種假說，認為內褲的另一個起源或許是脫衣舞孃穿著的蝴蝶型內褲。





黑的魅惑，早期，  
讓人容易聯想到生  
理期的黑色內褲  
(Mike Reinhardt,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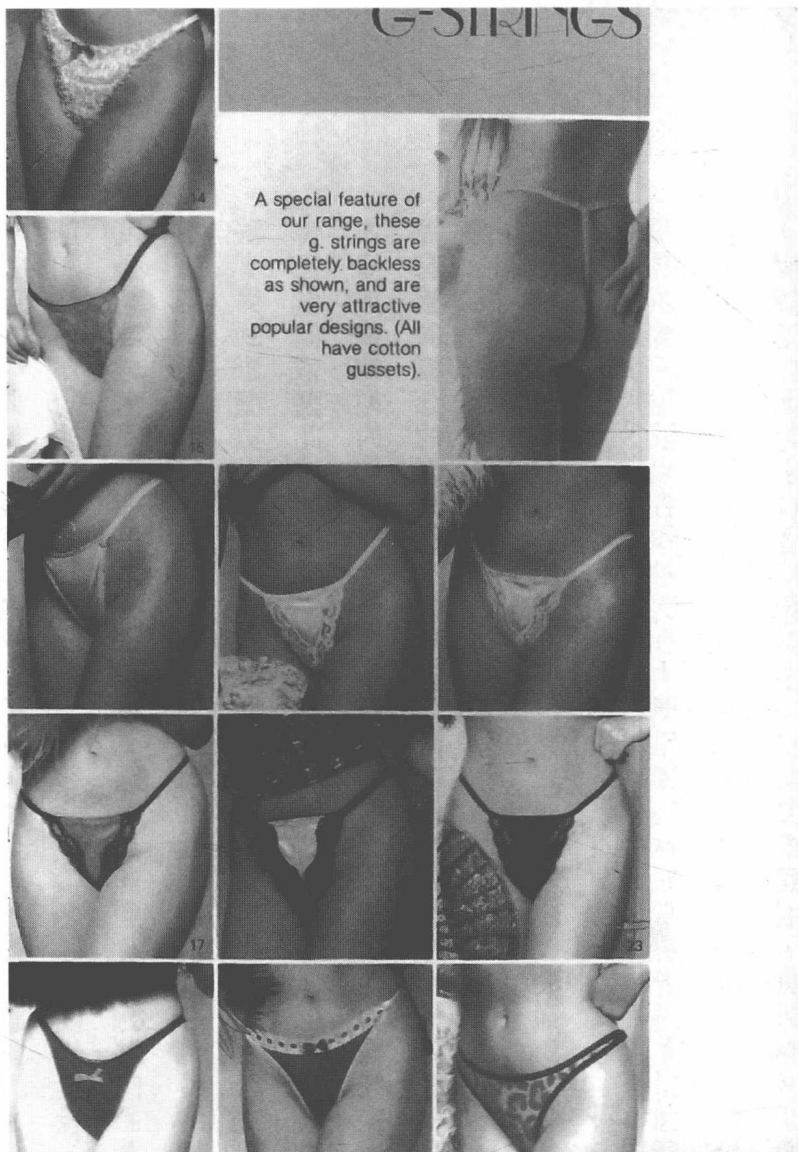
## 「內褲＝蝴蝶型內褲」起源論

蝴蝶型內褲意味的並非機能性，而是其象徵性。脫衣舞就是讓脫衣舞孀們依照男性對女性身體的幻想，來進行演繹。而這幻想的核心當然就是女性的性器官，所以脫衣舞通常會先繞著這個圈打轉，最後再一球進入圓心。在那挑逗的表演中，最後才褪去的小布塊，就是蝴蝶型內褲。換句話說，內褲是隱藏最後高潮的東西，也是為了褪去而隱藏的裝置。想來想去，內褲的起源似乎也只有這個了。如果不這麼想的話，那麼，從燈籠褲型的內褲發展到現今樣式的內褲，其中的變化也太大了。

期間還經歷了束腹的時代，束腹和內褲的起源概念全然不同。穿著束腹的女人，除了束腹之外，還會再穿上內褲，所以束腹和內褲的目的並不相同。

以日本來說，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現代樣式的內褲才逐漸取代燈籠褲型的內褲。不過究竟大約是在什麼時候、以什麼形式，突然發生了概念上的轉變呢？至今仍讓人百思不解。經過一番思

考之後，「內褲＝蝴蝶型內褲」的起源論似乎比較有說服力。這正好和主婦的「家務勞工起源論」有異曲同工之妙。換句話說，就是認為「主婦現在從事的家務事，過去其實是女傭的工作，之後卻由主婦來進行，因此產生了主婦」如此將出現順序倒轉的想法，得到了歷史上的支持，同樣地，女性內褲起源論似乎也有倒轉的價值。因此，如果說「內褲並不是逐漸地被越切越小，最後才變成蝴蝶型內褲。而是一開始就有蝴蝶型內褲，而和蝴蝶型內褲有相同概念的現代樣式內褲，最後也普及到一般女性身上」，這種說明似乎更能讓人信服。



## G-STRINGS

A special feature of our range, these g. strings are completely backless as shown, and are very attractive popular designs. (All have cotton gussets).

14

15

17

18





## 長內褲 (drawers) 的歷史

大約在十八世紀時，內褲的歷史上出現了開襠褲。當時被稱為 drawers (ドロワーズ)，不過日本人因口音誤傳為ズロース。這種長內褲是類似長形燈籠褲的東西。

華歌爾的服飾文化研究所收藏了許多產出於十八至十九世紀的長內褲。我在那裡第一次親手接觸到這種東西，才知道當時的開襠褲完全沒有接縫襠布。完全就是開襠褲，在胯下接縫的部分是呈現開口的狀態。相對來說，吊帶褲對於女性的排泄行為來說相當麻煩，每次我見到穿吊帶褲的女性，就會很佩服地心想：她是怎麼穿的啊？還真是穿得住啊。這麼一想，開襠式的長內褲不用整件脫下就能解決衛生問題，實在是一個很好的發明。

中國的小孩子也會穿襠部開一個完整大口的開襠褲。我每到開發中國家去，總會不知不覺注意觀察他們教養小孩的方法。如果是溫暖地區的國家，小孩子幾乎是下半身脫光光赤裸裸的。就算是稍微較寒冷的國家，例如尼泊爾，孩子們即使上半身會穿長袖

的毛衣，下半身都還是光溜溜的。這也意味著他們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便溺，家裡的地就是泥土地，所以家裡就跟廁所沒兩樣，舒服地便溺也無所謂。

對孩子們來說，尿布是非常麻煩的東西。不僅是因為要把這麼不舒服的東西放在胯下，還要以非常不自然的姿勢固定，也經常因此造成小孩子的腳變成外八字或者髖關節脫臼。這根本就是人為災害啊！不穿尿布的孩子根本不會發生什麼髖關節脫臼。這麼看來，我們就會發現，尿布其實是在人類住進了「把排泄行為逐出家園」的居住環境之後，才出現的文明產物，日本也是如此。有很長一段時間，甚至是開始住在挑高式建築物之前，日本都沒有設定特定的地點當作廁所。印度和尼泊爾也是，只要造訪非常古老的傳統家庭，經常都是沒有廁所的。換句話說，只要是在泥土上，隨處皆可方便。

尿布出現在人類歷史的時間非常短，而且在地球上，也只有部

分地區的孩子們曾經歷過包尿布的行為。被迫包尿布的孩子們，也意味著被強迫接受了一件極為不自然的事物。像尼泊爾這類的地方，氣候適中也暖和，如果上半身穿了毛衣，下半身什麼也不穿，也還無所謂。但如果是位處偏寒冷的中國的話，若是赤裸著下半身，就很容易著涼。這時候人們就會讓孩子穿上開襠褲，因為穿上開襠褲，穿脫尿布都很方便。孩子說要尿尿的時候，也可以很迅速地解決。

如果穿著開襠褲，就可以多花點時間訓練孩子上廁所。在歐洲社會，訓練小孩子上廁所之所以會這麼嚴格，就是因為要適應寒冷地區的居住環境，如果不早點訓練小孩上廁所的話，就會很麻煩。佛洛伊德主義對於孩子的如廁訓練抱持著強迫性的想法，這也算是一種歐洲式的壓抑吧。相較之下，穿開襠褲的孩子們，雖然要花比較長的時間，比較晚才能結束如廁訓練，但是孩子們卻能更自在成長，對他們來說也是非常快樂的事。

在日本，直到三、四十年前，孩子們幾乎都是裸露下半身到處跑來跑去的。就算是女孩子也一樣。在中國，無論男孩子或女孩子，都會穿開檔褲。長內褲基本上和這種開檔褲是一樣的。即使穿上長內褲，裡面也不可能會穿內褲，所以貼近性器官的部分就是空蕩蕩的。

## 長內褲與短內褲的演變是分開的

根據村上信彥的《服裝的歷史》，在過去，日本女性會身穿一種稱為「裳」的衣物。村上認為，從褪下「裳」的那一刻開始，日本女性的社會地位也隨之下降了。所謂「脫掉裳」，就是「着流し（不穿內裡裙子，只穿外衣的裝束）」，日本女性大約是從戰國時代開始這樣的穿著。穿著「着流し」時，下半身不會穿內褲，也就是說，只要一脫掉就可以發生性行為。

在《萬葉集》當中，有和歌描述男性要出遠門服防人役，與戀人告別時說著：「我會替你打上裳的繩結。下次見面之前，可不能讓別的男人解開這個結。」若不解開繩結就無法到達性器官，因此身穿裳的女性是握有性自主權的。

但是與裳相比，長內褲就是相當無防備的衣著，只要脫下，隨時隨地都可以發生性關係。據說長內褲的起源來自於騎馬的習慣。在法國革命之後，女性相當積極地開始騎馬。也因此，出現了開

褶褲的需求。到了十九世紀，也因為騎乘腳踏車的需求而產生了褲裙。這個時期的女性相當流行穿著男裝。

儘管如此，這個時期還沒有出現遮住胯下的開褶布。在華歌爾的收藏品裡，就包含了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內褲，這內褲就有包含遮住胯下的開褶布。然而，這個開褶布是把圍在腰上的布料繞到雙腳中間，並不是會一直緊密貼合在胯下的小布塊，頂多只能說是將一塊布一分為二，和今天的低腰休閒褲一樣，是相當鬆垮的東西。

長內褲的長度逐漸變短，變成了燈籠褲的型態。在過去，女孩子穿的長內褲是鬆鬆垮垮的東西，父母之所以會要求孩子穿上，是因為「肚子會著涼」，聽起來似乎是一種肚兜的概念。這種說法當然是比較委婉的表達方式（*euphemism*），不過，至少可以理解當時並非只將長內褲的功能侷限於遮蔽性器官。

依照這個邏輯來想，一個變化是內褲從高腰逐漸變成低腰的比

基尼樣式，另一個是內褲逐漸變得緊身、成為緊密貼合性器官的小布塊，因而讓今天的內褲和長內褲產生很大的差異。現在幾乎沒有人會因為肚子會著涼這種理由來穿內褲。對女性而言，現在的內褲也不僅只侷限於穿在性器官上的布。

今天的內褲恐怕已經徹底改變了「長內褲也是一種內褲」的概念。若是以「只有遮住性器官的布算是內褲」來看歷史，那麼這恐怕是相當新的概念，大約只有二、三十年的發展時間。但如果去問相關人士關於內褲的起源，卻沒有人能清楚地回答。

緊密貼合於性器官的內褲，起源於生理期用的小短褲。比方說一開始使用彈力纖維等新素材來製作小短褲時，就是為了製作生理期用的內褲。這可以說是為了因應生理帶的機能需求而產生的物品。而這樣的產品，又影響到生理期以外的時候穿著的內褲。除此之外，「迷你裙的出現」和「性解放的潮流」等這些身體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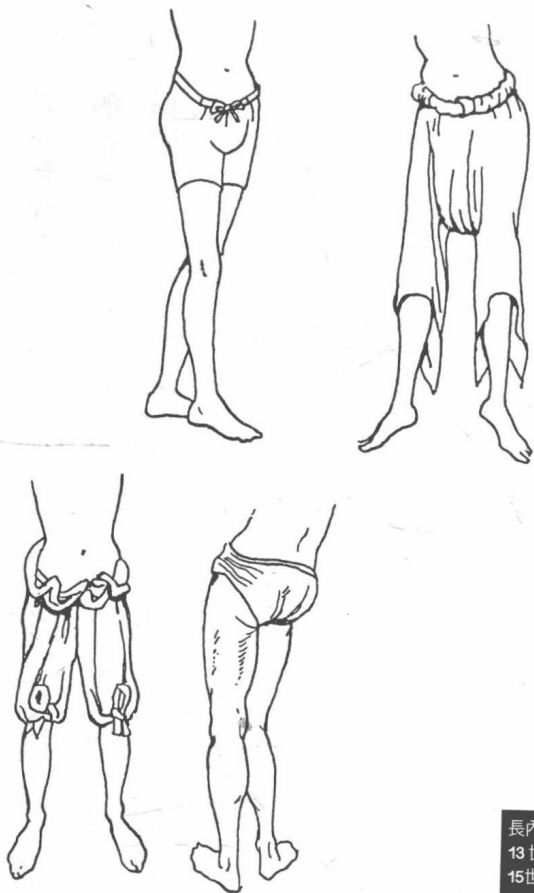


露的現象，也加速了其影響。緊身衣和高衩服飾，讓身體逐漸變成不再是需要遮遮掩掩的東西。而最終的結果，或許就產生了無法再做更多切割、僅能遮蓋住性器官的小布塊了。這讓我更加深了自己確信的事：內褲的兩大起源論——衛生帶論和蝴蝶型內褲論，從機能與象徵性兩方面來說，都是相當正確的。



1830年代的長內褲。在法國大革命之後，這種內褲在女性間迅速擴散。





長內褲的變遷：  
13世紀(右上) →  
15世紀中期(左上)  
→ 15世紀末期(左下)。

## 黑色與月經的禁忌

日本在世界大戰之後，昭和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六〇年）左右發生了第一期內褲革命。設計師鴨居羊子等先驅者們，敏感地察覺到戰後繁榮的第一時期，因此發起了主張「內衣也要很時尚」的孔雀革命（Peacock Revolution）。這場革命主張「內衣不只侷限於白色」。設計師鴨居製作了許多不同色彩的內褲，不過她認為，黑色內褲應該是沒什麼市場的，因為黑色會讓人聯想到生理期的衛生帶。

我至今仍然記得，我母親最初給我的生理用小短褲——當時稱作生理帶——就是黑色的。正如喪葬忌日時要穿著黑色一般，黑色給人一種汙穢的印象，所以只要我一穿上那件短褲，就覺得自己正在進行某種齋戒。再說，當時也沒有什麼良好的生理用品，因此內褲經常沾到經血。如果是白色內褲的話，髒污處就會更明顯。就算不是「衣袖上沾染了月的痕跡」，自古以來只要是女性的月事期，都會被視為是一種不潔、忌諱的期間。所以黑色對女

性而言，也是一種意味著忌諱與不吉的色彩。

月事期間，女性不僅開始穿有機能性的生理帶，內褲顏色的變化也是一個象徵性的轉變，這對女性的心理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如果在這一點沒有獲得解放，女性是不可能那麼輕易就接受黑色內褲的。

近年來，黑色的內褲已光明正大地出現在店鋪裡，我認為這是因為黑色終於從月經的禁忌被解放出來了。

除此之外，生理帶的顏色也變得五彩繽紛，因為大眾認為在生理期這段憂鬱的日子裡，更應該要讓心情保持愉快，所以出現了粉紅色等可愛的色彩。自此，「月經帶是黑色的」這種常識終於被打破。

不久之前，女性都不穿著緊貼性器官的衣物。只有在月經期間，為了達成機能性的目的，才會在性器官上貼覆東西。

日本在明治時期首次引進腳踏車，當時的人相當反對良家婦女

騎乘。一般人對女性騎馬的觀感也是如此。俳句詩人西東三鬼就曾經寫過一句「少女褻瀆了白馬後下馬逃走」，很明顯對於騎馬一事抱有性的影射。當時，有東西直接接觸到性器官，是相當大的禁忌。到了後來，當貼合性器官的內褲出現時，也有人擔心女性穿上這種緊身的內褲，很有可能會覺得苦悶難受。

這麼看來，內褲以現在的形態出現，非常普遍地以最低限度的布料遮蓋性器官，還真是人類史上頭一遭，也是最近二、三十年間才逐漸普及的。這個現象真的讓人非常驚訝。



內褲的穿法。1870  
年代、法國。



# Night 'n Day Intimate

Holiday 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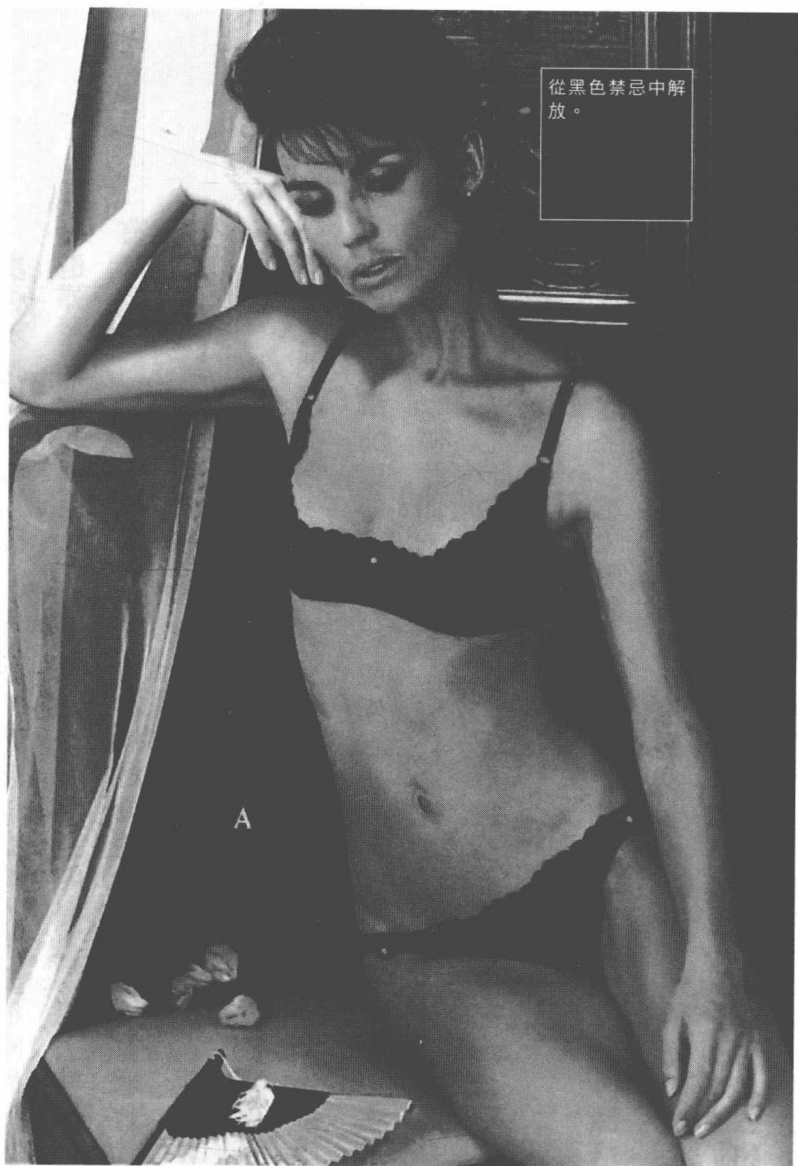
Win one of fifty  
3-carat diamond rings  
to mark 50th Anniversary  
\$500,000.00 Giveaway  
See inside

崇尚維多利亞風格優雅路線、以上流貴婦為客群的郵購型錄(封面)。

At  
the  
sat  
Ex  
Night 'n Day  
Intimates  
See page 4







## 第二次內褲革命

第一次內褲革命的概念是「別人看不見的地方也要很時尚」，於是外在打扮的流行感和時尚，逐漸融入到內褲裡，過去純白沒有花紋的內褲，漸漸地有了色彩和圖案。這也是首次嚴重地打破禁忌，因為這褻瀆了內褲必須要純潔的觀念。鴨居羊子在日本算是先驅者中的先驅，一開始是沒有什麼人理解她的。直到六〇年代的那十年間，她才真正被接受。

根據華歌爾的資料，一九七〇年代裡，米白色、粉色系的內褲佔了90%。這個時期，內褲的色彩化已經算是完成了。如果硬要堅持只穿純白色的內褲，反而會變成一個很奇怪的人。沒想到短短十年間，就有如此巨大的轉變。

接下來又發生了第二次的內褲革命。在七〇年代以前，內褲基本上設計為高腰，但是腰身卻逐漸變低，不再只是蓋住腹部，而是將布料最小化，變為只遮蓋住性器官的大小。而引發第二次內褲革命的，就是迷你裙的流行。

裙子長度的縮短和內褲的變化成正比。長內褲最初的長度也有到膝下，隨後逐漸地縮短到膝上，再漸漸變短。迷你裙則是幾乎可以看到內褲若隱若現的長度。所以當時的人是在意識到「會看到內褲」的前提之下，把外衣和內衣搭配放在一起思考的，跟網球裙是一樣的概念。

決定性的影響，就是褲襪的出現。這意味著內褲和襪子合而為一了。褲襪，基本上就是一種「會被他人看到」的東西。有人說褲襪是昭和時期的貞操帶，對男性來說，是難攻不破、不知道怎麼脫才好的物品。但是有業者反過來利用了這一點，因此出現了「下空喫茶店」這種東西。這種風俗場所的特點，就是雖然不能出手觸摸，但是卻能享受那種若隱若現的樂趣。接下來又出現了在褲襪上縫上開襠布的現象，內褲和褲襪就此合而為一，所以，下空喫茶店的點子可說是已經普遍地出沒在大街小巷了。

隨後，裙子的長度又再度變長，跟著還出現了長褲的熱潮。自

此，褲裝就完全成為女性流行元素之一了。在此之前，女性穿長褲是很特殊的現象，只有在戰爭中女性才會穿工作褲，七〇年代時，只要穿上牛仔褲，就會被認為是因為「今天有抗爭遊行」。今天，牛仔褲已經成為流行要素之一了。在眾人公認長褲是女人流行的一部分之前，女性儼然已獲得了「男裝」的權利。長褲流行的潮流當中，內褲也隨之出現了一些沒有反映在外衣上的訴求。

以往，花街柳巷裡真正有美學意識的女性都認為，穿著和服時不應該穿內褲。據說這是因為她們認為內褲的線條會影響和服的外觀，而且穿上內褲，行動也會變得比較大膽的緣故。有些穿著較為流行的人，在褲襠底下也不會再穿內褲。如果穿了內褲再穿褲襠的話，內褲的鬆緊帶會緊包著臀部，影響到外部看起來的線條。由於這些人的需求，內褲便逐漸縮小，最終無限地趨近於衛生帶的形式。

在第二次內褲革命持續的最近數年間，這次出現了高衩路線的

內褲。高衩路線已經非常非常接近蝴蝶型內褲了。這種內褲去除了裝飾性，再次貼近如同衛生帶和蝴蝶型內褲這種最低限度的布料。所以在第二次內褲革命之後，我們可以說性感魅力的路線又再度出現了。

不過，這種內褲的出現很有可能是由於運動風氣漸盛、有氧體操流行的緣故。也就是說，如果不穿著高衩的內褲，就會沒辦法穿高衩的韻律服（Leotard），因為剪裁的方式完全不同，內褲很有可能從韻律服裡跑出來。如果不搭配好的話，看起來就會很不得體。最近甚至還出現了韻律服專用的褲襪，可以拉到大腿根部很高的地方，所以就穿著高衩的韻律服，也不會露出來。這種大膽剪裁所包含的性暗示意涵，被隱藏在健康表面的背後，也就是說，是帶有性感魅力的動機。

六〇年代之後，另一個相當驚人的變化，就是「每天都要更換內褲的習慣」似乎已經在人們心中扎根了。對當時的日本社會來

說，每天更換內褲是一種比較新的觀念。最初是因為要保持清潔才開始的行為，輕易地養成了習慣，所以當時的人們每天都換穿一樣的內褲。直到日後開始流行加入多種顏色、花樣、素材的內褲，人們才開始每天穿著不同樣式的內褲。到了今天，女性放置內褲的抽屜，早已像放滿了五彩繽紛的手帕收藏品一樣，像是一個玩具箱。如果有人只穿同一種顏色、圖案、款式的內褲，就會被認為是個頑固而保守的人。再不然就是在父母的監視之下，不能隨心所欲購買內褲的青少女。

流行是每天與時俱進的，一旦連內褲也進入每天都可以變化的狀態，人就會產生「內褲也想讓別人看」，或者是「可以被別人看」的意識，反而變得不自由了。在這之後還出現了蠶絲質料的內褲，像這種內褲是否應該被稱為是「盛裝」呢？原本不給外人看的內褲，只是微不足道的物品，但是當內褲的「盛裝」正式登場，就意味著很有可能會被他人看見，也意味著一般的女性愈來愈開放

了。內褲的流行化，和性行為的開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和七〇年代的性解放相互呼應，然而其變化、規模和速度，實在不容小覷。

內褲未來的發展有兩個方向，其一是極端的貼身衣物，也就是附有褲襠的內褲。內褲部分附有開襠布，也有造型的機能，所以會變成調整型內衣和褲襠連在一起的款式。這種內褲在八〇年代的美國等地已經蔚為流行，價錢雖然高了一點，但是還不算太離譜，大約是一千五、六百元日幣左右。市面上有許多調整型內衣都要五千到一萬日幣左右，所以那價錢也不算太高。尤其，現在的內褲不像過去的內褲很容易脫線，還算耐用，因此有普及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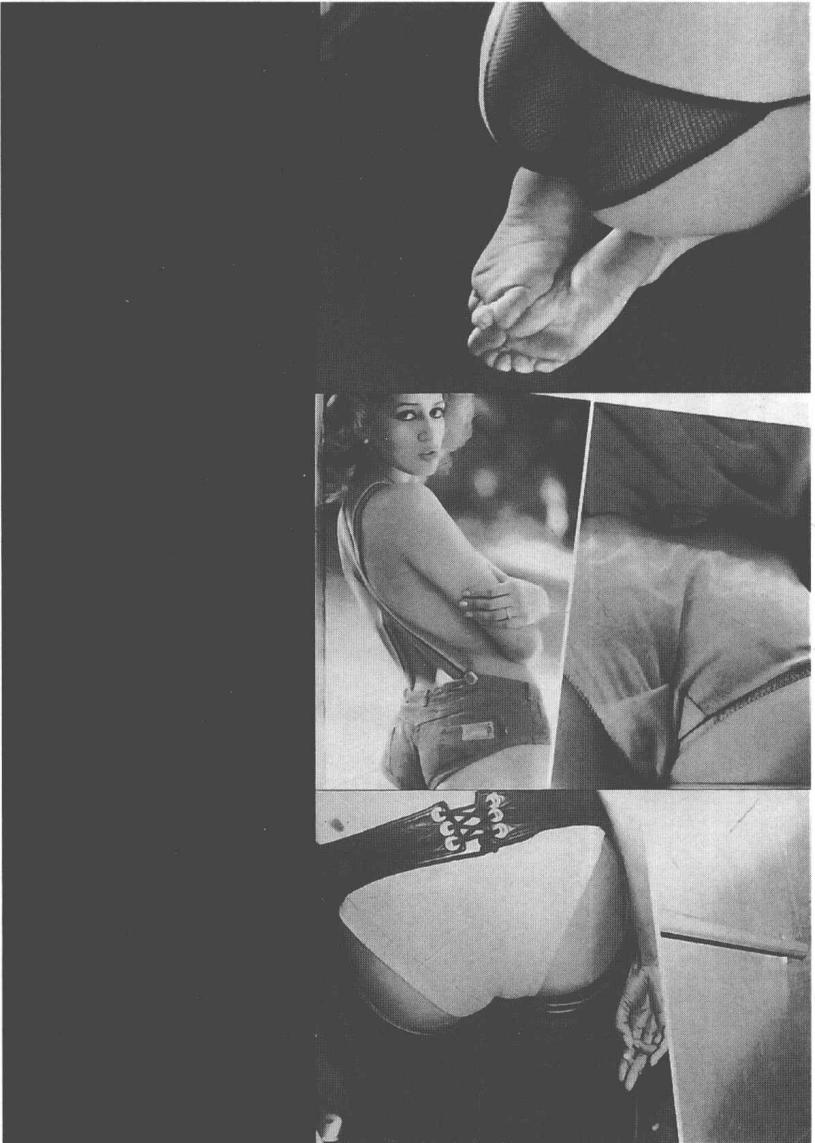
內褲與褲襠之所以會一體化，說得極端一點，或許和不穿內褲的行為有關。這也意味著，出現下空喫茶店小姐的情形將會更為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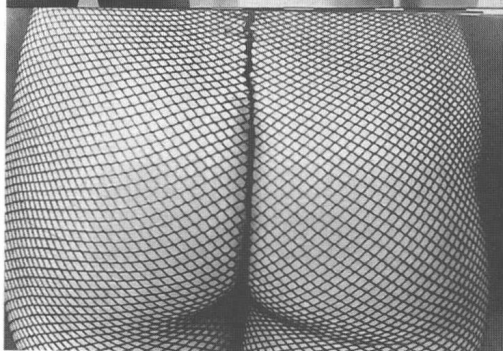
根據調查，人們經常會同時把內褲和褲襪脫掉。被男人脫掉衣服時，也經常是同時脫掉的。只有在特別需要禮貌時，才會把這兩者分別褪去。

無論是不穿內褲，抑或是一體成形，都顯示出「內褲+褲襪」的重疊穿法已經落伍、跟不上時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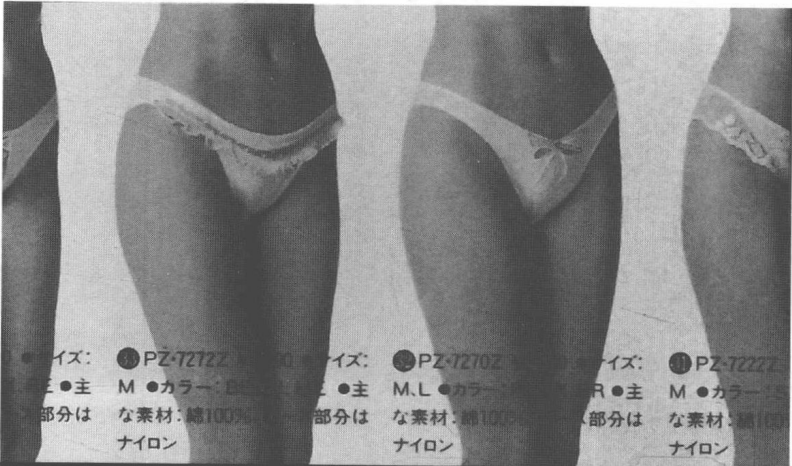
至於內褲未來變化的第二個方向，則是細繩型的內褲，也就是極端減少內褲布料的方向。因此，我認為內褲或許會再次回到蝴蝶型內褲或衛生帶的原點。







內褲的背影  
(Rear View,  
Delilah Books,  
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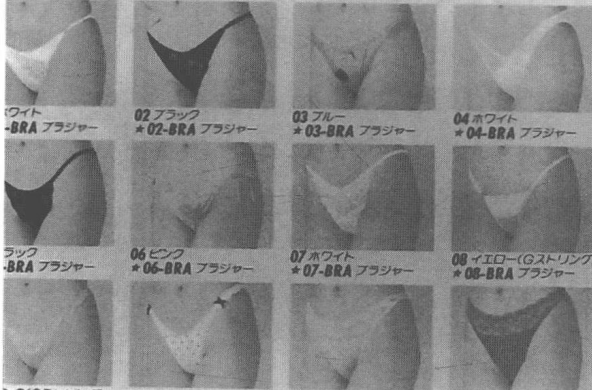
●サイズ: ●PZ-727ZZ  
●主 M ●カラー: R  
●部分は な素材: 綿100% ナイロン

●サイズ: ●PZ-727OZ  
●主 M.L ●カラー: R  
●部分は な素材: 綿100% ナイロン

●サイズ: ●PZ-727ZZ  
●主 M ●カラー: R  
●部分は な素材: 綿100% ナイロン

款式與顔色の冒險。日本の新式彩色内褲型録。

好きなショーツ4枚で¥7,000 6枚で¥10,000  
 でのショーツにはお揃いのソフトブラジャーがあります。各¥3,000  
 ※01、02、10は綿、その他はナイロン。  
 ※ショーツ=フリーサイズ、ブラジャー=S/トップバスト85まで M/トップバスト85以上



G-70 ¥12,000  
 ブラジャー+ガーターベルト+



29



30



31

Sexy  
Elegance Shorts

小さいけれど  
冒険心が  
つまってる。

小さいくせに、その日の気分  
大きく左右するのがショーツ  
ちょっとスリリングに、  
着たことのない色を  
選んでみては、いかが。



三角褲與四角褲—噩夢般的選擇

家務勞力與內褲的關係

家電用品是否真的減輕了洗衣勞力

人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每天更換內褲呢

硬體的變化形成了「衛生」的觀念

內褲的管轄權在妻子=主婦手上

管理內褲等同於管理性器官

部分女孩轉而自我管理

男孩們深切的疏離感

妻子與母親的霸權之爭

主婦在背後掌控著全家的內褲=性器官

丈夫替妻子曬內褲的心情

新新類人的內褲狀況

換穿四角褲的兩大理由

新新類人也會受妻子的掌控嗎

一個案例—象徵性的交換儀式

第二章 家族

# 下着と性器管理

内褲與性器官管理



## 三角褲與四角褲——噩夢般的選擇

無論是女性或是男性的內褲，在這短短二、三十年間都經歷了劇烈的轉變。像內衣這類很容易習慣且偏向保守的物品，會以十年為單位出現大改變是很少見的狀況。這種轉變並不像流行一樣很容易讓人察覺，但是卻暗示著比單純的流行現象更深層的變化。比方說，男性的內褲看似曾經由四角褲款式變化為三角褲，然而在二十多歲的男性之間，現在又從三角褲重新回到了四角褲。這樣的變化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舉個例子，青春期的男孩子穿著的內褲樣式往往由母親決定。如果母親買了三角褲給兒子穿，那麼究竟四角褲的文化，是如何在男孩子之間傳播開來的呢？想必是男孩子們脫離母親掌控之後，依照自我意志重新挑選內褲，才因此擴散開來的吧。男孩子們就是透過重新挑選內褲的舉動，對母親強迫他們接受的三角褲文化提出抗議。

男性在挑選內褲時，有兩個主要決定因素。第一是母親希望他



穿的，第二是妻子強迫他穿的。因為男性沒有自己購買內褲的習慣，只好接受女性替他購買的東西。在我所知的案例中，有的男性是由於結婚這個契機，被迫由四角褲改穿三角褲的。直到從妻子的掌控中脫離了之後，才又重新穿回四角褲。有的男性則是脫離了孩童時期母親的強制力之後，第一次為自己選擇了四角褲。

不過，男性的內褲選擇就只有三角褲和四角褲兩個選項，並且在「女性支配」以及「脫離女性支配」這兩極之間游移。女性支配則總是和三角褲站在同一邊，這很容易理解，因為三角褲發揮了確實的包覆功能。一般而言，女性不太喜歡聯想到男性的性器官在四角褲裡晃來晃去的感覺，所以傾向包覆、隱藏。

## 家務勞力與內褲的關係

當我們將以上的事情和家務勞力連結在一起思考時，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事。人類文化學家梅棹忠夫對家務勞力有著獨特的看法。一般人類文化學家的文明觀是把行動模式等軟體（pattern）放在中心點，但是梅棹忠夫文明史的特徵卻是把硬體（裝置）放在中心點，把文化和文明分開來思考。他認為首先家庭是硬體的集合，也就是裝置，接著再來思考如果這些裝置的技術有所革新，那麼整個軟體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有點像技術文明史觀的研究方式，但是和單純的經濟決定論又有所不同。

舉例來說，「技術」究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的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就有許多分歧的看法。就連蘇聯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有人認為技術屬於上層建築。由於現實的狀況是無論技術的選項有多少個，如果社會結構不改變的話，技術就不會被採用，因此科技（technology）應該要算是上層建築。最穩健的馬克思主義者則是將其定位在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

的接點位置。最近也愈來愈多歐美的社會史研究者，以裝置的觀點看待家庭，來進行家務勞力歷史的脈絡研究。

其中，最大的變化，要屬伴隨家庭電器化出現的家務能源革命。日本大約在一九五〇年代開始，美國則是早了二十年左右，在一九三〇年代就發生了這場變革。美國無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或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沒有遭受太大的損傷，因此，三〇年代就出現了日本所謂的消費社會化現象。當時美國也出現一些「家電製品海報」或「廣告台詞」的家務勞力相關研究。這些海報的構圖往往會出現一個像貝蒂娃娃的美國女性，站在老舊的攪拌式洗衣機旁邊，彷彿在訴說：「讓太太從粗活苦力中解放出來」。

## 家電用品是否真的減輕了洗衣勞力

正如這個廣告所訴說的，當家庭用品電氣化之後，對主婦而言最大的福音就是洗衣機了。因為在家務勞力當中，最辛苦的就是洗衣服了。如果位於取水不便的地區，光是走去提水就相當辛苦了，就算有幫浦，也要反覆地壓幫浦來汲水，這也很辛苦，更別說之後的反覆搓揉衣物了。所以，綜觀歷史，家務勞力當中最先以職業獨立出來的就是「洗衣婦」。洗衣服是女性最不想做的勞力，理所當然地，下層階級女性最容易迅速賺到錢的工作，就是成為「洗衣婦」。

雖然洗衣機的普及率上升了，但一九三〇年代時，針對「洗衣勞力實際上是否有所減輕呢？」進行了研究，比較洗衣機普及到一般大眾之前與之後，結果卻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勞力完全沒有獲得減輕」。之所以沒有減輕是因為，的確每一次洗衣服的工作變得省力了，但是這反而造成洗衣服的次數增加，變得比過去更頻繁地洗衣服。比方說在歐洲人的歷史上，他們一直都過著相

當不衛生的生活。他們沒辦法經常更換床單，經常是一、兩個月都使用同一條床單，內衣褲也不可能經常更換。但是隨著洗衣機的普及，床單就能從過去的一個月更換一次，變成一個星期更換一次，內衣褲也可以頻繁地換洗了。再加上初期的洗衣機都很粗糙，容易讓衣物脫線或傷害到布料。綜上所述，自然能得出一個結論：「當時洗衣機的出現絕對無法減輕家務勞力的負擔」。

## 人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每天更換內褲呢

有趣的是，洗衣機的引進和更換內褲的頻率是相關的。在日本，洗衣機大約在一九六〇年代變得普及。也就是說，（以一九八九年來看）現在四十多歲以上——也就是五、六〇年代出生——的男性，當時正經歷從四角褲被迫轉換到三角褲的時期。而且大約是同一個時期，他們開始被妻子要求每天要換洗內褲。如果問這個世代的人們：「小的時候有每天換洗內褲嗎？」無論男女都會回答：「沒有。」

每天換洗內褲的概念，似乎和洗衣服的頻繁度有很密切的關聯。而洗衣服的頻繁度，又和洗衣服的省力化有關。在家務勞動省力化機器出現之前，女性不可能會主動做出這種會增加自己負擔的要求。而現在我們也知道了，她們在過去也的確沒有這麼做。

## 硬體的變化形成了「衛生」的觀念

日本在一九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開始，出現了「內衣褲要每天換洗」、「就算洗到褪色也要穿乾淨的內衣褲」等衛生觀念。如果沒有發生硬體的技術革新，想必也不會形成這樣的內褲衛生觀念。

與六〇年代自動洗衣機的普及同一時期，出現了使用瓦斯的浴室。早期，若要在家裡洗澡就必須要劈柴燒水，光要把火生起來就要花很大一番功夫。所以頂多只能三天洗一次澡，狀況較為嚴苛的時候，甚至一個禮拜只能洗一次。農村裡甚至有鄰近幾戶輪流準備熱水，互相到別人家洗澡的習慣。因為開始了洗完澡後換穿新內衣褲的習慣，所以技術革新和洗澡的頻率、內褲換洗的頻率都有關聯。

尤其，早期的「水」是很貴重的資源，若從這個層面來看，洗澡的次數和洗衣服的次數的確也是成正比的。人們會用洗過澡的水來洗髒衣服，因為不能浪費水。

## 內褲的管轄權在妻子=主婦手上

我們從許多的調查與研究當中獲知，洗衣的勞力是屬於女性的勞力，所以替換內褲的習慣也是由家裡的主婦決定。家庭成員們並不是自己因為衛生的需求主動替換內褲，而是因為主婦的要求而強制換洗。所以一提到內褲，女性可說是掌握了主導權，管理丈夫與孩子的內褲是妻子的責任。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內褲的選擇、換洗的頻率、內褲的管轄權都在主婦手上，丈夫與孩子的權利都是被剝奪的。以性別分工的結構來看，管理家中的食、衣、住是主婦的責任，長久以來，「丈夫連自己內褲擺在哪裡都搞不清楚」是很普遍的現象。

近年來，首都圈有某個地方政府製作了「男性自立程度初級測驗」的小冊子。十個項目當中，如果符合的項目在五項以下就是「即將成為產業廢棄物型」、符合五到七項的話是「發展中型」、符合八項以上則可以獲得「合格」的評價。因為這實在太不像政府的風格了，因此大獲民眾好評。而其中有一個項目就是「知道



自己內衣褲擺放的位置（可以自己找到內褲和襪子）」。

從這點可以看出，管理（選擇與維護）內褲的人是主婦。而在實質上，主婦以外的家庭成員卻被剝奪了這項選擇權。內褲的顏色、圖案、款式全都在主婦的專制權之下，丈夫和孩子對於內褲，無論是款式或顏色，原則上都是沒有選擇權的。如果對自己的內褲要求這、要求那，會被認為是「婆婆媽媽」的行為，因此就這樣被單方面地決定了要穿白色的三角褲。

## 管理內褲等同於管理性器官

女孩子的狀況也是如此。雖然現在已經四處可見各種式樣可愛的內褲，但是女孩子要從自己在外住開始，才能為自己買內褲。住在家裡的女孩子會抱怨不能買可愛的內褲。小的時候母親會選好，買給她們，要直到某個年紀她們才有選擇權。儘管如此，要是她們買了顏色比較鮮豔的內褲，母親又會說：「怎麼買這種內褲……」或者「要盡量買米色或白色的」。因為洗衣服的工作仍在母親的管理之下，因此還是逃不過母親的監視。

內褲的管理和性器官的管理相關聯。主婦實際上是透過內褲對家人進行著性器官的管理，因此根本不能隨心所欲買內褲回家。隨心所欲地購買內褲，在某種意義上是對主婦監督權的一種反抗。而且如果是女孩子的話，假設她因為強大的自戀心理而買了可愛的內褲，看在母親的眼裡卻會認為：「妳買這種內褲是要穿給誰看？」將此歸因於性魅力因素。換句話說，就是母親會出現「這個孩子也逐漸有情慾了」的反應。或許母親會認為女兒要將性器官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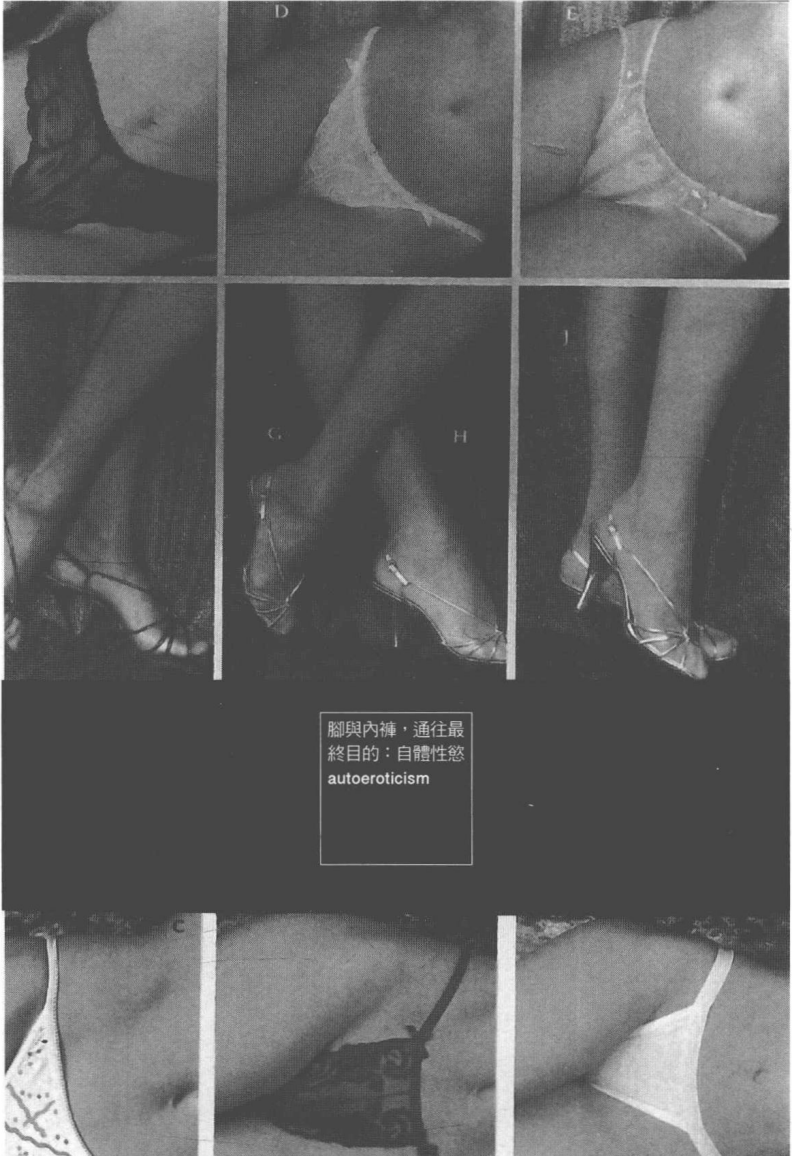
象徵性器官的物品對外界展示就是在表現情慾，因此對於女兒產生情慾這件事感到反彈吧。

從家裡通學的學生們，似乎都相當顧忌母親的這種心態。即便是自己買的內褲，仍然會在母親喜好範圍內做選擇，不會選擇太奇怪或反常的內褲。一般來說，通常顏色鮮豔或是黑色的內褲，容易引起母親嫌惡。換句話說，也就是那些會與性魅力產生連結的內褲。不過，實際觀察女孩子們挑選內褲的基準，根本就不會發生那些會讓母親擔心的狀況，也不會出現那種「下次跟男生去約會的時候，不能穿太高腰的內褲」以實際層面來挑選內褲的情形。女孩子們比母親想像的要更單純。說實話，無論是住在家裡或宿舍裡的女孩子，都沒辦法這麼輕易地外宿，所以在挑選內褲時，並不會預想到是要給男孩子看的、或是可能要脫下來的狀況。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女孩子們之所以會被各式各樣夢幻的內褲吸引，就是出於自戀心理了。事實上，自戀心理的確是「性覺

醒」的其中一個階段，甚至很可能是終極目的。不如這樣說吧，需要對象的性愛不過是一種媒介，自體性慾（autoeroticism）才是最終目的。

所以，女孩子們的心理，其實並不如母親擔心的那樣，即便對母親的監督權有想要抗議的心情，比方說較有自主性的女孩子，碰到母親不喜歡她挑選或喜好的洋裝，很有可能會說：「我會用自己打工的錢買，所以媽媽妳就別管那麼多了。」但是對於內褲，態度卻會更趨於保守。這仍然和「洗衣機這個硬體是由誰管理的」有所關聯。





## 部分女孩轉而自我管理

我是一個被過度保護的女兒，我的母親會為我清洗任何物品。母親對於我這個凡事都依賴她的女兒，曾經一邊抱怨、一邊得意地告訴周遭的人：「這孩子連一條手帕都要我幫她洗。」但是我身邊更有家教的女孩子們，大多都在初潮來了之後，就開始手洗自己的內褲和手帕。尤其是被經血弄髒的內褲，她們會和別的物品分開，自己偷偷地手洗乾淨。

洗衣服的時候，會產生一種「髒」的概念。比方說很多人會把內衣褲和外衣分開洗，也不會把手帕和襪子擺在一起洗，有的人還會把男性衣物與女性衣物分開等等，如果需要洗的衣物量較少時，就會這樣區分。家務評論家犬養智子在一九六〇年代首次提出「家務革命」運動。當時犬養說要把室內拖鞋和運動鞋丟進洗衣機裡洗，主婦們對這個想法頻頻蹙眉。這種合理性卻引起了很大的反感。犬養甚至還說過「把馬鈴薯丟進洗衣機去皮都無所謂」。這反而也證明了一般大眾對於把襪子、內褲或襯衫、上衣

丟在一起洗，是多麼無法接受了。

單次洗的衣服量較少或是手洗時，多數人會將衣物區分開來，然而硬體還是改變了人們習慣。隨著洗衣機容量逐漸變大、逐漸省力化，人們自然而然地減少了洗滌的次數，把衣物全部混在一起洗，不再分類。這麼一來，襪子也會和襯衫一起洗。到了這個地步，自己洗自己衣物的這種習慣，也會在瞬間消失。



## 男孩們深切的疏離感

男孩子們也和女孩子們一樣，處於母親的掌控之下，由母親負責選擇、管理內褲。這和性器官的管理是相連的。我們更可以說，男性受到更強烈的管控。相對於女孩子的初潮，男孩子們會自慰和夢遺，內褲也會被生理反應的分泌物弄髒。在第二次性徵出現之後，逐漸出現這些狀況，母親卻一手掌握了這些祕密。所以，比起女孩子，男孩子的疏離感更重，因為男孩子被禁止洗自己的內褲，就算內褲再怎麼髒，都還是必須要交給母親，母親對於發生的事就會瞭若指掌。這就是真正可怕的、對性器官的徹底管理。因為在性器官周邊發生的任何變化，都會呈現在內褲上。

如果是女孩子的話，在家教比較好的家庭裡，隨著初潮的來臨，內褲會開始變成自己的管轄範圍。而生理帶是不可以讓母親洗的東西。再說，生理期經常會無預警的開始，所以內褲常常會不小心沾到經血，沾到經血的內褲基本上當然要自己洗。所以女孩子大都會以初潮為契機，開始養成自己洗內褲的習慣。但是男孩子

卻沒有這樣的選擇權。

這樣的前提下，透過洗衣服的行為，男孩子們便必須要接受母親永無止境的性器官管理。更嚴重一點的例子，有的人就算已經從鄉下搬到東京去住宿或工作，母親還會千里迢迢地上京去替孩子洗衣服。或者是過年過節回家，包包裡裝滿的全都是穿過待洗的衣物。當宅急便這種行業出現之後，甚至還有人用宅急便定期將髒衣服寄回家清洗。即使自己的兒子已經老大不小、是個成年人了，竟然還有母親會得意地說：「我兒子的內衣褲全都是讓我洗的。」一旦這樣的關係固定之後，明明已經離家獨自生活了，卻好像仍由母親的手掌握著性器官的遙控器。

## 妻子與母親的霸權之爭

當這種懦弱的男孩子長大成人、結了婚之後，管轄權又很自然地轉移到妻子手上。接著，在妻子與母親之間就會開始上演內褲與性器官管理的戰爭。有一對年輕夫妻離婚的案例，男性的母親在換季時來到這對新婚夫婦的住家大樓，檢查了兒子衣櫥裡的內褲之後，用新的內褲換掉舊的之後離去。妻子對此事感到怒不可遏，對丈夫說：「你去和媽媽說以後不要再做這種事了。」丈夫卻反問：「為什麼？」「媽媽很貼心地替我做了這件事，不是很好嗎？既然是她的好意，為什麼不能接受？」丈夫完全無法體會妻子的不愉快。以這個案例來說，不光只是內褲，丈夫凡事都和母親過度地親密，最後終於導致夫婦離異。

大抵上這種類型的離婚案例，妻子一定都會說：「他真的不是個壞人，可是……」丈夫的個性通常都很溫和。所以妻子會說：「他人是還不錯啦，可是說到我婆婆的話……」然而丈夫就是無法理解妻子所說的這句「可是說到我婆婆的話……」時，她所意

味的「對丈夫與母親關係的不滿」。

近年來，年輕夫妻離婚的原因當中，「與家族關係不和」比例相當高。然而這和過去媳婦婆婆之間不睦的狀況有所不同，就算沒有和公公婆婆同住，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來自沒有斷奶的丈夫和其母親之間的關係。所以許多妻子才會在談到丈夫時說：「他不是個壞人，但是……」而伴隨著這種糾葛出現的內褲問題，就是非常具象徵性的狀況了。這就是妻子與母親之間，環繞著掌控內褲——尤其是掌握性器官——的霸權之爭。妻子也想要獲得這個霸權，不過無論誰掌握了這項霸權，對丈夫來說狀況都不會有所改變，因此這或許也是丈夫會無動於衷的原因吧。

丈夫無法理解妻子這種不愉快的感受。因為他從出生開始，就在母親嚴密的管理之下，內褲這個東西對他來說只是一項有距離、沒有意義的東西，只是因為它的機能性而穿上的東西，由誰來管

理都是一樣的，頂多是穿上乾淨的新內褲會感覺很舒爽而已。他早就放棄了性器官的自我管理權了，所以無法理解母親和妻子如此固執堅持的心理。在母親與妻子針對性器官管理的糾葛之中，男性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

## 主婦在背後掌控著全家的內褲＝性器官

男性被剝奪了自己洗衣服的權利。所以當衣物被自己弄髒，不得已要自己去洗的時候，就會有一種非常歉疚的心理。他們會抱持著和幼兒時期不小心尿床了一樣的罪惡感和內疚，偷偷摸摸地把衣服洗乾淨。

這和女孩子清洗生理帶的時候所產生的愧疚感不同。女孩子在初潮來臨之後，被公認可以清洗內褲，甚至可以說這是必須要做的義務。因為一般人會認為：「怎麼可以讓母親清洗這種東西呢？」但是男孩子就算已經性成熟，卻不會被安上必須要自己洗內褲的義務。在家庭裡，甚至可以說是被禁止的。如果內褲的數量不對了，還很有可能被問說：「那條內褲跑到哪裡去了？」就連內褲的件數都被徹底管理。

這種狀況似乎也和硬體有所關聯。當洗衣機逐漸大型化，大家就容易把所有的東西都一起丟進去洗。這麼一來，無論是女兒的

內褲還是兒子的內褲，無論是內衣還是外衣，全都混在一起洗。這全都掌握在主婦手中。透過曬衣服、摺衣服，她就這麼俯視著全家人的內褲——性器官。

## 丈夫替妻子曬內褲的心情

當然也有反過來的例子，像後來出現的「頂客族」，就有丈夫會替工作忙碌的妻子分擔洗衣服的工作。當丈夫替妻子曬內褲時，會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日本地區，即使洗衣服的工作已經逐漸省力化，但是烘衣機還不算普遍。只有氣候或居住條件較差的地方，烘衣機比較普及。如果可以在戶外曬衣服，大家還是比較喜歡日曬。日本人很喜歡曬太陽，是非常喜歡陽光的民族，幾乎沒有其他民族像日本人一樣，買房子的時候這麼喜歡面朝南方。在歐美國家，有許多朝北的住宅，而且租金或房價也不會因此有所不同。日本的高級住宅大廈最初也有一些配備了乾衣機，不過大部分的人都不會使用。其中一個理由是維修成本高，另一個理由是「再怎麼說還是日曬比較好」。

在這樣的大眾習慣下，男性替妻子洗內褲、曬內褲可說是相當難為情的事情。他們會盡量把妻子的內衣褲混在一堆男性襯衫當



中，盡量不讓外人看到。甚至還會盡量不要讓人看見自己在做這件事。例如許多護理師的丈夫都會替妻子分擔洗衣服的工作，然而這樣的人卻會異口同聲地說：「不想讓人看見自己在曬衣服的樣子。」過去也有很多丈夫會說：「不想讓人看見我在買菜的樣子。我雖然可以負責煮菜，可是買菜還是要妳負責。」近幾年視男性買菜為禁忌的人已經大為減少，有很多夫妻都會一起去買菜，甚至也有丈夫獨自去買菜的例子。不過洗衣服卻似乎仍被視為禁忌，也因此丈夫會認為：「不想讓人看見自己在曬衣服的樣子。」

除此之外，有的男性認為洗衣服並不算什麼，但是仍然潮濕的衣物彷彿是「生的東西」，因此對於要拿「生的東西」去晾乾產生排斥。其中的差別在於「生的東西」和乾燥的衣物嗎？抑或他們認為妻子的內褲和沒有個性的手帕根本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呢？男性對於內褲都會有一種戀物癖，所以老實說，妻子與鄰居太太的內褲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正因為這種心情會反彈回來，所

以丈夫才會對替妻子曬內褲這件事感到強烈的羞恥。

在有性別分工的夫婦之間，如果丈夫負責洗衣服，那麼丈夫是否會對妻子有管理性器官的感覺呢？如果是站在這樣的立場，我想應該是有的吧。比方說妻子買了一件新的內褲，丈夫立刻就會察覺：「哎呀，這件內褲是以前沒看過的。」所以一般來說，透過內褲來進行的性器官管理，並非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是由誰來管理所決定的。

## 新新人的內褲狀況

對男孩子來說，三角褲基本上就像是母親的肉體、母親的延長。母親悄悄地伸出雙手，包覆著兒子的性器官——三角褲會讓人有如此的印象。

過去我在訪問鴻上尚史時曾經問過他：「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穿不同款式的內褲呢？」他似乎是屬於日式大內褲——三角褲——四角褲的循環中，最後重新回到四角褲的世代。當我問他：「從什麼時候開始穿四角褲的？」似乎改變的契機就是離家獨立那時。還住在家裡時，母親通常買白色三角褲給他穿。離開家之後，他才開始穿四角褲。那個世代的年輕人文化，如果穿著三角褲去泡溫泉或者去旅遊，很有可能會被揶揄是有戀母情結，被取笑說：「你到現在還在穿那種東西啊？」因此，重新選擇內褲也代表著一種獨立自主。

近年來，男性內褲的選擇逐漸多樣化。比基尼型、以「日本內褲」為名重新登場的日本丁字褲（ふんどし）等，不僅是樣式，

連顏色都變多了，選項不再只是三角褲和四角褲的二選一。但是，如果和母親同住的話，是不可能買什麼比基尼型的內褲吧。不過自從競賽用的泳衣普及以來，世人對比基尼型內褲的抗拒已經降低了不少。隨著慢跑的流行，人們對於內衣褲支撐機能也有所要求，這些從運動服飾開始的因素也促進了比基尼型內褲的普及。

然而，就算是經常穿比基尼型三角內褲的男性，要說他們是否是為了在女性面前脫掉的那一瞬間而選擇這種內褲的，那也不盡然。我認為他們並非意識到會被看見的狀況，而是一種男性的自戀心理。說得更甚一點，就是紈褲子弟主義（Dandyism）。這種主義的定義是「不為人知的自戀情節（在他人看不見之處也要注重時尚打扮）」。相對的，自戀心理是需要有觀眾的，缺乏觀眾的自戀心理，就是 Dandyism。

## 換穿四角褲的兩大理由

男性與女性都是從為自己選擇內褲開始，脫離了母親的掌控。比起選擇外衣，選擇內褲伴隨的心理糾葛似乎更為真切。在很早，就算母親對孩子們自己選擇上衣的行為抱著這樣的想法：「這孩子都只穿自己喜歡的衣服呢。」或是「他老是嫌棄我替他買的衣服。」但是卻不會讓孩子自由地選擇內褲。

男孩子一離家就從穿著三角褲換成四角褲，有兩大理由。其一，就是已經敘述過的「脫離母親對性器官的掌控」。不過這是我的詮釋，說不定男孩子們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呢。另一個則是相當注重實際的解釋，男性們認為四角褲比較不容易弄髒。因為接觸的部分較少，所以可以減少洗衣服的次數。如果男孩子離家自己一個人住，原則上就必須要自己洗衣服。這麼一來，他們就會想要減少洗衣服的次數。如果穿的是三角褲，每天不換洗就會很不衛生，但是四角褲就可以穿個兩、三天。

除此之外，若硬要分類的話，四角褲並不是內褲，而是「外褲」。他們可以直接穿著四角褲到處閒逛。慢跑短褲的普及又加速了這個風潮，所以男性穿上四角褲時，就像是穿著外褲一樣。

## 新新人類也會受妻子的掌控嗎

不過我更感興趣的是，男孩子在離家重新選擇內褲之後的事：這些新新人類如果結婚了，是否會接受妻子替他們選擇內褲呢？

過去無論是男性或女性，都是毫無間斷地從母親的掌控轉移到妻子的掌控，或者從父親的掌控轉移到丈夫的掌控。但是現在人們單身的期間變長了，這些在單身期間選擇了四角褲的男孩子們在結了婚之後，就必須接受妻子的掌控。那麼這些選擇四角褲的人會怎麼做呢？

過去，單身的期間等同於禁慾（celibacy）的期間，不過現在單身的期間是可以自由發生性關係的。女孩子們在這段時期，對單身的男孩子們穿著四角褲的樣子看得相當習慣。男孩子們甚至會說：「這件滿可愛的吧？」或「我身上這件很帥吧！」甚至是我選的喔。」久而久之，女孩子們就習以為常了，以流行的觀點來看，也能容許四角褲。即便如此，她們是否會再度強制男性穿上三角褲呢？

## 一個案例——象徵性的交換儀式

這是我一位年輕朋友的例子。她自從開始和丈夫一起同住之後，就下意識地讓丈夫把四角褲全都丟掉，換成三角褲。其他還有很多以結婚為契機換掉丈夫內褲的例子，所以我這位朋友絕對不是特例。這個時候，她在想些什麼呢？我認為這是一種「對方開始和自己同居了，所以對方必須和過去訣別」的象徵性儀式。也因此，她讓丈夫把過去的内褲全都丟掉了。丈夫則是唯唯諾諾地聽從了妻子的要求。但是丈夫也要求妻子把某種東西丟掉。她要求丈夫丟棄的是過去的四角褲、日式大內褲，丈夫要求她丟棄的則是填充玩偶。

這對彼此來說都是一種成長儀式 (rite of passage) 吧。女方是填充玩偶迷，收藏了相當多的布娃娃。她的床上總是擺著填充玩偶，要是沒有這些填充玩偶，她自己一個人就會睡不著。除了別人送她的之外，她自己也會購買。除此之外，她甚至還會自己動手做，可以說得上是有填充玩偶戀物癖。婚後丈夫對她說：「妳已經有我了，就不需要那些娃娃了吧」因此要求她丟掉。



不過她卻捨不得丟，畢竟她對填充玩偶有戀物癖，所以不可能把它們當作垃圾一般丟棄。比較小的娃娃，還可以吞淚忍痛丟掉。要是大一點的娃娃，長久以來都陪著她在床上睡覺，幾乎可說是像戀人一般的存在了，怎麼可能捨得丟呢？世界上有許多像這樣的女孩子，因為對玩偶投入了太多的感情，所以會把玩偶擬人化，她甚至還考慮要把玩偶送人，不過收到的人恐怕會覺得很困擾吧。因為她投入的感情和收到玩偶的人根本毫不相干。接著她絞盡腦汁，想到了一個辦法，那就是把玩偶丟在投幣置物櫃裡，而且實際上她也那麼做了。所以我認為，她實質上的心理，或許就和交了一個新男友，所以必須把和前男友生下的小孩子丟進置物櫃裡，是如出一轍的吧。

這位丈夫只強烈地要求了這麼一件事，他只說：「既然我們要一起住了，那就把娃娃全部拿去丟掉。」實在是很有趣的交換條件。這對伴侶在不知不覺間，進行了一種象徵性的交換。

母親為孩子準備的白色內褲

女性每天更換內褲

姊妹情誼之間親暱行為的深層意義

姊妹是可以取代的存在

姊妹是否能共享內褲

「魔羅兄弟」與「御滿紅姊妹」

兄弟情誼有著對立性的結構

「御滿紅姊妹」有極致的相互理解

理想的女人世界是「不需要男性的共同體」

替換內褲，性器官的感覺也會跟著改變

內褲的流行化與性行為的開放

第三章 現代

# パンティは カジュアル化する

内褲的休閒化

## 母親為孩子準備的白色內褲

近幾十年來，大眾養成了每天更換內褲的習慣。無論是女孩子或男孩子，如果要出門旅行一個星期，都會帶著一個星期份的內褲。早期大多數人都會帶款式全部相同的內褲，即使到了今天，如果是母親準備的，也會準備每天一樣的東西。

新娘用品的明細當中，有一項就是成套的新內衣。華歌爾其中一項行銷策略，就是成套的新娘內衣。因為一整套的價錢相當高昂，通常都會由母親購買給女兒。根據不同地區的習俗，有些地方的人會把衣櫃當中的東西全都展示給外人看。早期的人們衣櫃裡大部分擺滿了和服，現在有的人會放洋服和內衣褲，有些人甚至連這些也全都會公開讓外人看。推銷新娘用品清單的行銷策略，像是生產用品的明細一樣，明列著要有幾件塑身衣（girdle）、幾件夏天用的內衣褲、幾件襯裙等。

針對這件事，我實際採訪了即將要結婚的小姐們，根據調查結果她們通常都會和母親一起去採購這些東西，甚至會花費好幾萬

日幣在內衣褲上，大抵來說都要花上日幣十多萬元。內衣褲的單價很低，賺不了多少錢，因此出嫁用的成套內衣就成了相當好的行銷手法。比方清單上會列著：一次買二十條內褲、夏天用和冬天用的胸罩各三件、兩三件束腹、幾件調整型內衣等。一旦內衣銷售員抓住了母親，就可以用這種推銷方式：「貴千金要出嫁時，請務必來我們店裡看看。」

這種時候，內褲的選擇權掌握在母親手上。雖然出錢的人是母親，不過對象是新娘，因此就算現實狀況並非如此，這些內衣褲仍然有象徵處女性的價值。這麼一來，白色或清純顏色的內衣褲自然是優先選項，女兒無法有任何自我主張。事後再回過來看，女性對於出嫁時帶過去的內衣褲，很有可能因為不喜歡就完全不穿了。以結果來看，這就成了一種浪費，不過很多人還是會一口氣準備個十年份的內衣褲。而出嫁時帶著母親準備的成套內衣褲，也等同於結婚幾年之後，「母親對內褲的掌控」都還在持續著。

華歌爾的宣傳情報誌上出現過一個例子，有一對去夏威夷蜜月旅行的新婚夫妻，他們「出門去旅遊一個星期，總共帶了二十件內褲」。其中一個理由是，一旦內褲脫下來，就絕對不再穿了。這實在讓人感到病態性的潔癖。

## 女性每天更換內褲

當女孩子開始替自己選擇內褲之後，就不會想要一整個禮拜全都穿相同款式的內褲，而是會每天換穿不同的樣式。這和收集手帕道理相同，女孩子們會開始享受選擇不同樣式的樂趣。如果不是如此的話，百貨公司裡面的內衣賣場不會越來越大。如果有人每天都穿相同款式的內褲，那一定是家庭教育比較老派的千金，除此之外的人會每天換穿不同顏色款式的內褲。這麼一來，就必須要每天做選擇，每天考慮今天到底要穿哪一件內褲，這算是相當新的現象。一想到每天都有如此多的女孩子在選擇內褲，我認為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只要一去到內衣賣場，就會看到花車上擺滿了五彩繽紛、各式各樣的內褲，現在的女孩子們擺放內褲的抽屜，應該也是這副景象吧。

除此之外，現在還有許多人會把內褲當作禮品贈送。也就是說，內褲已經從禁忌中解放，變得非常休閒化。有許多女孩子會互相贈送內褲當作禮物。我經常收到女性友人送的內褲，也會送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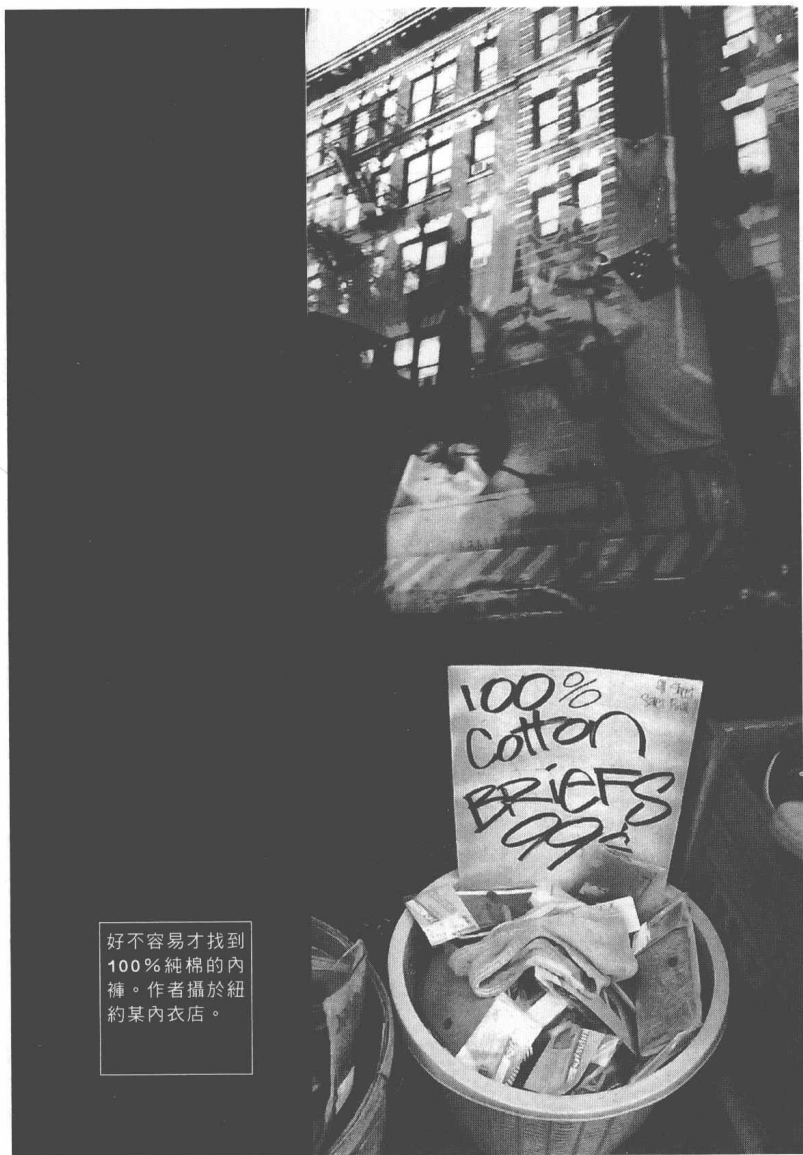
友人內褲。內褲的選擇變多了，就會讓人有一種像是贈送手帕的感覺。朋友送的內褲會帶來一種趣味性，比方說，即使朋友送我一件內褲，但是那款式或顏色實在不是我平常會買的樣式，不過反正因為好玩，還是會拿來穿穿看。領帶也會讓人有這種感覺，不過內衣內褲更是如此。每當我要送住在海外的日本女性朋友禮物時，幾乎都會送內褲。

另外，每當我去海外旅行，朋友送我的餞行禮，也常會出現內褲。送內褲給要去旅行的人，還算是滿合理的。至於送內褲給住在海外的日本人女性，是因為美國賣的內衣褲經常都和東方女性的身材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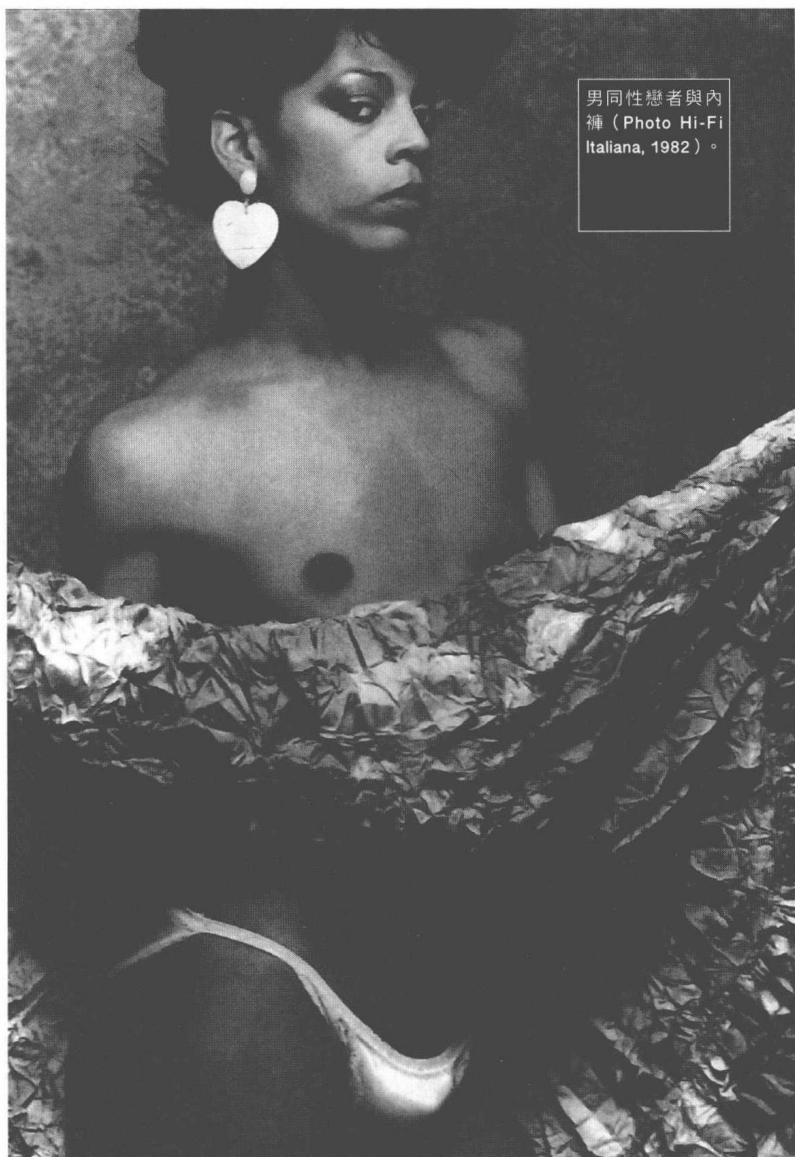
首先，美國的內衣褲尺寸實在是太巨大了。而且材質大多是尼龍聚酯纖維，很不透氣，穿了相當不舒適，很少有百分之百純棉的內衣褲。日本女性的臀部較小，穿了美國的內褲，可以拉到很高腰。我曾經和幾位美國女性住在一起，見過她們洗滌的內褲，



還真的是很大件。而且全都是滑滑的、穿起來不太舒爽的材质，很難找到純棉的內褲。所以我會送朋友比基尼型、純棉，尤其是可愛圖案的內褲。這種內褲沒有辦法送給美國人，因為外表看起來再怎麼苗條的美國人，臀部都還是很大，根本穿不下。美國人一看到我的內褲禮物，都會一面呵呵地笑個不停一面說：「這簡直就是糖果的包裝紙嘛！」所以就回答：「因為日本女孩子的私處就像是糖果一樣啊。」



好不容易才找到  
100%純棉的內  
褲。作者攝於紐  
約某內衣店。



男同性戀者與內  
褲 (Photo Hi-Fi  
Italiana, 1982)。

## 姊妹情誼之間親暱行為的深層意義

話說回來，還是要感情相當親近的友人，才能夠互贈內褲當作禮物。女性友人的姊妹情誼 (sisterhood) 是個相當有趣的東西，是一種彷彿連人格都會溶解的獨特親密感。除了互穿對方的衣服之外，再親密一點的甚至連內衣褲都有可能互穿。女性之間有一種非常特殊的「身體上的親暱關係」。這種親暱建立在語言溝通之下，緊緊地貼在身體之上。

女學生之間的姊妹情誼，經常會被誤以為是女同性戀，或者是在發展異性情感的前一階段，事實倒未必如此。就算是曾經歷過異性戀的女性，彼此之間也會發展出身體的親密性，經常會有肢體上的接觸。不但會觸碰、緊靠、也會擁抱，這些肢體接觸對女性來說是家常便飯。肢體接觸也是姊妹情誼的一種戰略，換句話說，不光只是非常親密的友人之間才會做這些動作，當想要營造親近感時，也會利用這種身體上的親暱行為 (intimacy)。

交換內褲和這種行為有類似的意思。姊妹情誼在日文裡被翻譯

作「姊妹愛」，不過正如文字表面所述，這是一種姊妹關係。姊妹之間，有一種身體上的親暱，以及彷彿連人格都會溶解一般的關係。

## 姊妹是可以取代的存在

以人類文化學來說，同胞手足 (sibling) —— 相同的母親所生下的兄弟姊妹 —— 是具有可代換性 (substitutability) 的存在。人類學的用語當中，有「妻姊妹婚 (sororate marriage)」和「夫兄弟婚 (levirate marriage)」這種關係，妻姊妹婚指的是男子在妻子去世後續娶其姊妹的行為，夫兄弟婚則是女性在丈夫去世後改嫁其兄弟的行為。

比方說，有一位姊妹出嫁了之後沒多久就過世了。一般而言，夫家都已經付了聘金，一旦發生這種狀況，接受聘金的一方就必須因為送出「惡質品」而退錢。不過聘金是一筆不小的財富，所以很難一下子還清。除此之外，收到的聘金通常都因為締結婚姻的儀式與過程，早已全都花掉了。結婚之際，新娘那邊由於親戚各式各樣的幫忙，所以為了償還人情也會花費得很慷慨。這麼一來，從丈夫那裡收到的聘金，就會透過親戚的網絡被分配出去，事到如今說要還錢也還不出來。唯一可以不用還錢的做法，就是

送出「後繼者」。在現實和理念上，「姊妹是可以互相取代的」、「人格是可以替換的」這種觀念都是成立的。這種妹妹可以做姊姊替身的概念，可說是普世共通的想法。

日本也有這種當妻子即將離世，在病床上拜託妹妹嫁給丈夫的例子。不光是囿於這種制度，姊妹之間在心理層面也有一種團結意識，因此，從一夫多妻制的社會開始，姊妹嫁給同一個男人、姨母與甥女嫁給同一個男人的案例時有所聞。

在日本古老的宗教裡，有一種稱為「天津罪」的罪過，亦稱為「上通下通婚」，也就是男性與一個母親、又與她的女兒發生關係的罪。跨越了母親與女兒的世代藩籬，和屬於同一個群體的女性發生關係，犯下近親相姦的禁忌。所以即使不是妻子的親生女兒，侵犯妻子的繼女也算是一種禁忌。不過如果是屬於同一輩的姊妹之間，無論是整個社會或是當事人都認為是有「可替代性」或是人格的「可複製性」，所以姊妹共事一夫的時候，姊妹的情

感會很好。一夫多妻的社會裡，最棘手的夫妻問題就是妻子之間的鬥爭。為了要避免這種妻子之間的糾紛，一開始就要娶彼此感情好的女人為妻。這種感情和睦的女性們，彼此的關係大多是姊妹或姨甥。

正因為有這樣的關係，妻子將心愛的丈夫託付給如同自己分身的妹妹，這種心態絕對不會不自然。姊妹是不會成為敵人的。



## 姊妹是否能共享內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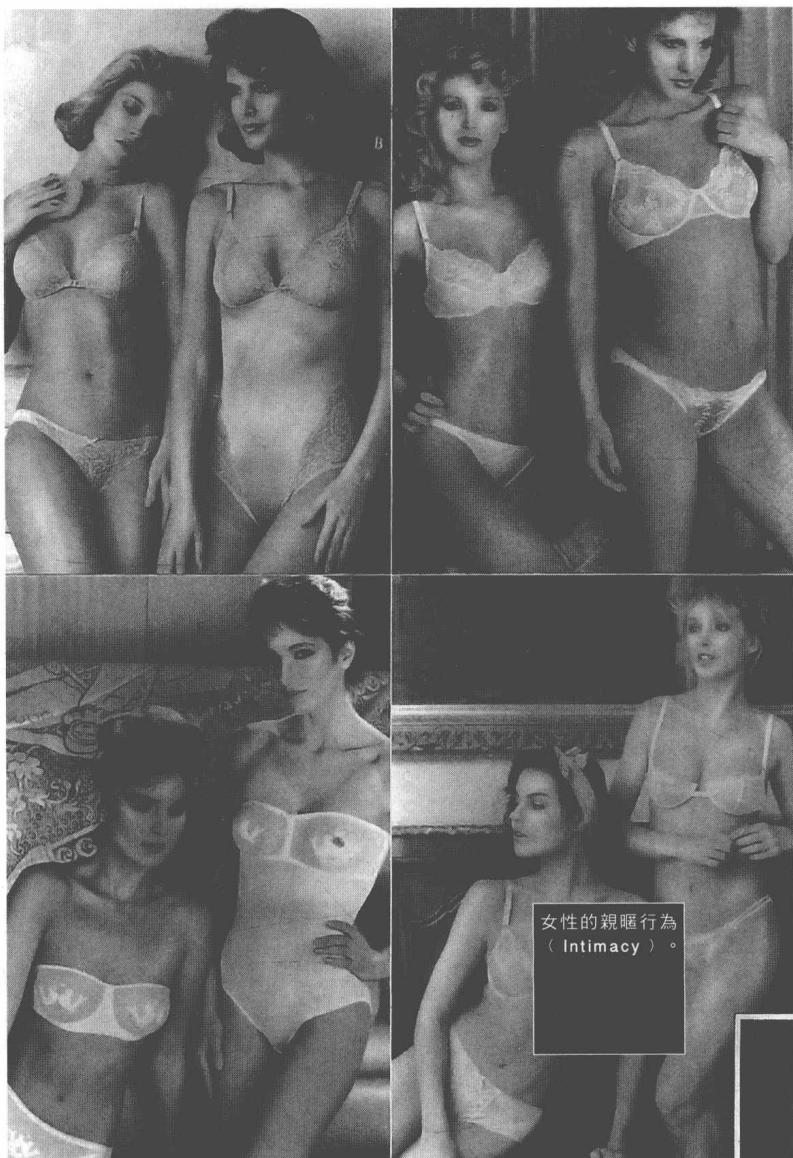
我對於女性身體的親暱感，也就是那種自我界線都要融化的親密，感到相當有興趣。因為我沒有姊妹，所以其他女性對我而言是一種異文化，很難理解。長久以來，我之所以沒有和女性打交道，是因為我不知道該保有什麼樣的距離。因為我認為那是一種未知的生物，所以維持了過度的距離，不敢靠近。年輕時，我只要一接近女性就會感到緊張。不過自從有了和女性玩在一起的經驗之後，這種感覺就消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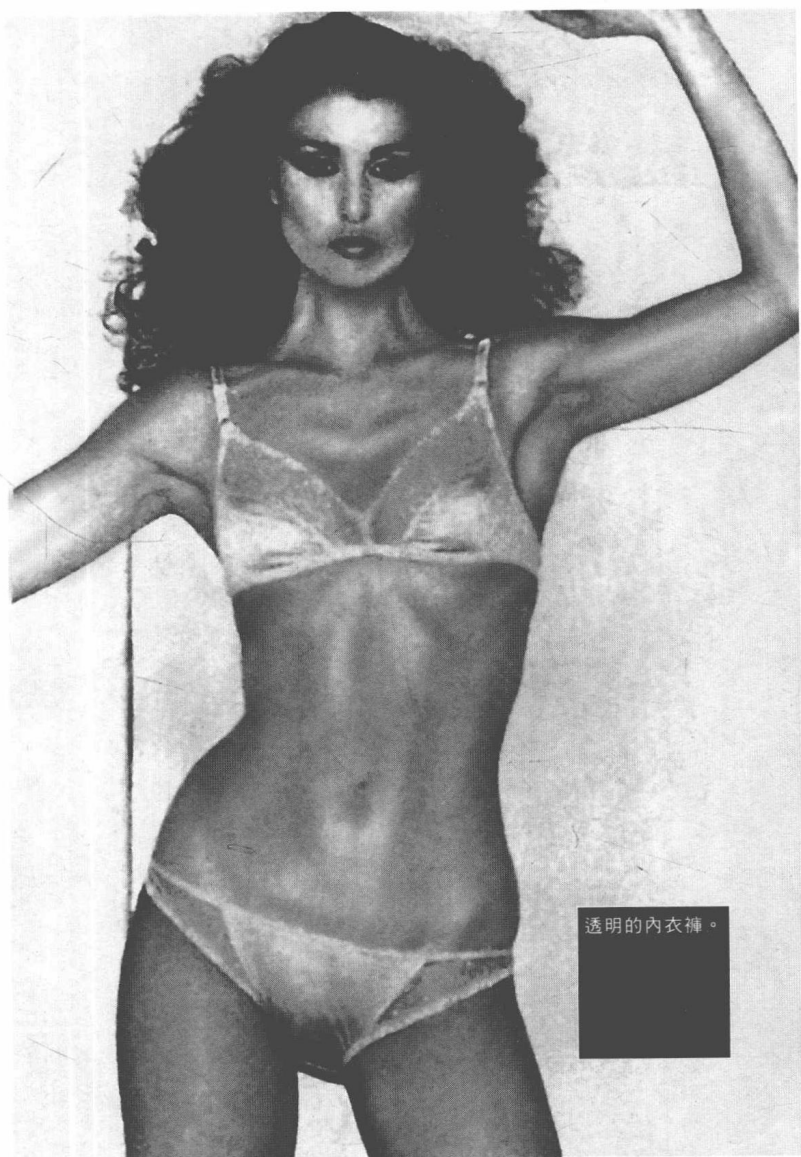
至於和男性之間，因為有一種社會性的、或者說是文化性的規範，規定男與女之間的關係，因此無論是維持身體的距離或是侵犯其距離都非常容易，也很容易學習。也因此，對我來說，和男性之間的關係是相對容易的，但和女性之間的關係就非常困難，也讓我羨慕有姊妹的人。

如果觀察姊妹之間的關係，首先就會發現她們經常會交換衣服穿。早上一起床，如果找不到原本想穿的衣服什麼，就會想說

大概是姊姊拿去穿了吧。或者是一面說著：「哎呀，應該沒關係吧……」一面拿走姊姊的衣服，據說連貼身襯裙也是如此。甚至讓人覺得，該不會連內褲都可以一起共用吧？

根據我到目前為止訪查的結果，似乎沒有人會共用內褲，不過那種親暱感幾乎和共用內褲沒有什麼兩樣。有的人會共用牙刷，如果連牙刷都可以若無其事的共用，就代表著這條自我的界線已經在某處融化了。這種情感在兄弟之間是無法想像的。以這種意義而言，姊妹情誼和兄弟情誼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情感。當這種姊妹情誼成立了之後，把內褲當作禮物互贈的事，也就稀鬆平常了。





透明的內衣褲。

## 「魔羅兄弟」與「御滿紅姊妹」

日語裡面有一個「魔羅（借佛語隱喻男性性器官）兄弟」的用詞，因此我就開始思考反義字到底是什麼——最近我想到了一個「御滿紅（おまんこ，日本對女性性器官的俗稱）姊妹」——很可愛吧。「魔羅兄弟」實則是一種理想的兄弟情誼，這是男性們與同一位女性發生過性關係，彼此也都知道而締結的一種友誼。既然有「魔羅兄弟」，那難道不會有「御滿紅姊妹」嗎？雖然普遍都流傳著女性會反目成仇的神話，但是我卻認為「御滿紅姊妹」或許就是姊妹情誼的原型。

女性之間最理想的關係，就是共有一位男性的關係了。比方說，即使不是同時交往的，但是女性與前男友交的新女友，就能達成這種關係。她們可以敞開心房，互相暢談與那位男性之間的關係，例如自己是如何看待這位男性，這個男性又有哪些讓她難過、難以忍受的地方。不但有共通點，也有相異之處。但是如果不是曾經深愛過的女人，對那位男性的洞察力是沒辦法理解得如此深切

又如此正確的。她們會互相說著：「妳也辛苦了啊。」這種同情與理解是無可取代的。

除此之外，女性會認為，畢竟是自己喜歡的男人喜歡上的女人，這種女人一定有什麼優點吧。當親密的女性朋友喜歡自己喜歡的男性時，還是會很開心的。

反過來說，如果讓有關係的女性彼此之間反目成仇，對男性來說就是可以阻斷「女性掌控」最佳的形式了。女性之間一旦連成一氣，對男性而言就是最大的威脅。

一旦姊妹情誼確立，或許女性因外遇而產生的悲嘆劇場，就會從此消失吧。在今天，所謂的外遇是因為獨佔型的性慾起了作用才會成立的概念。但是如果是有婦之夫和我有了關係，我相信那位妻子和我會是最能相互理解的人。以原理上來說是如此，不過要實際執行大概會很困難吧。

## 兄弟情誼有著對立性的結構

妻姊妹婚 (sororate marriage) 是指男性續娶妻子的姊妹，夫兄弟婚 (levirate marriage) 則是女性在丈夫身亡後，改嫁其弟弟。夫兄弟婚這種行為也出現在世界各地，而這也意味著有血緣的兄弟成為「魔羅兄弟」的例子儼然成為一種制度。

在一夫多妻 (polygamy) 或一妻多夫 (polyandry) 的制度中，最常見的就是原本就有血緣關係的兄弟或姊妹共事一妻或一夫的狀況。所以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姊妹很容易就變成「魔羅兄弟」、「御滿紅姊妹」。在這裡，人格的可替換性、取代、複製的概念都是成立的。如果這就是姊妹情誼、兄弟情誼的原型，那麼這種關係就算發生在沒有血緣的其他同性身上，也不會顯得很自然。

但是，「一妻多夫」卻比「一夫多妻」要來得困難。一妻多夫的關係中，如果一對兄弟共有一位妻子，就必須訂定很嚴格的規則。直到今天，世上已知仍有一妻多夫制的地方，只有西藏和尼泊爾的深

山裡。那裡是非常貧窮的山地畜牧民族的社會，結婚時聘金如果沒有準備二、三十頭家畜給新娘家，就討不到新娘。但是要繁殖數十頭的家畜，至少也要花費三年以上的時間。這麼一來，兄長娶了一位妻子之後，下面的弟弟要再娶妻，就得再等三年以上。一旦遇到飢荒，就不可能準備那麼多的家畜，而且當地也很貧苦，弟弟就只能忍耐了。因此一妻多夫制的實際規則，就是「當兄長娶妻時，弟弟可以與兄嫂同床」。但是當弟弟娶妻了之後，就會對兄長的妻子失去權力。這是由於聘金籌措困難，以「新娘使用權」來補償弟弟必須忍耐所出現的制度。

儘管是共事一妻，其中也有各式各樣的規矩。由於當地以畜牧維生，人們會和家畜一起移動，經常有男性會把妻子留在家裡到山上去好幾個月都不回家的狀況。這個時候雙方就會互訂弟弟的「使用權」僅限於這種哥哥不在家的期間等，以這種形式巧妙地



避開衝突。

所以一妻多夫制並不像一夫多妻制一樣，一個丈夫可以在同一個屋簷下擁有許多妻子，並且互相輪流。一妻多夫制並不會出現如此的狀況。弟弟是維持家族制度的後備者，次子是家族的預備軍。由此可見，兄弟情誼基本上是一種對立性的結構。

## 「御滿紅姊妹」有極致的相互理解

一夫多妻制想當然是男性霸權之下的產物。妻子彼此之間也不是因為喜歡才成為共事一夫中的一份子。一夫多妻的社會當中，有非常多「魔女攻擊」的行為，妻子之間的糾葛，就經常會被當作是魔女或詛咒的原因。在一夫多妻制的社會裡，男性要周旋在許多妻子棘手的糾葛之間，這是可想而知的。

比方說其中一位妻子生了孩子，如果這個嬰兒很快就死亡了，其他的妻子就會被懷疑，可能是誰下咒做法。其實男性當中也有內心忸怩作態之人吧。不過正因為男性對於這種妻子之間的糾葛感到棘手，所以會傾向娶一開始就感情良好的姊妹。

以女性的立場來看，共享同一位男性可以說是親密關係的極致。女性和非常親密的好友，會出現想要共享男性的心情。「既然有這麼好的男人，真想借給妳啊。」如果看到對方一臉幸福的樣子，還會這麼說：「怎麼樣，我說的沒錯吧？」對方也會回答：「嗯，他真的很好。」這種時刻的相互理解，可說是終極的相互理解吧。

也就是說，這是一種把最好的東西和最親密的女性朋友分享的心情。

比方說，當密友非常悲傷時，我就算再怎麼抱緊她、給她安慰，就算同樣是女性，卻仍舊無法觸及她悲傷的核心，我心裡曾經出現過一個念頭：「唉，要是這時候有個男人用他的『魔羅』來跟她翻雲覆雨一下就解決啦。」這時候會出現一種情緒，覺得想把自己的男人出借，要是這樣可以安慰到她的話，有何不可呢？如果是這樣就會覺得幸福的話，那麼給我幸福的男人，一定也可以給她同樣的感受吧。因為我會覺得，對於在悲歎不已的女人，有時候就是要有什麼東西進入她的內心，才能獲得滿足。雖然身為女性的我做不到，但是男性就可以啊。

## 理想的女人世界是 「不需要男性的共同體」

不過，上述這種關係的架構是：女性透過「男性」這種媒介建立起一種孿生姊妹（twin sisters）式的姊妹情誼。這或許也是今天這個異性戀社會當中，異性戀女性們的極限吧。如果更像是女性同性戀的關係，就可以創造出不需要媒介而相互貼近的關係，所以這種「御滿紅姊妹」的姊妹情誼，或許可說是異性戀女性所創造出來的「姊妹情誼的極限」。姊妹情誼永遠必須要有媒介，或是一面鏡子。而這或許正是女性徹徹底底地被異性戀所褻瀆的證據。但是只要女性能將其拂拭而去，就不再需要男性了。

姊妹情誼是一種女性對女性的愛情，但是異性戀的女性卻只能透過男性這種媒介對女性表達愛情。所以女性主義的理想，是要去除媒介、建立不再需要男性的姊妹情誼，或者是創造不需要男性的社群。女性同性戀分離主義（Lesbian separatism）就提倡這個概念。

女性創造出這樣的社群，會出現快樂的笑容。不過這種快樂只是一種反對的快樂，只有在必須要反抗的東西存在時才能感受到

的快樂。如果異性戀的世界不存在了，或許這種快樂也會跟著消失，只剩下荒涼寂寥的世界。但是說實話，女性自體性慾（auto-eroticism）的終極目標，或許就是夢想著建立起「無論是在女性之間或者是在與自己的關係之中，都不需要男性」的烏托邦吧。

在說「不需要男性」的時候，仍然是有對抗性的觀念結構。因此，或許女同性戀者聽了會感到憤怒，但我的假說認為：女同性戀是異性戀世界的副產物。所以女同性戀只會在異性戀世界存在的時候存續，換句話說就是「女同性戀主義是對抗主流的意識形態（Counter Ideology）」<sup>1</sup>。也就是說，女同性戀潮流是非常時代性的意識形態，唯有社會被編製成完全的異性戀時，才會產生這樣的反動性歷史產物。所以我認為當時代變化時，女同性戀主義也會隨之變化。不過女同性戀者絕對不會認同。她們大概會這麼說吧：「你們只是因為被異性戀所壓抑，所以才會無法察覺女性本來的天性罷了。」

## 替換內褲，性器官的 感覺也會跟著改變

內褲朝著實用主義越來越休閒化，選擇性也大大地增加了。人們有的時候會按照心情選擇，有的時候會按照時間、地點、場合作選擇，有的時候則是為了搭配外衣做選擇。關於如何選擇內褲，我調查後發現了一件事，許多人在做樸素打扮的時候，會特地穿華麗的內褲。因為內褲穿在裡面誰也看不到，所以會帶來一種輕飄飄的感覺。儘管有各式各樣的選擇，但是每天都要在如此多的選項當中做選擇，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內褲就是性器官的包裝紙，因此每天在眾多選項裡替換內褲的行為，以一種跳躍式的說法來說，其中潛藏著一種「以流行時尚改變性器官感覺」的意義。這也和性器官的「零件化」、「卡帶化（cassette）」在女性之間蔓延的現象不無關係。

所謂的零件化、卡帶化，意思就是可以任意取下替換，所以只要變化包裝，就能改變性器官的感覺。

對男性而言，性器官本來就是像卡帶一般的東西，讓人有一種

零件可分離 (detachable) 的感覺。而女孩子可以每天以不同的心情或意義更換內褲，讓我覺得這一定和「性器官對女孩子來說，已成為可分離零件」是有關的。也就是說，女性對性器官的觀感，也逐漸和男性的性器官一樣了。

## 內褲的流行化與性行為的開放

女性的性觀念 (sexuality) 確實是逐漸地在男性化。

人類的儀式當中，有一種淨化儀式 (purification ritual)。比方說，曾經和某位男性同床時穿過的那件內褲，絕不會在可能會和其他男性發生關係的場合下再穿。這是一種切割，彷彿驅邪一樣。場所和物品會有一種「戀物」性的象徵價值，就像有的人會很珍惜第一次和初戀情人約會時穿的衣服，也絕不會穿那套衣服和別的男人去約會。這種心態也會出現在內褲上。而以完全相反的觀點來看，只要換了不同內褲，心情和感覺就會完全不同，也可以淨化自己。只要一切割開來，無論做什麼都無所謂。

稍一換穿內褲，就可以改變性器官的感覺。如此物化內褲的行為，也等同於物化性器官。某種意義上，性器官的意義已經從性器官本身擴及其周邊物品上。這麼一來，女性也產生了一種戀物癖。對女性來說，性器官或許也成為了一種可分離的零件，也就是說，性器官和自己的整體人格並不相關，只不過是個零件而



已。這種戀物癖或許就和女性對性器官的這種感覺是相關的吧。

因此，在內褲逐漸流行化的同時，性行為也逐漸開放。對女性而言，性行為不再是一種「命運式」的東西。比方說，再也不會有人認為「無法忘記初次與我發生性關係的男人，因為他對我的說是會烙印在今後『性的命運』上的存在」，或者是抱著「一旦和我睡了，就要為我的人生負責」之類的想法。今天幾乎不會有人有這種觀念。所以，即使今天整體社會的男性正在女性化，但是在性行為這方面，女性可說是正逐漸地男性化。而內褲的流行化，就是一種性器官零件化的指標。



**C. COUNTRY CHARMER**

Front eyelet basique with underwired cups for shapely support. Lightly beamed to contour and smooth your torso. Adjustable straps and garters. Unbooks in snugg. Matching eyelet G string with cotton shield.

**BASQUE 14D** Sizes: 32-34-36B, 34-36C cups  
#04-5051-10 WHITE  
3 STRING 16 S.M.L  
#04-5052-10 WHITE

**E. TRIUMPHANT TEDDY**

What a prize you are in this celebrated lace over satin teddy! It's lacy soft and sheer, and underwired to make the most of you. High cut legs have detachable garters. Plus adjustable straps and hidden front hook. Sizes: 32-34-36 (fits average cup size) #04-5019-46 TIGAL with Black \$32

Sheerest nylon stockings matched with delicate roses. Reinforced shadow toe. One size #07-3148-01 BLACK \$9 pair



**E**



**E**

Glitter glossed sheer nylon stockings stretch over your legs. Reinforced toe. Shade heel. Available in Average (fit 8 1/2-9 1/2) or Tall (fits 10-11). Order sizes A or T #07-3109-10 WHITE \$8.50 pair



**H**

**H. SUGAR 'N' SPICE**

and everything naughty. Bare nipples are lifted by underwired, lace half cups. Waist-riper features contour boning to eliminate midriff bulge and control your hips. Fl. back. Seductive Black lace with "little girl" Lingerie trim.

**HALF BRA** \$11.50  
Sizes: 32-34-36-38, fits average cup  
#04-5550-01 BLACK

**WAIST-RIPPER** \$18.50  
Waist sizes 24-26-28-30"  
#04-5551-01 BLACK

Lace top swamed nylon stockings in Average and Tall lengths. Order sizes A or T #07-3120-01 BLACK #07-3120-24 TAN 2 for \$10.88 \$6 pair

**J. BODY LANGUAGE**

This glamorous body smoother shapes your feminine form with The beguiling scalloped lace top with underwired cups (fit) shape then plunge low! The light and silky Lycra™ feels smooth and slenderizes. Low back with adjustable straps. Snap stretch. Sizes: 32-34-36B, 34-36-38C, 34-36-38D

#04-5012-55 LILAC  
#04-5012-01 BLACK  
\$28 for B and C cups  
\$30 for D cups



**G**



**J**

Low Back



**J. THE VENUS MINI BASQUE**

It's goddess of love. Underwired in half cups lift and shape your sweet breasts. V-Neckling in mesh beamed, seems your waist and the Lycra™ back clings to smooth distraction straps. Detach-able garters. Includes matching G string (see 32-34-36 (fits average cup)

異常猥褻的日本色情媒體  
猥褻的是想像而非現實，心理更勝肉體  
包裹在雙重塑膠膜裡的「塑膠書」  
內褲戀物癖的機制  
最接近性器官的象徵裝置——內褲  
僅止於借喻、往匿名逃避正是戀物癖的本質  
井原西鶴的「好色」包含的現代性  
為了讓性成為商品的條件  
實物真的比媒介物好嗎？  
不可能會有內褲戀物癖的女性  
對女性而言，性的對象是自己的身體  
齊美爾的浪漫主義式女性論  
自我物化極致的自戀  
女色情狂——對身體的不安  
偷窺房的女人——反轉的圓形監獄  
透過內褲回歸純潔的身體  
以花邊設下防線的「中年向日葵族」  
女性的自戀也是一種攻擊的戰略  
過去視線的主體是男性  
男性是否能物化自己的性的身體  
男性與女性，究竟何者的疏離較深  
厭食症的心理機制

第四章 心理

# 鏡の国のナルシズム

鏡子國度的自戀情節

## 異常猥褻的日本色情媒體

日本的情色媒體（pornography）當中，色情書刊（封上塑膠封套避免顧客在店頭翻閱的書籍）的文化扮演了一個相當獨特的角色。

與其說以塑膠封套把書籍封起來很獨特，還不如說獨特的是「不能讓他人看見性器官和恥毛」的這種日本倫理規範。比起歐美的情色媒體，日本的情色媒體給人一種異常猥褻的感受。除了展示方式（display）和姿態（posture）之外，傳達的訊息也充滿了性慾（erotic）且猥褻。儘管是軟調色情（softcore pornography），但傳達的訊息卻帶有能與硬調色情（hardcore pornography）匹配的猥褻感。歐美硬調色情的影片、書籍中，往往會出現完整的性器官，但是卻沒有日本的那種猥褻感。這其中的差異到底在哪裡呢？

近年來，無論是美國或日本，反色情媒體的活動都相當盛行。其中，歐美的女性主義者就認為，日本的色情媒體相當異常。以

硬調色情的基準來說，歐美的色情媒體中充滿了暴力、兒童色情，這些理應是更為露骨、下流的，卻仍無法與日本色情媒體帶來的猥褻感相比擬。這其中的差異難以準確說明，歐美人士無法說清楚，我也沒辦法說得明白。要如何比較，才能看出其中的不同呢？我想做一個「色情媒體比較文化論」，不過研究手法就相當困難。

我想到一種解釋，或許因為歐美硬調色情的媒體直接寫實地描寫性行為以及性器官本身，相對地，日本色情媒體那難以取代的猥褻感，是因為他們特別加強了男性性妄想空間而產生的吧。

## 猥褻的是想像而非現實， 心理更勝肉體

這裡的猥褻，並非現實而是幻想。換句話說，猥褻的並非肉體而是心理。想像總是比現實更猥褻，心理也總是比肉體要更猥褻。所以，如果去看宇能鴻一郎或川上宗薰的色情文學，就會發現並不是實際性行為的描寫讓人感到猥褻，而是心理描寫的部分，也就是敘述這種時刻女性的感受為何、又說了什麼話的那些部分。

因為擁有世上少有的「不能露出性器官」的倫理規範，日本的色情書刊發展到一種熟練與精煉的程度，或許全都要歸功於法律的壓抑吧。儘管是早已習慣硬調色情的西歐人，仍然對日本不露出性器官、性行為的軟調色情感到吃驚，這種猥褻感已經達到一種「國際水準」了。日本色情的「表現力」，或許全都是因為製作方不想把內褲脫掉的緣故——一旦內褲脫掉之後，就只是平淡無奇的性器官罷了——被內褲包裹的身體，遠比赤裸裸的身體來得更為猥褻。他們必定深知這個道理。

近幾年出現了一個現象，A片女星穿著各式各樣的內褲出現在



雜誌書上，沒想到只是這樣，就出現了爆炸性的銷售量。乍看之下跟內褲型錄根本沒什麼兩樣，據說卻相當受到年輕男性的青睞。這也代表像這種照片才會讓人有猥褻感，性器官本身卻已經成為不再能引起性慾的東西了。

還有另一個實際的例子能夠證明想像比現實還要猥褻，那就是漫畫中留白的性交畫面。日本所產生的色情媒體當中，這給人一種最為猥褻的感受，甚至可說是日本文化達成的一種極致吧。那種令人震撼的感覺，甚至超越了浮世繪以實際線條描繪性行為場面的領域了。

達利有一幅色情作品，特意在女性張開的雙腳之間留白，甚至畫上一隻正在爬行的螞蟻，這種超現實主義的描寫，比任何性器官的描寫都還讓人心動與震撼。

這片留白的空間裡，我看見的是我的幻想。這麼一來，所謂的猥褻就是「我認為我自己是猥褻的」的循環。對自我意識而言，再沒有任何事比「自己在性幻想」這個事實更猥褻的了。

## 包裹在雙重塑膠膜裡的「塑膠書」

歸功於日本倫理規範，日本的猥褻文化達成世上少見的高度成熟。歐美人見到了都會相當衝擊吧。

這些塑膠封套書籍裡的模特兒，讓透明內褲這種奇妙的物品相當盛行。不過，她們幾乎不大穿本來就帶有性訴求的內褲，反而大多穿著非常普通的內褲，所以我們可以說猥褻來自人的心理，尤其是「侵犯普通而純潔的東西」的那種幻想。

我認為塑膠封套書籍在日本式色情媒體的發展當中，尤其是內褲與性器的關係，佔有相當特別的位置。這可說是日本的文化產物，在外國是看不到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塑膠封套這種包膜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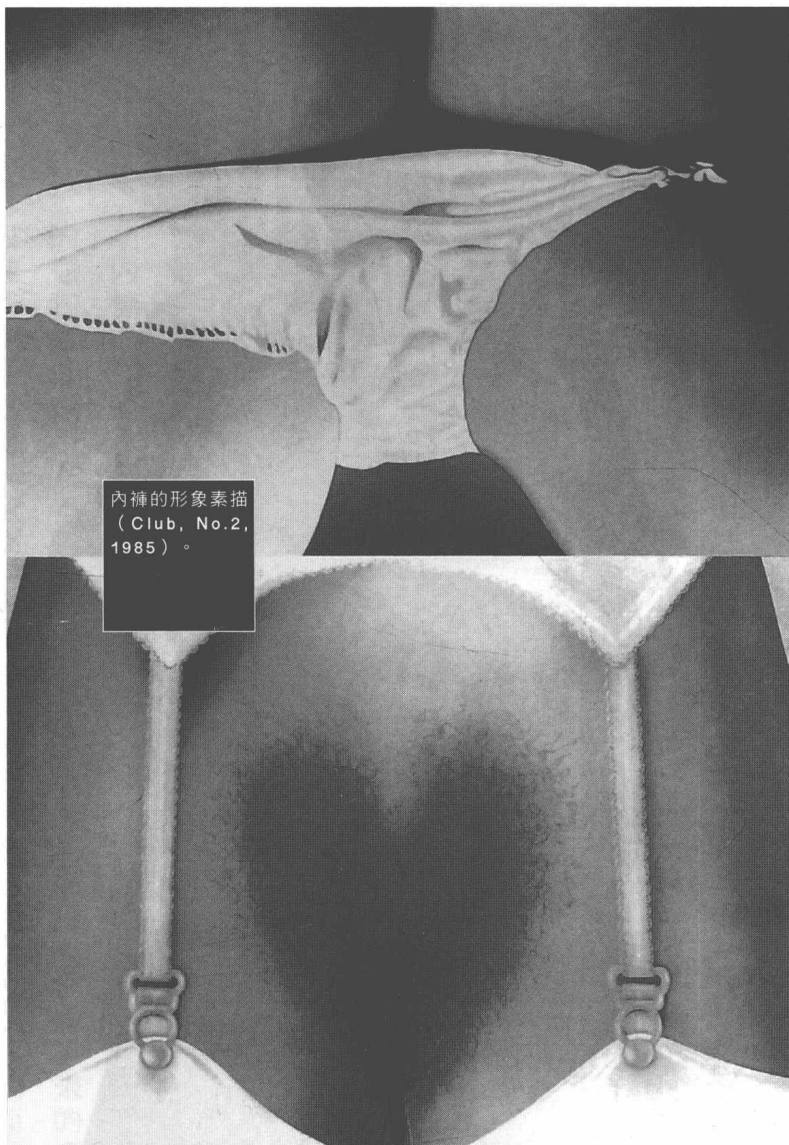
當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塑膠封套書籍的日文：ビニ本，直譯是「塑膠書」）時，最初想像的是以塑膠包膜的書。譬如說把「自慰用」的照片像護貝那樣用塑膠材質包膜起來之類的。畢竟這種色情書籍本來就是自慰用的，要是弄濕弄髒就不好了嘛，我還以

為是因為這樣所以要用塑膠包膜起來。不過這當然是我想太多了。在這裡也是同樣的道理，想像比現實要來得猥褻。現在想起來還滿滑稽的就是了。

當我去拜訪美國的「金賽性、性別與生殖研究中心」(Kinse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ex, Gender, and Reproduction)時，也發生了相同的狀況。金賽中心的圖書館規定只能在閱覽室內閱讀書籍。如果想從書庫取出書籍，原則上必須要請圖書館員幫忙，訪客不能進入書庫。但依據不同狀況，有時候也可以進入書庫，但是都必須要有圖書館員陪同。圖書館規定若沒有圖書館員陪同，就不能進入書庫取書。因為我要找的書很多，圖書館員就為了我花了許多時間。我覺得很抱歉，便對他說：「沒關係不用管我，我可以自己來。」對方卻回答：「這是規定所以沒辦法。」

這時候我腦海裡迅速浮現出一個念頭，那就是色情書籍本來的

目的，也就是說書籍很有可能被拿來自慰。這麼一來，書可能會被弄髒。我以為這個規定是為了防止這種事發生而訂定的。不過，當我這麼和朋友說了之後，卻被嘲笑了一番：「他們只是怕書籍被偷吧！」、「妳到底在想什麼啊！」顯然我的想像比現實要來得猥褻多了啊。



內褲的形象素描  
(Club, No.2,  
1985)。



不穿內褲 (Pin Up,  
1984, Carrere)。

## 內褲戀物癖的機制

前面已經提過了，美國有一種以男性為目標客群的女性內衣型錄。然而利用這種型錄郵購內衣的男性，真的對女性「性器官」或是「性」抱有興趣嗎？似乎也並非如此，因為，對內褲的興趣和性並無直接關係。倒不如說，男性對內褲的興趣僅止於對內褲而已，也就是說，其中有一種戀物癖的情感，我越來越認為，這種情感就是一種防止人直接到達性器官的屏障。

戀物癖並非是一種到達目標的手段，反而是「目標——手段」關係的逆轉，手段就此成為了目標。換言之，戀物癖就是一種「倒錯」。

因此，有內褲收集癖或是對內褲異常狂熱的男人們，並不是對性器官有興趣，他們有興趣的是和性器官有借喻關係的物品。收集內褲的男人，或者是對內褲有戀物癖性興趣的男人，這種男性的戀物癖都表現在不與性器官直接接觸。他們對女性脫下來的高跟鞋產生性渴望，但要是原本穿著那雙高跟鞋的女人在他們面前

光著下半身張開雙腿，他們也不一定產生慾望。

對戀物癖來說，女性穿過、有一些味道的鞋子，比起女性的性器官要來得更為猥褻。事實上，我認為他們根本想不到達被那些內褲或鞋子包裹住的女性器官，戀物癖或許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 最接近性器官的象徵裝置——內褲

我認為在男性的慾望迴路中必定存在著某種戀物癖，也可以說性的文化中，男性的文化度是比較高的。

比方說，引起性慾的裝置，男性也會依賴高度象徵性的文化裝置。根據美國的性教育協會（SIECUS）對性的定義：「性並非存在於雙腿之間，而是在兩耳之間」。也就是說，「沒有文化教養的人是無法享受性的。性是一種文化教養的產物。只要是人就能發生性關係，但要享受性，就必須要有文化教養。」

由於男性比女性對於象徵裝置有更多的訴求，因此就產生了文化性的「倒錯」。因為性在文化上是幻想的產物，因此象徵性（想像）就成了男性的「性核心」。

對應於男性的戀物癖傾向，內褲這個最接近性器官的物品，就是最令人感到熟悉的東西了。所以比起性器官，他們更容易被內褲吸引。畢竟，對內褲的興趣可以自行解決，因此這絕非是一種替代性的滿足，也意味著這比「真實」要來得好。

當作家山田詠美出現時，有許多評論家對她有責難也有讚賞，但是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野坂昭如的評論。他非常讚賞山田詠美，而其評論是非常具爭議性的讚揚——「日本終於出現了瞭解自慰的女流作家」。自慰是一種把對象客體化（物化）的倒錯性架構。也就是說，是一種性的疏離。野坂的讚詞當中的「瞭解自慰」，意即「終於出現一個瞭解『文化的性』的女人了，而不僅只是『動物性的性』」。這種極端性別差別待遇的褒獎，實在令人吃驚，不過非常有野坂的風格。

近年來，女性終於也嚐到「動物性的性」的滋味了。在不久之後，甚至就會瞭解到，光是換裝個零件、卡帶，無論怎麼做自己的卡帶都只能撥放出一樣的歌曲，實在是一件很無趣的事。到那個時候，或許就能肯定「性本身並非目的，其過程所帶來的意義才是最重要的」。

過去一般都認為戀物癖是定義男性的一種屬性。雖然有戀物癖

的男性，但是如果有戀物癖的女性，那麼這個理論就會出現矛盾。然而，如果女性也終於能夠進行「文化性的性」，那就理應會出現有戀物癖的女性了。這麼一來，女性當中說不定也會出現戀物癖的文學。不過如此一來，生兒育女的意義就會發生極大的轉變。然而以整體來看，由於都朝著降低動物性能量的方向移動，因此我想日本人會朝著滅亡的方向邁進吧。

## 僅止於借喻、往匿名逃避 正是戀物癖的本質

針對男性的性慾是文化性的東西，橋本治曾經說過這麼一番簡潔明瞭的論述：「男性和女性都不是在和異性同床，而是和制度同床。」——的確，由於人類這種生物的本能已遭到破壞，如果沒有能夠引起性慾的文化性裝置，那麼性慾無法獲得滿足就成了人類的宿命。所以如果我們假設所有的男性都有戀物癖，在這個定義上，我們也可以說沒有戀物癖的人就不是「男人」。內褲收集癖或高跟鞋狂熱者這類的病態型戀物癖者，就是一種病態性的倒錯。不過，這也只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罷了。

對內褲收集者來說，內褲帶有一種匿名性。內褲戀物癖當中，有的人會去偷竊別人晾著的內褲，有的人會想要他人實際穿過的內褲。不過他們對穿過的內褲或晾內褲的「主人」，卻不見得會有多大的興趣。在這種狀況裡，內褲所代表的女性都是匿名的存在。他們並不會看著內褲想著：「喔，就是那個女人」之類的，不會聯想到特定的女性。

如果是聞著分手的女性所留下來的內褲，想著過去的那個女人，這種行為根本就不是倒錯。透過這種行為來回想特定女性的方法，成為一種借喻的手段，「連結到女性」只不過是目的罷了。真正的倒錯，意味著借喻僅停留於借喻，而這個時候，女性是具有匿名性的。

匿名性的女性，是能夠融於一般普遍女性的女性。換句話說，就是不具風險的女性、無害的女性、安全的女性。戀物癖的心理機制就是一種防衛心理，所以這就好像是一種單方面的偷窺行為一般，就算自己能有所動作，但是對方卻絕對不會有回應。這和蘿莉控 (Lolita complex) 也很類似。我認為這也是一種脆弱的「男性的性」表徵。現實中的女性對於這種倒錯的「男性的性」是會有所回應的，而他們正是對此感到恐懼。

## 井原西鶴的「好色」包含的現代性

我目前對於「近代化與性觀念的歷史形成」這個主題抱持著很大的興趣。如果舉近世日本為例，井原西鶴的作品《好色一代男》就佔據了相當有趣的位置。在《好色一代男》一書當中，主角世之介的回憶錄裡出現了「至今五十四歲的歲月裡，玩過的女性三千七百四十二人、若眾七百二十五人」這些數字。接著還寫著：「總數將繼續記錄於日記中」。

這些文字暗示了兩件事。首先是他對於數字的執著。為了要紀錄自己的性活動，他並不是回想自己和女性做了哪些行為，而是全都將其還原為數字。這實在是驚人的近代主義。這和情聖唐璜、《源氏物語》的光源氏有著不同的性質。光源氏在一生之中也和許多人發生過關係，但並沒有還原為數量。他會回想起和那些女性所發生的種種過去，但是卻沒有回想過這輩子到底和多少人發生過關係，也就是說，並沒有還原於數字。

其次，就是他對記錄的執著。他寫著：「會記錄於日記中」。

這個數字的龐大和詳細，一旦不記錄在日記裡就會忘記。這種對數字以及記錄的執著，是近代和資本制度形成的一個很大的特徵。

在日本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形成時期，井原西鶴除了《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五人女》之外，也寫了描繪商人道德與行為的作品《日本永代藏》，其中就出現了像「一寸四方也能做生意」這樣的描述，非常積極地訴諸數量化的思考。這種思考方式不僅用在描寫繁榮商業的作品《日本永代藏》當中，同樣也出現在性的紀錄。在自己性行為的回憶錄當中出現數字，也意味著每一次的性行為為都有一定的規格性。

1——指在眾道這種日本同性戀關係中處於接受方的少年。

## 為了讓性成為商品的條件

性要成為一項商品，很大的一個要素就是必須有「商品的規格性」。商品經濟的成立和商品的規格化有著很深的關係。商品若是沒有經過規格化，就無法流通到市場上。因此，性要成為商品的條件，就是要將性「規格化」。這種規格化的進行並非在現實中，而是在觀念之中。也就是說，無論是A小姐或是B小姐，兩者的前提都有著可以用「一次」這種型態來計算的規格性。

在同一時期出現的《遊女評判記》中，就出現把「遊女（花街柳巷的女人）」以東西橫綱來排列等級名次的記載。這和現在陪澡女郎的東西評判記相當類似。在上面會記載各自的等級和技巧，也就是一種商品說明書。「太夫（傾城藝妓部門中的最高地位）」這種等級，也是規格化後的商品的等級。

《遊女評判記》就像是性商品的型錄，但是這樣的型錄要能夠成立，前提就是無論任何人買了這位吉野太夫，她都能給予同等的快樂，否則男性就不會付出同等的金錢。不過她有的時候或許



能夠讓顧客滿意，有的時候則否。如果性行為是一種人際關係，那麼人際關係應該是有個別性的，既然是有個別性且一次性的東西，那麼應該是無法將這種快樂規格化才對。所以儘管實際上每一次性的質是不同的，這些男性還是願意付出相同金額的話，就必須要在觀念裡想著：「吉野太夫給我的東西，和給別人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而不能憑靠著現實上的感受去判斷。

自那個時代開始，對性的規格化就急速地擴展開來。在遊廓（花街柳巷）成立的同时，也出現了《遊女評判記》這類的商品型錄。一個新的文化範疇成立了之後，短短二、三十年間，與之相關的觀念就發展到極致。在當時就已經出現所有現今性風俗產業的原型，主導了現代性風俗產業的觀念。

## 實物真的比媒介物好嗎？

若是女性、女性所給予的快樂或者「性」本身沒有透過規格化、匿名化這些手續作為媒介，男性的戀物癖就會無法成立。一想到每次都會有所不同，就會無法比較或計算。性的規格化和「將對方的人格匿名化」是連結在一起的，所以要是每次出場的特定女人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專有名詞，那實在是很麻煩。她們最好能夠變成可以用一人、兩人這樣計算的對象。

在井原西鶴之後，從日本近代的兩百年至三百年間——一般會說歐洲近代形成期以來有三百年，日本只有一百年，不過這當然是一派謊言，誠如田中優子所言，日本也是在全球化的同時代當中形成了近代化，因此成立至今應該有三百年的光陰了——在這三百年當中，我認為男性對「性」的幻想朝著「將女性物化」、「剝奪女人在性中的人格性」的方向前進。如此一來，女性的人格就逐漸撤退到背景裡去了。

這個狀況也出現在蘿莉控與戀物癖當中，這和「對女人的興趣」

是不同性質的興趣。戀物癖是對於「中間媒介」本身有著倒錯的執著，因此如果認為「戀物性的慾望是一種代替品」、「他們比較喜歡真實的性」、「實際上想要做，只是因為沒有勇氣而忍耐」這樣的看法就是錯誤的。

觀察近年來性風俗產業的新發展，就可以瞭解這種狀況。有一些偷窺房或電話俱樂部之類的新發明，如果以為「他們其實是很想做，可是沒辦法所以才用替代物來獲得滿足」，那就大錯特錯了。我認為這裡面的機制是「媒介比真實的東西好」、「還不如說他們是積極地逃避真實的性」這樣的心理選項起了作用。

## 不可能會有內褲戀物癖的女性

早期，內褲戀物癖一直被認為是專屬於男性的心理。從病症來說，有內褲戀物癖的男性，卻沒有內褲戀物癖的女性。因為這很難想像。這和性的「性別不對等性」有著很深遠的關係。

男性會將性幻想的對象逐漸物化。有時候會把女性整個物化，有時候會將女性部分物化、片斷化，接著以借喻來替換、翻轉。但是女性的性幻想對象，並不會出現這種將對象物化的現象。

比方說，讓我們來思考一下色情媒體究竟為什麼會存在。我曾經和某位男性的性科學家議論，我認為一般大眾都公認，色情媒體是男性為了男性所創造出來的愉悅，是為了挑起男性性慾的自慰商品。不過這位性科學家卻持反對意見，他認為並非如此，他說那是男性為了女性所創造的東西，是以誘惑女性為目的製造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催情效果。與其說男性是為了要挑逗自己的性慾，還不如說是讓女性看，以挑起女性的性慾，然後伺機而動，他認為這才是色情媒體最原本的作用。他主張，其中的證據

就在於，色情媒體全都製作得讓女人可以興奮。

就算這位性科學家說的並非是真的，但色情媒體也能讓女性興奮卻是不爭的事實。實際測驗過後就會明白，女性的確也會興奮。儘管如此，如果把色情媒體的設定完全翻轉過來，拍攝出一些男性被侵犯的情節，或者是特寫男性表情的鏡頭，那麼女性是否仍會興奮呢？或許可能會興奮，但是我認為多少還是不太一樣吧。

## 對女性而言，性的對象是自己的身體

以具體的形象來思考的話，請想像一位女性被鎖在全都是鏡子的房間裡。假設鏡面全都成了男性的視線。這麼一來，整個房間本身就是男性，而女性的性幻想則必須要以男性的視線為媒介。

相反的，如果將男性放入全都是鏡子的房間當中，讓鏡子成為女性的視線，這種倒錯的構圖是否能成立呢？結論是，女性無法把男性在性中物化。對女性而言，性的對象並非對象的身體，而是自己的身體。所以女性是把自己完全的雙重化。在掛滿鏡子的房間裡，鏡子是男人的視線，身在其中的則是女性。這和最初的構圖是不變的。然而女性會張開自己的眼睛，看的是鏡子中映出來的自己，而非對象。女性的性幻想並非是對象，而是被物化的自我影像，女性會對此感到興奮。

我認為這被稱為自戀也不為過。不過如果是自戀的話，那麼還有著另一個問題：男人的自戀和女人的自戀是否是相同的東西？就算是自戀，還是有「自我滿足的自戀」，以及「自我物化的自戀」

這兩種，而後者或許也可以說是強迫自我分離的自戀吧。

比方說，黑木香（日本一九八〇年代的A片女星）是極其自戀的人，她自己也曾承認過這件事。在她的著作，也是性的自傳《自甘墮落也該適可而止》當中，就非常冷靜且有自覺地寫道，她之所以會參與A片拍攝、做出那些演出，一開始的動機全都是因為自戀。促使她性方面開花、成熟的動機，也是來自於自戀。

然而對女性而言，自戀這種東西並不會以和平、協調的方式降臨。在自我滿足的平衡當中，自戀是否就會獲得滿足呢？似乎未必如此。談到這裡，我們就必須要來探討一下自戀原本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 齊美爾的浪漫主義式女性論

在「女性是自我滿足的生物」這類讚揚女性的浪漫女性觀當中，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的女性論就非常出色，可說是女性論的最高峰。

齊美爾的女性論有著非常高度哲學性的思維。如果要以一句話來說，就會變得通俗，但是他認為女性原本就是非常充足的存在，只要是「有」，女性就能以女性存在。然而男性是原本就有所欠缺的存在，因此必須要透過 werden，也就是產生、發展，意即必須要達成某些事情，才能成為男性。所以對男性而言，達成（achievement）是不可或缺的行為。然而女性卻是 sein，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完整。這是齊美爾的論點。這在浪漫主義式的女性論當中，是對女性讚揚的一種極致，呈現出一種「永恆的女性、引導著我……」的形象。

與齊美爾同時期，出現了奧托·魏寧格（Otto Weininger）的《性與性格》。在書中，魏寧格對於相同的議論，卻有了完全相



反的厭女論述。魏寧格非常討厭女性，儘管他和齊美爾同樣以男女對比的角度出發，但是他所得出的結論卻是：「所以女性一無是處」、「所以女性完全無法達成任何偉大的目標」、「頂多就是像動物生動物一樣，只能生小孩子而已」。儘管齊美爾的浪漫主義式論述和魏寧格的厭女論述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卻有著一體兩面的關係。

對佛洛伊德來說，自戀是人在進入性器期（phallic stage）被迫分裂、建立超我之前的「幸福的滿足」，也就是說完全的自我滿足。

## 自我物化極致的自戀

然而，黑木香所描述的自戀，是自我物化到一個極致時，會出現的「被疏離的自戀」。這是一種「被物化」，且藉由這「被物化」、被他者賦予了性慾望（desirable）對象的價值後，才得以成立的自戀。

女性自己無法自我定義女性身體形象的「有用性」、或說「有價值性」，必須藉由男性評估，來取決其價值。而其價值又由性的 desirability 來決定。所以當女性的身體是萬人皆可接觸的，且對萬人來說都是具有性渴望的，是普遍性很高的客體時，女性對自己身體形象的價值才會達到最高。透過這樣的結構，女性才會首次經歷自戀的滿足。所以與其說這是一種最幸福的協調，還不如說是自我物化極致的自戀。

這種情況下，女性的身體形象一直都是分裂的。這和伴隨著生產、育兒所出現的自戀性身體自我滿足，非常不同。生產和育兒完全不需要媒介性的因素，不需要對男性的依戀（attachment）。

對生產的女性而言，忘了十個月前種下的種子就算了，每一次的生產行為都像是處女生殖一般自我滿足的行為。生產的女性並不會認為是受惠於他人的種子才能生產。

母親所產生的自我身體形象，和捕捉自己在有性慾的他者眼中的身體形象，是非常不同的。

因此針對性的「質」而言，男性和女性有相當大的差異。男性是將性幻想外在化，並且物化。而女性則是會將自己的身體物化，並對此執著。女性會仔細刷洗身體的各個部位、對指甲去角質異常執著、認真去除體毛……。女性天生就擁有這種對自己身體的執著。

## 女色情狂——對身體的不安

為了要維持自戀性自我形象的價值，若沒有隨時獲得異性的視線、來自他者性慾求的眼神，就會感到無比的不安。精神失調的女性，尤其是女色情狂（*nymphomania*、性愛成癮的女人）更會出現這種症狀。

珍·芳達曾將演出電影《柳巷芳草》時的狀況寫進自傳當中。《柳巷芳草》這部電影，描述一位女性由於半精神失調的動機去做妓女。主角對於自己的「性」並不瞭解，處於一種非常不安的幼兒狀態，卻始終無法獲得決定性的他者、或者說父親形象，因此病態地重複著與男性發生關係。這部電影的設定是「這種女人做妓女是因為精神失調、實在是可憐的女人」，可說是通俗的佛洛伊德主義式的設定。

珍·芳達在書中寫道，自己當時和在這部電影當中扮演的女性幾乎是處於相同的狀況。當時她已和羅傑·瓦迪姆離婚，還沒認識湯姆·海登。她寫著，只有自己被男人視為性渴望的存在時，才能

發現自己的存在。這是女色情狂共同的特性。女色情狂並非單純只是性慾異常強烈。她們很有可能連自己是否有性慾都搞不清楚。甚至有一說認為許多女色情狂都是性冷感。這些女性在心理結構的最根本之處有著對自己的身體、對存在的不安，所以每次都必須要藉由性的他者所產生的性慾求，來證明自己的存在。

## 偷窺房的女人——反轉的圓形監獄

在一定的社會規範之中，假設想著：「這一生只要有一個男人對自己有性渴望那就好了。」那麼這還算是在健全的範圍之內。如果有過度的傾向，就會被認為是女色情狂（nymphomania）。但這只不過是程度上的差異罷了。

當這種機制逐漸提升時，這種邏輯就會開始自我運作，女性也會變成非常抽象的生物。畢竟身體形象本來就是一種抽象的觀念產物。

一旦性慾望的抽象性次元越來越高，就會出現一種「在現實中即使這種（性慾望的）視線被隔絕了，自戀還是會成立」的結構。我們正好可以拿偷窺房的女人作為例子。偷窺房其實正是傅柯所說的圓形監獄的相反。所謂的圓形監獄是在正中央有一座展望塔可以監視周圍的裝置，不過偷窺房正好相反，周圍的人可以監視位在展望塔當中的人。

偷窺房裡的女人原則上以「在偷窺房的鏡子後面，有著偷窺的

視線」為前提，並對自己賦予性慾望的意義。然而，這些視線究竟是否真實存在卻逐漸地變得不重要。這麼一來，視線的迴路就不再需要以具體的他者為媒介，而是將自己封閉在自我抽象的觀念中。也就是說，可以關閉「自己是性慾望的對象」的自戀式迴路。我認為自戀的女性為了要自我防備，或多或少都會有這種自我封閉的行為。

比方說在序章時所提及的那位收集內褲的女性，如果以這種心理機制來思考她的例子，就會比較容易理解。

## 透過內褲回歸純潔的身體

以這位收集內褲的女性來說，內褲本身就是顯示在鏡子裡自我影像的漫反射（diffuse reflection）。人會製造出適合那些內褲的身體形象，而有可能性（potential）的身體，總是會比現實中的身體更為美化。所以觀察一個人選擇的內褲，就可以勾勒出一幅適合那些內褲的身體形象。以這位女性的狀況而言，光看她選擇的東西，即可得知其形象就是「純潔的身體」。

她是一位四十多歲富裕的家庭主婦。當然既有性方面的經驗，也有生產的經驗。但是從她的選擇卻可看出，她要回歸結婚之前「純潔的身體」。觀察她的收藏品就可發現，那是完全的「夢幻」路線。全都是花邊、蕾絲、小花圖案。

她本人是說只要換了內褲，心情也會跟著變化，不過以她的狀況來看，與其說是為了身體形象的密集化、多元化，不如說她選擇了將身體形象固定在同一個方向。而這種執著的基礎就是「純潔的身體」形象。也就是想要回歸到性的身體之前的純潔無垢的身體。



## 以花邊設下防線的「中年向日葵族」

這位中年女性絕非特殊的案例。我在訪談鴨居羊子小姐時，聽到了這麼一席話。鴨居小姐會收到一些內衣販賣店的訂單，指名哪一種型號的商品需要追加生產。鴨居小姐想要推銷的性感路線的內褲經常賣不出去，反而常常接到夢幻路線內褲的追加訂單。而且這一類的內褲大多需要很多精細的手工，普遍單價都很高。隨隨便便就會超過一千日圓，貴一點的也要兩、三千日圓。年輕女孩子根本不會買這麼昂貴的東西，因為太貴了買不起。年輕女孩子頂多只會買三件一千日圓的便宜內褲。

那麼到底是誰會買單價這麼昂貴的內褲呢？這種夢幻路線、裝飾性強、使用許多非常纖細蕾絲的內褲，最主要的客層據說就是四十歲到五十歲的女性。販賣店經常會提出希望生產×「號的要求。因為這些中年女性想要這樣的內褲，也有財力，但是卻因為尺寸太小了穿不下。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很諷刺的狀況，客層是不符合商品形象的人，

而且只有這些人有購買的財力。四十多歲以上的女性並不如想像中有什麼桃色冒險的機會，而且身形也已經完全走樣了。除此之外，她們對自己的身體形象還有著自戀式的執著。而她們想要讓這種自我形象穿上的內褲，就是這種夢幻式的內褲。

如此說來，與其說那是真實的身體，還不如說她們是在夢想著把適合這種內褲的身體形象和自己的身体重疊在一起。這種身體的形象就是純潔的身體形象。我曾經創了一個名詞叫做「中年向日葵族」，指的是執著於畫家兼編輯的中原淳一的《向日葵》（少女雜誌）形象的中年主婦，因此就可以理解這是這個年齡層的女性所做的選擇。

內褲是一種隨著男性的「性的視線」撤退的同時，出現的自我防衛表現。也是女性躲在自戀的總指揮部裡當作防衛與避難所時的防線。以花邊設下的屏障。所以女性並不會事先設想內褲會被脫下來的情景。然而，對她們而言，不難想像其中有多大的自戀

式滿足。這種話聽起來究竟是惹人發笑？抑或令人覺得荒誕？

這個世代的「性的近代」，真的是執著於幼兒期的階段。有可能她們遇到了某些偶發的狀況經歷了如同強暴的性行為生下小孩，但是卻維持在那個執著的狀態裡，在性的方面完全沒有成長但年紀卻到了中年。然而儘管肉體上是如此，心理上卻經常會出現挫折感（欲求不滿），因此這個年紀或許是她們最為苦悶的時期吧。

我見過的那些收集內褲的女性們，她們都是拒絕脫下內褲的。因為這些內褲是為了包裝隱藏純潔的部位而存在的物品，是一種倒退到幼兒期的心理。我無法想像這樣的女性會收集性感型的內褲。因為性感型的內褲缺乏性的「將其脫掉的對象」以及可能性，因此這一類的女性就算收集性感內褲，也無法提升自己的「可慾望性」。不只如此，這更讓人重新看見了想像與現實的落差。

## 女性的自戀也是一種攻擊的戰略

女性的自戀在許多意義上都有著矛盾性 (ambivalence)。自戀是一種和他者切割的方法，同時也是自我肯定、接受，而非自我否定的戰略。所以在女性主義的運動當中，自戀甚至是一種自覺的戰略。有一種論述是，尤其當自戀的主軸是母性時，那麼在生產行為當中，就會有完整的自我整合、自我完結，其中完全沒有欠缺的東西。

作家伊藤比呂美在自戀的意識形態上，可說是相當具有戰略的人。除此之外，她也公開表態自己是一名「自慰者」。對女性而言，生產就是終極的自慰。雖然不清楚她是否有所自覺，但美國的女性主義詩人也有許多相同的論述。

女性的自戀不僅只是切割身為「性的他者」的男性，當對本來應當是「性的他者」的男性宣告了無用論時，更成了攻擊性的論述。比方說茱莉亞·克利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哲學家、文學評論家、精神分析學家、社會學家及女性主義者) 就使用了「具

有陽具的母親 (phallic mother) 的概念。

根據克莉絲蒂娃的說法，胎兒對女性而言就是陽具 (phallic)，那麼既然胎兒是陽具的話，對女性而言就不再需要其他的陽具了。男性的陽具只不過是更為完整的陽具——也就是胎兒——的替代品，而且還是個不完整的替代品。這很明顯就是有攻擊性的論述。照這麼說來，「女性自戀的自我滿足性，是不需要男性的烏托邦」就是一種具攻擊性的論述。

我所認為的矛盾性有兩個。第一，假設她所言為真好了，然而女性的自戀是否真的如此好呢？還是只是換了一種形式的母性掌控呢？第二，這種自戀是否真的是不需要他者媒介而完整的東西呢？

## 過去視線的主體是男性

如果女性的身體形象必須要透過他者視線的迴路才能成立，那麼只要女性的視線一出現，就會全部回到自己的身上，絕對無法透過鏡子抵達另一側。在鏡子的另一側只有視線，那個視線所擁有的身體並不會呈現出一個他者的身體形象。所以在近代，視線有著決定性的優先順位。而這個視線的主人，也就是主體是男性，因此對男性而言，主體性的咒語束縛是壓倒性極度強烈的。

假設是這樣，那麼女性就必須要把反彈回來的、折射的視線全部吸收，才能形成主體。換句話說，只能經由完全的物化（或客體化）才能形成主體，所以對女性而言，唯有完全被自己以外的人掠奪的實體，才是有價值的實體。情色小說《O嬢的故事》之所以會是永恆的情色作品，就是這個緣故。O嬢藉由完全的放棄自己來獲得快樂。如果這就是女性自戀的極致，那究竟是否能說這是可喜可賀的至福境界呢？與其說那是一種解放，還不如說是一種極端的疏離吧。

## 男性是否能物化自己的性的身體

如果是男性的話，就要將前面所說的構圖整個反轉過來。男性或許很難與自己的身體形象連結在一起。

假設女性反過來成為視線的主體，那麼會變成什麼樣的狀況呢？因為自己的身體形象是經由他人的視線所創造的、被物化的結果，使得女性很容易將自己與身體形象連結起來。但如果女性反過來做男性做的事，那麼男性是否能夠順利地和身體形象做連結呢？為此，就必須要把男性還原成單純的性的客體（亦即進行物化）。必須要先經歷這個過程：把男性腦子裡所想的東西全部刪除，還原至可以只用「性感」來形容的身體性物體。

如果性的關係有完全的相互性，那麼在這個過程裡，男性就能夠和自己的身體形象連結。但是，究竟男性和女性是否真的有相互性呢？女性能夠意識到自己會被視為性的身體而物化，然而男性會有這種意識嗎？或者是女性是否能取代男性，成為看的主體這種「疏離型態的性的主體性」呢？

在文化性的劇本或裝置強力的引導之下，對女性而言，要把男性的身體百分之百還原是非常困難的。除此之外，女性就算和男性發生了關係，儘管男性是個別的身體，仍然會讓女性感覺那是個和自己有關係的世界般，一邊藉由男性這個媒介，但是卻和自己的身體有關。所以女性才可以若無其事地身為一個被動者。



## 男性與女性，究竟何者的疏離較深

江戶時代的「色道」認為，取悅遊女就是其極致的精髓。有一種相反的論點認為，在性的主體與被動的客體的關係之中，在身體的愉悅這一點上是反過來的。男性這個主動的性主體是給予愉悅的人，而女性這個被動的客體則是愉悅的接收者。以結果來看，主體的身體愉悅是被剝奪的。「對男性而言，性愛的目標在於女性的愉悅」這其實是一種對男性霸權性愛文化論點的悖論。然而這只不過是存在近代的短短一個時期，很快就被遺忘了。也因此，只有在這個時期，才有「明治時期暴君型的丈夫，加上到死為止都不知道性的愉悅為何物的妻子」這種組合。近代的形成期就是如此野蠻的年代。但是這麼一想的話，主體性就會永遠都在女性手上，而不在男性手上。在性愛當中，或許男性的疏離感是更重的吧。

事實上，女性沉溺於將愉悅實體化，而男性卻只能以此為媒介來確認自己的性的存在。這麼一來，男性的性只能以「獲得成就」

存在，而不能以身體性存在。

如此一來，男性是否只要瞭解被動式的性就好了呢？的確，當首次出現「泡泡浴」時，也有人說這根本就是賣春行業的分身，但是我認為這在性商品當中，算是相當劃時代的新產品。因為男性也開始瞭解被動的愉悅了。

無論如何，受惠於物化身體而獲得身體形象的女性，以及因主體化而缺乏身體形象的男性，這兩者究竟何者的疏離感較深呢？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 厭食症的心理機制

女性的厭食症和這種身體形象的形成是有關係的。大約從青春開始，女性就會透過男性的視線自我形成身體的形象。如果身體形象和自我意識能夠妥善的協調，人就能夠正面的接受自己的身體形象。但如果與自我意識發生了衝突，被物化的身體形象和自我意識起了糾葛，那就會演變成否定身體形象的局面。厭食症的狀況，就是朝著「將身體最小化」的方向前進。

我見過剛從厭食症中痊癒的中年女性，她的身型就很胖。她說，因為自己上了年紀感到安心了便開始大吃大喝，以致身材就走樣了。隨著年齡的增長，自己認為自己的身體失去了性的價值，這才終於放心開始大吃大喝。年紀與性的價值是相關聯的。在意識到性的價值的時期，她無法接受自己的身體形象。但是一旦開始大吃起來之後，卻又無法及時煞車，反而變得比一般人更肥胖。

對女孩子而言，身體形象的形成就是將他者——說得更明白些，就是男性——所給予的身體形象內化的一個過程。身體形象無法

憑藉一己之力獨自完成。這是社會以某種形式所賦予的東西，不過以女性的狀況而言，非常清楚的，就是藉由男性所給予的價值來決定。男孩子就絕不會透過女性獲得身體形象。

不過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受到女性視線、被女性的評價所影響的年輕男性。而且這並非發生在個別性的層次，而是發生於規範性相當高的層次。

在年輕女性之間，有一個男性偶像團體「光 GENTI」相當受到歡迎。他們被女性物化的身體形象有個共通的特徵，那就是性的意義是中性（neutral）的身體。若是真要說的話，那些身體都是沒有男性的性的身體，是非常無性的、抽象的身體，彷彿是從少女漫畫當中走出來的少年肉體一般。這下子，女性所理想化的身體形象，就成了男孩子們的規範。如此一來，說不定男孩子們當中會出現拒絕成熟的現象，拒絕體毛、對汗臭味感到厭惡——有男人味的身體形象就會被賦予負面的價值。這說不定是拒絕身體

被物化的女孩子們所做的復仇呢。

有一個現象能證明這個道理，那就是厭食症不再是只專屬於某種性別的疾病了。換句話說，在過去厭食症是女孩子由於特有的身體形象所產生的疾病，然而專家也指出，男孩子得厭食症的比例也逐漸地增加了。這真是相當有趣的現象。



第五章 生理

# 性器を覆う絹のラップ

覆蓋性器官的絲綢保鮮膜



## 女性的性器官是他者

對女性而言，女性性器官是他者。當然，我認為男性性器官對男性而言也是他者，但是那是指「無法控制（out of control）」之意的他者。但是女性性器官是他者的意思，指的是屬於他人的他者。

屬於他人的東西變成自戀式執著的對象，是否代表著女性切斷了他者的迴路，也就是說藉由切斷他者的迴路，使得男性絕對無法到達，因此達成了百分之百自我滿足的女性極致的自我性愛呢？又或者女性與他者迴路可以完全的同化，而達成了自我物化的極端呢？事實究竟為何，無人可知。

色情作家對於女性性器官的描寫，是非常罪惡的。當然有美化總比沒有美化的好。在尚未美化之前，女性對於性器官的價值觀，是認為女性性器官是很「醜陋」的東西。有的人還會認為，不想讓男性看見這麼醜陋骯髒的東西。所以不光只是因為害羞，更是因為不想由於骯髒的東西被看見了而被討厭。她們會認為，不



想讓人覺得：「明明是長得漂漂亮亮的一個女孩子，身上竟然會有那麼噁心的東西，真是討厭。」但是另一方面，男孩子卻對看見女性的性器官有著強烈的幻想。甚至有女孩子因為男朋友要求想看，但是她卻無論如何都不想對方看，而感到非常煩惱。因為不想被對方看到，因此一直以來總是在燈光陰暗的地方發生性關係，這下子對方竟然提出想看的要求，實在是讓她心裡很抗拒。

女性的性器官實際上並非是漂亮的嫩粉紅色，多多少少都是有點暗沉的深色。有許多關於女性性器官的神話，說處女的小陰唇是粉紅色的，一旦失去處女之身後顏色就會變深，不過那全都是胡扯。有一段期間流傳了相當多這一類的神話，其實直到今天也都還在流傳，所以實際上就有人信以為真。有些年輕女孩子聽了這一類的傳言便深信不疑，想到自己明明還是處女但是顏色卻很黑，因此認真地煩惱著如果被懷疑不是處子之身，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她們會來向我諮詢，有的甚至還會對我傾訴覺得性器官很

大很突出的煩惱。

除此之外，體毛很多的人當然也會為此煩惱，不過體毛稀疏的人也有體毛稀疏的煩惱。女性除了自己的性器官之外沒見過其他女性的性器官，有的女性甚至連自己的性器官都沒見過，由於無從比較才會格外煩惱。

## 直到近代才開始視性器官為禁忌

這種煩惱是不限年齡的。因為對於性的無知的程度，與年齡無關。我認為江戶時代對性器官的執迷（obsession）似乎是比現代還要少的。如果觀察江戶時代的春畫，很明顯就會發現，其中有著必須要寫生才會畫得出來的現實感。這就表示了必定是有女性擔任模特兒並且露出性器官。說不定還必須要在一堆門外漢的面前，不過如果要說這些女性是忍著恥辱、咬緊牙根露出性器官，我又不覺得她們是下了這麼大的決心。我認為在當時，露出性器官或許是更日常而普通的行為。

江戶時代的春畫當中，有許多陰戶口交（cunnilingus）的畫面。那數量真的是多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其中更發人深省的是遊客（尋芳客）對遊女的口交。一般來說，遊客是接受愉悅的那一方，所以遊客竟會為了遊女的愉悅而付出，這簡直就是反過來了。但是遊客會替遊女口交，看到遊女感到愉悅的樣態，就覺得這才是道中之人的精髓所在。這種場面經常出現在江戶時代的春畫裡。

我認為人類對性器官的執迷，在歷史上應該是非常新的東西。現在的人視性器官被看見或露出性器官為禁忌，但是我卻不認為在江戶時期也有這種禁忌。倒不如說對口交的禁止與壓抑是近代之後、基督教文明固有的概念。到了近代之後，口交才被視為一種禁忌。我認為就是同一時期，女性也開始對自己的性器官感到醜陋。當然，這反映出男性認為女性性器官是醜陋的想法。明治時期出生的人，應該就有很多男性從未和妻子口交過。甚至連對娼婦都沒有過吧。所以當時沒有口交經驗的人應該相當多。

但是仔細想想，這種人很傳統嗎？那也不見得。因為在那之前或在那之後，都沒有任何對口交的禁止。像維多利亞時代那樣的性的近代化，在日本只維持了一個世代，也就是半世紀左右。現在七十多歲的人的性生活，無論男女大概都是如此吧，那個世代的男性都覺得女性的性器官是很不潔的，而女性也因此而感到很羞恥。

而這種概念被色情作家們美化了。在仍被認為是不潔、骯髒的時候，女性雖然仍羞於示人，但是一旦被美化了之後，這下子又會拿被美化過的、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玫瑰色私處作為自己比較的基準。這麼一來，女孩子們又開始煩惱了。這整個狀況好像是完全被翻轉過來一樣。

色情作家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美化女性性器官的呢？也有的人把女性性器官描繪成醜陋的東西。喬治·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在著作《愛德華姐夫人》當中就曾把女性的性器官稱作「破布」。這實在是讓人感到相當衝擊。在書中，愛德華姐夫人強求男方：「看著我的破布」。要創造一個新的範疇，就必須要賦予其一定的價值，而稱呼女性的性器官為「破布」，代表著一種必須「直接面對醜陋東西」的論述。

## 《好色客》理想的女性性器官

其後，透過性革命，人類對於女性性器官的觀點也發生了逆轉。美國的男性雜誌《好色客》(Hustler)的老闆是賴瑞·弗萊恩特。在《好色客》之前，《閣樓》雜誌便以刊登女性的裸體寫真而知名。男性雜誌裡出現的寫真女郎，從一九六〇年代的性革命開始，在女性的暴露程度上就越來越激烈。《閣樓》雜誌越來越多很明顯看得見「縫」的照片。不過這個年代還算是比較克制，還停留在自然就看得見的東西就自然呈現也無妨的程度。但是當《好色客》也開始加入市場戰局，互相廝殺之後，就採取了露骨又下流的手法。他們會讓模特兒張開雙腳，拍下以手張開性器官的照片。比較起來，《閣樓》雜誌還算是比《好色客》高尚的呢。於是就出現了裸體模特兒(pussy model)這種行業。理想的私處的形狀、縫的長度、顏色等等，就是成為這種模特兒的條件。模特兒不光只是要有美麗的肢體，甚至還被要求要有美麗的私處。

雖然並不是因此就有了某套標準，不過在選擇模特兒的時候，

性器官很明顯的也會被列入考量。顏色是不是很暗沉啦、陰唇有沒有太太太醜啦、恥毛是不是濃淡適中啦，總之會有幾項條件。所以我認為在那個時候，美國人所認為的理想性器官應該是被某種程度的標準化了。

當性風俗產業如此露骨暴露性器的風潮越來越盛的時期，《好色客》受到了女性主義者相當激烈的攻擊。這時候賴瑞·弗萊恩特是這麼辯解的：「《好色客》對解放女性是有貢獻的。因為我們對世人傳遞了一項訊息：女性的性器是值得一看的美麗物品。」

反過來說，賴瑞·弗萊恩特所說的話，也證明了在《好色客》之前，一般人都認為女性的性器官是不足一視的東西。所以在某個時間點，女性的性器官從不能見人的東西，轉變成能夠見人的東西了。儘管無論女性的性器官究竟能不能示人，對男性而言，女性的性器官確實都是最大的性幻想的對象，不過這種從負面轉變成正面的翻轉時期應該是七〇年代。究竟是因為女性的性器官令

人不愉快因此想看，又或是因為很美麗所以想看呢？無論是哪一種，對女性而言都是一種壓抑。自從出現了理想的女性性器官之後，就有更多人開始煩惱自己的私處了。



## 性器官觀點的地域與文化差異

理想的性器官因文化差異而有所不同。何騰拖（Hottentot，非洲原始民族）族人的巨大陰唇是如此，特羅布里恩（Trobriand，新幾內亞的群島）亦是如此。在某些社會當中，大陰唇是女性性感的一種象徵。所以他們會刻意地用各式各樣的手段讓陰唇變大、變長，付出各種努力想要讓身體變形。據說在特羅布里恩，如果女性之間起了爭執，最後要一決勝負時，就會以陰唇的大小來決定。據說她們會在只有女性齊聚一堂的場合，提起腰身：「看啊，看誰的陰唇比較大？」要是比較小的就輸了。

在非洲社會裡，還有一種女性割禮——陰蒂的切除手術。競爭陰唇大小的文化和切除外生殖器的文化，正好是表裡的關係。在實行女性割禮的社會當中，特徵就是在民族信念當中，對於「女性的性偏差」有著很強烈的不安感。穆斯林（伊斯蘭教徒）的社會也是如此，在他們的文化觀念中認為女性是一種性慾很強的生物。他們認為要是不控制女性的性慾，女性隨時都有可能脫韁

而出，隨處都有可能爆發，因此必須要隨時把女性放在監管之下。實行女性割禮的社會，對女性的性的信念，和穆斯林相當類似。以他們的想法來看，如果放著不管，女性不知道會為了追求性的愉悅闖下什麼大禍，所以必須以某種形式封印住，才能維持社會的秩序。所以對女性的性控制越強烈的社會，反過來說，其實是越承認女性的性慾。

## 近代所發明的內部掌控

近代創立了逆轉的「性的內部掌控」。他們不承認女性性慾的存在。因為是內部掌控，所以管理者並不在外部，而是在每一個女性的超自我當中，都有著小小的管理者。就算女性只感受到了一丁點的性慾，女性自己的感應器也會發揮機能，非反省自己一番不可：「我一定是異常淫亂的女人」。這就是近代的機制。

這是一套非常有效的機制，因為每個人腦子裡都會有一個小小的神。反過來說，如果是外部的控制比較強，女性就不需要懷疑自己的性慾。或者是即使感覺到自己的性慾，也不需要覺得罪惡。這就是從外部的控制、並非由自己發出的禁止。這和穆斯林等極端遮蔽身體部位的行為是連結在一起的。近代的自我裡存在著一種「一旦承認了性慾，自己就必須要壓抑它、毀滅它」的裝置，真的是非常有效的裝置。

距今三十年前左右，有一位被稱為戰後無賴派的小說家，有一次他有感而發的對後進的作家說：「喂、我問你，我常常在想，

女人到底有沒有性慾這種東西啊？」現在看來，這簡直是一樁讓人撲哧一笑的故事。近代以前的日本人，和近代之後的日本人，都不可能會說得出來這種話。只有在「近代」這種如同噩夢一般的時期裡，活在其中的人們才會認真地相信這種神話。那時候無論男女都是如此深信不疑。

## 女性被時代的規範所掌控

時代所具有的文化常規制約是非常強烈的，女性必須要配合著時代的規範在床第之間愉悅。性根本不是什麼自然的產物。在不承認女性性慾的「性的近代」裡，就出現了躺在床上猶如一根木頭的女性。女性以為以身相許就是為愛做出的最大的決心與付出了。要是做了更過火的事，就會被認為是不得體，所以女性會有這種變成木頭行為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直到今天亦是如此。日本的女孩子被認為很容易就愛上美國人。亞洲女性（Asian Looking Women）當中，包含了韓國人、中國人和日本人，美國人根本分不出其中差異。不過據他們說，有一個方法可以分辨出日本女性。

第一，日本女性的妝都畫得很濃。在美國，很多濃妝艷抹的人都是從事特殊職業的人，尤其是在大學的校園裡，很有可能就是像秘書之類地位較低的職業的女性。在知識分子的世界當中，女性幾乎是不太化妝的。所以美國有一種越濃妝豔抹表示地位越低

的傾向。所以如果在那種地方畫了一臉濃妝，很自然就會比較顯眼。年輕女性如果有化妝的話，就是日本人，尤其是剛來美國不久的日本人——這是其中一種辨識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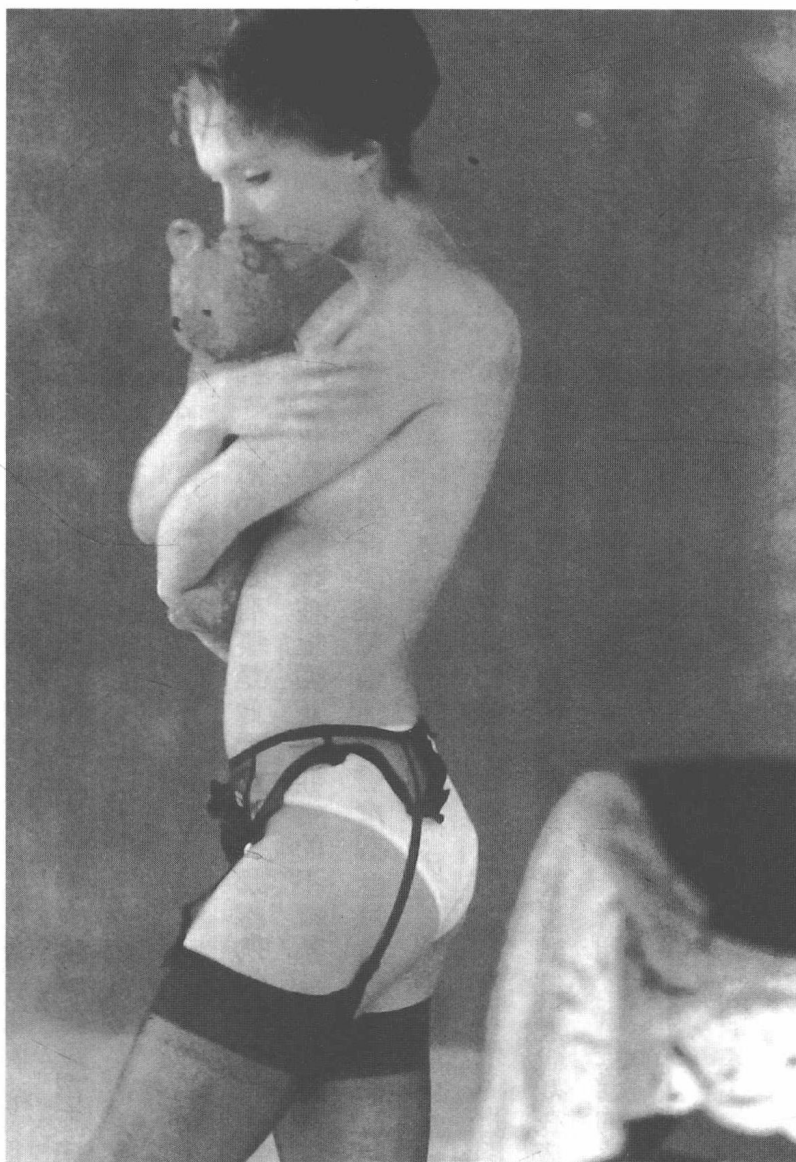
第二，在這三個國家的女性當中，據說最容易到手的就是日本人。這三個國家都受到了很強的儒教影響，都是屬於性差別待遇的社會，但是有一種解釋是說，日本對性的態度是最「進步」的。當然我相信這是因為很多傳統的規範都已經脫韁了。儘管如此，回到日本之後，還是會有世人的眼光這道最後的防線，但是這些女性就是為了要逃避這些枷鎖而來到了國外，所以做出脫軌行為的日本女性多不勝數。因為她們正可說是為此而來的嘛。

除此之外，相比於美國的女性，日本女性在「性」的認知上是非常幼稚的。在身體上雖然是成人了，但是就算打破了規範，卻又無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真的可說是以成熟的肉體做著幼兒的行為。有個美國男性就會把這些日本女性逐一編號手到擒來，

因為幾乎不用付出什麼努力就可到手，所以他說日本的女人都很 easy。儘管如此，據他說這些非常容易到手的女人，每一個在床上卻都跟木頭沒什麼兩樣。

聽到這些話會讓人很想說，是那些樣本太差了吧。不過似乎事實就是如此。當然的確也有不是像他形容的那樣的日本女性，不過很遺憾的，日本女性在性上面確實非常的成熟。「很輕易到手卻像根木頭」，這並不難想像。一這麼想，就會搞不清楚，這些女孩子真的是因為有了性慾才爬上別人的床的嗎？

大約二、三十年前，女性即使有了相愛的男人，在打破了世間的規範、冒著風險跨越了那條界線之後，我覺得她們搞不好在床上也是根木頭。換句話說，跨越了界線的那一瞬間，就是愛的終結。接下來就是為了進行愛的儀式而躺在床上的羔羊祭品，所以只要懷著為男人獻上身體的喜悅躺在床上就好了。





## 過程與目的的逆轉

我想要再度回到「為了要讓男性看」的女性內褲的話題，不過男性在床上將脫掉女性衣服的時候，真的會看女性的內褲嗎？在女性雜誌 *cosmo* 的內褲特輯當中，就找來了四位男性召開座談會討論女性的內褲。其中有位男性表示：「女性雖然在挑選內褲的時候花這麼多心思，要去約會之前好像也會特別用心挑選，可是我們在脫掉的時候幾乎沒有在看啊。」還有人說：「最近的女孩子還會自己脫呢。」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女性如此認真挑選內褲，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我最近做了許多訪談，不過無論是在男性或女性之間，似乎是分成了兩種模式。其中一種認為，脫下內褲只不過是為了抵達最終目的的過程，這個過程要盡量越簡略越好、路程越短越好，這是所謂的野獸類型。另一種會享受其中的過程，認為過程就是一種儀式，並且會樂在這種儀式之中，這是享受儀式性過程的類型。在女性方面，畢竟對於這儀式性的布置花了這麼多的心思，如果

男性享受了之後卻沒有說句：「你的內褲真漂亮」、「這應該很貴吧？」或是「質感真好」、「很高雅呢」之類的話，女性就會覺得很掃興。如果對方沒有對於自己的細心做出評價，就會懷疑男性不夠體貼。這是一種享受彼此互動的共犯關係，雙方都必須演出同一套劇本。

這或許會隨著年齡和學歷有所改變。比方說前者是正值發情期的野獸類型，所以應該是屬於比較年輕的族群。後者應該是年齡層較高的知識分子，或許他們是藉由歷經那些繁複的過程，一心一意想要將目標延長的類型。但是，如果認為性的關係本身就是一種儀式性的過程，那麼要是去除了那些過程，性就會跟著消失。在其中，身為一種儀式小道具的內褲，就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麼說來，無論是為了要給他人看的內褲，還是為了脫下來而穿的內褲，都有著很重大的意義。

比方說，觀察一下近年來女孩子們選擇內褲的方式就會發現，過去是不讓人看的時尚、讓人看不到的時尚，是在沒有觀眾的劇場裡所擺設的「不為人知的時尚」，也就是說自戀的要素是比較強烈的。但是現在，人們在選擇的時候，似乎已開始直接意識到是要給別人看的。如果男性對她們所選的小道具沒有做出一定的評價，也就是說男性不和她們演出共同創作的戲碼，那麼她們肯定會嘗到幻滅的滋味。

但是，過程本身的重要性逐漸浮上檯面，也意味著性逐漸變成「過程」而非「目的」，這麼一來，過程與目的之間的關係就會越來越曖昧不明。越延長過程，似乎也會離目的越來越遠。說得極端一點，這甚至讓人感覺到並不是為了到達最終的目的，而是為了無限延長其中的過程。

如此說來，內褲就會從單純的性器官的配角，提升到主角的位

置。一旦脫掉了內褲，身體就變得沒這麼有魅力。色情書籍或成人影片當中，也出現了許許多多穿著內褲的女孩子，但是其中也出現了性器官以及包覆性器官的物品之間的倒錯關係。女性動物的性慾望越是浮出檯面，男性卻似乎是越來越想要把到達女性性器官這個最終的目的無限地延長。

除此之外，有一位很有名的SM女演員，最近接受了週刊雜誌的訪問，報導中這位女性的論述讓人非常印象深刻。她說，在SM這種施虐與受虐的性遊戲當中，是絕對不會有性交的。性交是邪門歪道，不達成性交則是這個世界裡刀口上的規矩。

因此，目的與過程就完全反轉過來了。過程擁有著最高的價值，目的只不過是附加的，根據不同的狀況，目的有的時候還會被破壞。英文的「intercourse」並不翻譯為插入，反而是考慮相互的關係，以「性」為建構關係的過程。如果把這個過程很快地就

目的洗牌並且加以省略，那就只是一種野蠻行為罷了。文明和世故，基本上都在於過程的洗鍊上。

野獸類型的時代，就是被壓抑的東西終於被掀開了布蓋，並且可以為所欲為的「做」的年代。然而一旦演進成隨時隨地都可做、就算做了，也會認為「什麼嘛，就只是這樣而已嗎？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嘛」、成為「沒辦法再更好了」的時候，過程的精鍊與世故才會終於出現附加價值。不知道這是否能說是達到了大眾的程度了呢？



ジャパネスクありのコミック・トランクスかな。

カラーでお見せできないのがクヤシイカゲキ・カラフルのカッコよさです。合格祈願のダルマさんにはアイロンで、目玉がおまけに付いていたりして……。下着に使うだけじゃモッタイないんでリーフの上につけたり、海パンの上にして楽しむのが大流行しそう。ジョギング、テニス、サーフィンなんかせちゃおう。ジャズダンスにもいって女のこにもウケているんだって話だ。ちはLとM。1枚1,300円で。

丹

園のお茶づけ番  
平さんでおなじみの桃屋  
天狗参上  
ヒ生とつくり  
朝日  
す大黒  
祈願(目玉つき)  
レベール

トランクスには次の  
①金鳥  
②アップヌードル  
③激敵。懐かしのシ  
④祝大漁タコ入  
⑤三条旗  
⑥ユニオ

クのもの、⑦三葉旗  
クとあります。どれもサイズはLと



## 蠶絲內褲的流行

近年來，絲質內褲成長的趨勢相當驚人。儘管時尚業界都已經處於飽和狀態了，但是據說絲質內褲的生產量高達市場容量的十倍以上。在貼身衣物業界裡，尤其是只有絲質內衣褲在近幾年是倍速成長的，成長真的相當急速。

其中有幾個理由。首先，由於紡織技術的進步，出現了較強韌、可以洗滌的蠶絲。如果不能自己洗的話，還要增加一筆送去乾洗的費用，如果是襯裙那就罷了，但是一般人家是不會把內褲送去乾洗的。除此之外，中國進口的蠶絲也增加了，因此單價下降也是其中一個理由。儘管如此，一件絲質內褲的價錢還是要三千到五千日圓，這是普通內褲至少三倍的價錢。雖然價格降低又可以水洗因此銷售大增，但是女性之所以會穿著絲質的內褲，除了「因為觸感很好，穿起來很舒適」的實用性目的之外，其中也隱藏了些微的性的意涵。

有位朋友是行銷顧問，他曾接受某間絲質貼身衣物商家的委託，



諮詢內容主要跟拓展店面市場有關。因此他對展店的目標、陳列等展開了調查。這家店在過去都是以專業人士（風俗產業的女性）為目標，客群傾向都是一些帶客人來的酒家女。這些酒家女會向客人吵著要買，或者是要客人買了送她們。

贈送內褲，就是一種對性器官的間接掌控。對自己尚未得手的女性，以一種貞操帶的感覺遞出內褲，把所有物包裹起來。所以贈送內褲有著一種特殊的意義。在白色情人節時送內褲當作情人節的回禮，也是同樣的道理，都是一種性器官的標記。

蠶絲的內褲由於價格昂貴，所以年輕人買不起。女性也不會為自己而買。除此之外，這是內褲當中最貴的東西了，就算一件也要四、五千元日幣，如果要購買上下成套內衣，就要花上一萬五千元到兩萬元左右的日幣。儘管如此，如果要買外衣大概會更貴吧。最高級的貼身內衣褲可以被限制在這個價錢範圍之內，所以對於那些被酒家女吵著要買的客人而言，是價格正好的禮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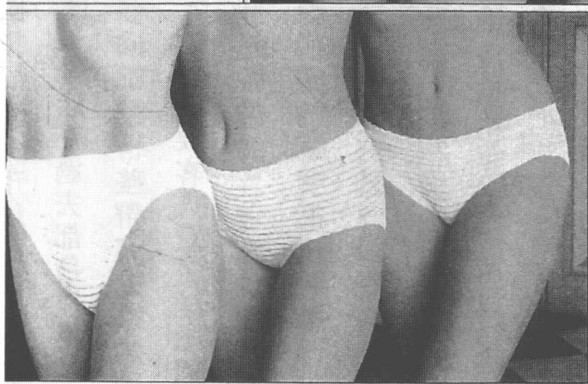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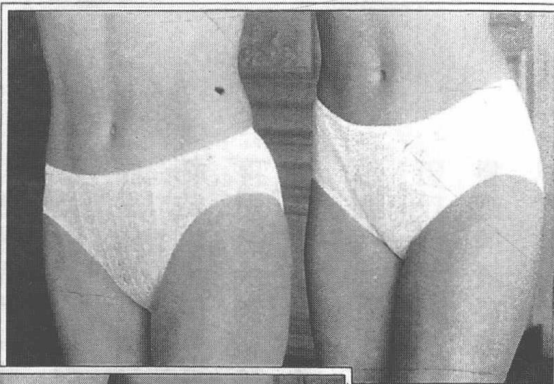
##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 .

Summer is sportswear time, which means you'll need lots of different bikinis and panties. Here's an assortment to meet all your wardrobe needs and your budget - beautifully!

Two views of the pure cotton bikini by Maidenform - one a standard cut, the other a hipster for a smooth line beneath shorts and slacks. Lace panel means they're wearable for special occasions, as well as making every day a bit more feminine. In White and Nude.

Bikini (S, 6, 7) No. 249-40209 \$4.50

Hipster (S, 6, 7) No. 249-40409 \$4.75



Candy stripes from Lily of France, for the playful little girl in you. Nothing childish about the fit or comfort of these coty charmers, blended with just a hint of lycra for shaping. Cho Lavender, Aqua or Pink strips on white.

High-cut Brief, created by Lil of France for full coverage to waist in back, and leggy allure in front. (S, 6, 7)  
No. 105-3421 \$7

Hipster (S, 6, 7)  
No. 105-3012 \$6.50

French Bikini (S, 6, 7)  
No. 105-3011 \$6

## Pure silk luxury priced for everyday!

絲質的誘惑  
讓所有人都喜  
愛，任何人都能  
輕易購買。

You can enjoy  
luxury any  
time. These  
panties you can  
wear both  
days you always  
wear silk  
panties. In

Black and Nude.

String Bikini (S, M, L)  
No. 248-3010 \$9

French Bikini (S, M, L)  
No. 248-3110 \$9



## 蠶絲內褲與女性的自體性慾

然而近年來，在絲質內衣褲的市場之中，一般女性的需求也急速地增加。那些正好已經對外衣感到厭倦、打著飽嗝的女性，就開始將觸角伸往內衣，甚至是絲質內褲。

整體女性的流行意識在這十年當中，逐漸朝著自體性慾、或者說自戀的方向前進，因此想當然耳她們會看向內衣。朝著沒有觀眾的自戀方向前進，一般女性也逐漸地喜愛絲質的內褲。一開始，絲質內褲的銷售都以陪酒小姐為大宗，不過近年來銷售量反而多是由一般女性所貢獻的。

這麼一來，展店的目標也要跟著改變。一般女性喜歡明亮、清潔的空間，讓人會想要推門進去看看。普通的女性也開始會享受身穿蠶絲內衣褲的感覺，或者是即使不穿，也能沉浸在自己擁有蠶絲內衣褲的滿足感當中。她們會把絲質內衣褲留待特別的時刻穿著。這裡所說的特別時刻，指的就是一脫掉外衣，露出裡面的絲質內衣褲時，想要聽到對方說：「啊、妳穿得真正點」。換句

話說，就是想要被認為是等級很高的女人。女性們會透過品牌情報誌等管道獲得許多這一類的訊息，因此蠶絲內衣褲就以驚人的氣勢銷售大幅成長。

## 男性在床上並不會看內褲

儘管女孩子花了這麼多心思和金錢買了蠶絲內衣或內褲，但是據說男性在脫掉的時候，並不會細看。與其說不看，倒不如說是沒空看。前面提到的那場雜誌的座談會，男性在最後都異口同聲地說：「畢竟女孩子們在內褲上花了這麼多的心思，所以我們在脫的時候也要多花點時間、或是說聲：『妳穿的那個真不錯』之類的，男性也是得多花點心思才行。」但是，如果因為一心想進入性器官，開始耳鬢廝磨的男女，卻必須要在脫內褲時停下手腳，對包覆性器官的東西，而非性器官表示關心和愛意，說到：「妳穿的那個還真不錯」這不正是一種倒錯嗎？

想像得更極端一點，假設有個穿了蠶絲內褲的女孩子，男孩子從內褲上反覆地撫摸著女孩子的臀部說：「這個摸起來好舒服啊。」而女孩子對他說：「不錯吧！」女孩子自己可以感受到內褲的觸感，男孩子也可以從外面撫摸而感到舒適，彼此都可以相互滿足。但是如果男性直接用手撫摸性器，女性反而會覺得「哎

呀、怎麼會這麼粗糙，真不舒服」。比起以前，現在男孩子的手都已經算是很柔軟纖細了，或許幾乎和蠶絲沒什麼兩樣了，但是和蠶絲比起來，人的手感覺還是沒那麼好。女孩子或許還是會覺得「要是這樣的話，那還不如蠶絲比較好呢。」對男孩子來說必定也會覺得，與其撫摸女生乾燥粗糙的臀部，還不如蠶絲內褲的觸感比較好。說不定雙方都覺得，永遠都不要脫下內褲，一直透過絲質內褲這個媒介互相撫摸，還比較舒服呢。

這雖然是玩笑話，不過如果真演變成這種狀況，那麼性魅力就會完全地被包圍在女性的自戀當中了。

## 男性的幻想與女性的解讀錯誤

男性眼中的女性內褲，或者說女性要給男性看的內褲，無論是照片、脫衣舞孃、偷窺房，或者是色情書刊、色情影片，都意味著男性是只能看、不能碰的。如果對方是男性可以親手脫掉內褲的真實女性，那麼女性無論穿什麼內褲都無所謂。因為那只不過是一轉眼的時間罷了。當然如果對方穿的是鬆垮垮的長內褲，那麼是有可能會失去興致，不過內褲的花樣這種事根本無關緊要。

女性的內褲或許本來就是這樣的存在。如果真是如此，那麼要說男性對內褲顯示出性的興趣，或者是被內褲喚起性慾，那可能都是女性的誤解。

對戀物癖的男性來說，他們只對性器官周邊、也就是說與性器官有借喻關係的東西感到興趣，對性器官本身的價值反而是打折扣的。事實上，他們為了不抵達性器官，會將借喻的過程當作屏障，並且築起一道一道的防線。所以不對性器官，只對內褲有興趣的男性，是一種令人很不愉快的存在。如果在過程中突然就停

下手來的話，女性也會覺得很掃興吧。

話說回來，說不定貼身衣物的熱潮，本來就是為了要延長抵達性器官的過程才出現的風潮。就好像是縮時攝影一般，把過程切成片斷，刻意將直接接觸性器官的可能性拉遠。說實話，這讓人有種「現代的男性和女性該不會是都不想抵達性器官吧？」的感覺。



## 男與女，致命的落差

來到這裡，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隔閡就出現了明確的落差。女性在性的方面完全是屬於「發展中國家」，好不容易到了最近才成為野獸類型。但是男性卻正想要脫離野獸類型，極力地想要後退，沒想到女性這時候才對野獸類型覺醒。這純粹只是歷史性的時差嗎？還是男性與女性在生理上、本質上的差異呢？我實在不得而知。或許是將「性」無止盡地轉換為虛擬的世界，而放棄了現實的那一端吧。男性後退的性行為，也是對變得更有攻擊力的女性感到恐懼、厭惡的結果。所謂的「二次元情節」，很明顯地就是對三次元的女性感到恐懼。現在性規範的目的已經從男性的性愉悅轉變為女性的性愉悅了。我認為這是一種男性支配的悖論，不過還是留待在其他地方再做評論吧。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決定是否達到目的的人，將不再是男性了，而是將由女性來定義「良好的性」。

如此一來，女性對於理想陽具的要求水準也會開始提高。但是

男性們就會開始煩惱，真實的陽具總是比不過理想的陽具。接著女孩子就會成為一種非常不祥的、讓自己焦慮的存在：「你可以帶給我愉悅嗎？」會一邊這麼說著，一邊向自己逼近。男孩子們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擁有理想的陽具，因此就會無止盡地後退。一面後退一面從現實的世界轉往虛擬的世界。這麼一來，戀物癖的手續和過程就會越來越有價值，越來越往內褲比性器官好、或者是過程比目的好的方向前進。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趨勢了。

在這種時候，如果女孩是以動物性的性魅力觀點來挑選內褲，那就是完全的失策了。因為那對男性來說完全沒有性魅力或性的訴求。男孩子們已經朝向虛擬世界裡的空白了。也就是說，朝向女性身體如同留白一樣的內褲。因為那是完全不會對自己有任何威脅、不會將自己去勢的東西。所以這是一種對去勢的恐懼，和蘿莉控有著相同的根源。

## 蘿莉控漫畫的世界

獨立漫畫編輯大塚英志指出，蘿莉控動漫世界誕生的動機，就是侵犯偶像、對偶像做出性的侮辱，但是這些偶像近年來卻逐漸在漫畫中成為女主角。比方說漫畫家高橋留美子的作品《福星小子》和《相聚一刻》，都在談諧之中侵犯漫畫的女主角。這也成為了蘿莉控漫畫的主題之一。

像這樣，將現實生活中的女孩子變成偶像，再從偶像完全變成二次元世界的漫畫女主角，這種轉移的過程，就逐漸越來越人工化，變得越來越對自己無法抵抗、成為自己能夠操作的物體。如果要說那些把蘿莉控漫畫中的女主角當作性的侮辱對象的男孩子們，看到了實際出現在眼前的女孩子，是否會壓倒她們？事實上，他們是更和平而溫馴的存在。

這些不斷被去勢恐懼追著跑的男孩子們，就像這樣產生了後退的現象。這些男孩子們對現實的女孩子是非常無力且無害的存在。即使會一個人看著陰鬱的蘿莉控漫畫，也絕不可能會變成強暴犯，

因為他們都不是攻擊型的男孩子。

所以家長會裡的媽媽們以為這種蘿莉控漫畫一蔓延，孩子們就會被挑起性的慾望，這實在是大錯特錯。那些蘿莉控漫畫在幻想世界中完結。在男孩子的世界裡，過程無限延長，並且無止盡地獨立化。

## 自戀的王國在女性世界蔓延

到這裡，我們可以說女孩子與男孩子之間，隔著無論如何都無法填補的斷崖絕壁。但是再反過來看女孩子的世界，過去女孩子必須要成為男性性渴望的對象，女性的身體才有價值，但是現在女孩子卻能決定自己身體的價值，不再需要男性視線這個媒介了。換句話說，就是在自戀的國度裡發現自己本身肉體的價值。

例如A片女星黑木香，在自慰影片裡使用按摩器之類的機器，即使沒有實際男性的介入，但是只要被注視就能達到高潮。在這裡，「被注視著」是個不可或缺的元素。不過或許不久之後，連被注視的要素都不再需要了。

隨著不再需要媒介的自戀世界出現的同時，「慾望」的特質不再像過去一樣：女性必須要對性的慾望投注全人格，或者女性必須要改變整個人生。這些都不再需要了。對女性而言，慾望變得不過是人生的一個零件，或者只是人格或身體的一部份而已，是可以切割的部分。

比方說「我這裡好癢啊，幫我抓一抓」或是「肚子餓了來吃個漢堡吧」這樣的感覺，性慾逐漸地零件化。無論是行動方面或是感覺方面，我們或許都可以說，女孩子正逐漸地在男性化。這並不是什麼需要悲嘆的事。會認為性是人格的核心、性慾會改變人類的整個人生、一生中第一個發生關係的男人會深深烙印在女性的人生裡，這些全都是男性霸權的荒謬想法。男性想盡辦法要讓這些毫無根據的神話在女性的心中扎根。如果問男性是否會記得人生第一個發生關係的女性，答案是不可能。無論男性女性都是健忘又不知感恩的生物，只會想到眼前的事物度日。

男性利用各種手段要讓女性對這種毫無根據的神話深信不疑，女性也一直這麼相信，但是只要一回過神來就會發現這全是荒誕無稽的謊言。所以女性的性的現實，也終於到達了能與男性並駕齊驅的程度了。

女性是性的「發展中國家」，所以一旦這些壓抑被釋放之後，

每一次都必須要去滿足原本已「卡帶化」的性器官重新找到的慾求。就像是「口渴了，好想喝東西啊。昨天已經喝了可樂了，那今天就來喝烏龍茶吧」這樣的感覺。不過這麼一來，女性的慾望就會因為不需要透過制度的管道而滿溢出來。所以就會出現野獸類型的女性。

## 高潮強迫症

另一方面，性的規範會帶給女性像男性一樣的強迫與焦慮，只是形式有所不同。也就是說，這是一種「性的高潮是性這整個過程必須到達的目標」的焦慮。女性會經常暴露在「好奇怪、太奇怪了。我根本就還沒抵達目標啊。我所感受到的會不會根本就不真正的高潮呢……。」

在男性掌控之下，女性還可以找藉口。以往，如果女性無法到達高潮這個目的地，就會責備自己是冷感症，但是現在的女性卻不再需要責備自己，因為只要怪在男性頭上就好了。在男性主動、女性被動這種「掌控—依存」的性的構圖當中，女性高潮的責任在於男性身上。

但是就算責怪男性，男性也不可能一一為這種事負責，所以其中的一個解決方法，就是換掉男性。如果這不是真正的高潮，那麼想必在某個地方存在著理想的陽具，或者是理想的男人能夠給予真正的高潮——這就成了換男人的藉口。女色情狂的心理就



是如此，這麼一來，幾乎所有的女性都會開始踏上像女色情狂（nymphomania）一般搜尋男人的旅程。

在美國掀起性革命時，出現了許多性的追尋者。我不認為這些性的追尋者是擁有過剩性慾的人們。對美國文化有相當深入理解的比較文學家龜井俊介，就在其著作《清教徒的末裔——美國的文化與性》當中指出，性革命是對清教徒教會一種悖論性的表現。真誠的美國人，對於追求高潮這種新的性規範，也是非常認真而誠實的。

規範對於性總是有相當強的掌控力。人在這種規範當中就會萌生：「好奇怪，我的現實是錯誤的」的念頭。這麼一來，就會產生極大的兩難，性的規範性目標，也就是女性的高潮，應該由女性自己來決定，但是女性自己卻又無法決定什麼才是真正的高潮。

舉個更極端的例子，即使女性客觀地感受過高潮，在讀過其他女性的告白錄或者宇能鴻一郎的色情小說之後，卻又會產生「好

奇怪啊，我自己的反應並不是那個樣子啊。我既沒有失去意識，也沒有叫得很大聲。我該不會根本就還沒真正經歷過高潮呢？」這樣的焦慮想法。因為沒有人可以告訴她：「不，並不是這樣的。」而她本人也變得無法決定了。

## 性的荒野

在「儘管有規範，但是誰都再也無法決定任何事」的性的真空地帶，男性正準備要退場時，女性正一腳踏了進來。當女性正式入場的同時，也代表著男性已經消失了，已經完全退場了。高聳的斷崖絕壁已然成形。

女性會變得越來越具攻擊性，要求的水準也會越來越高。無論對男性或女性而言，在這種資訊氾濫的社會裡，想要將自己的性從資訊環境當中切割出來，看作是一種獨特而個別的真實存在，已經不再可能了。早期，性規範的約束力雖然很強，但是現在卻有另一種不同意義的強大約束力，由於資訊氾濫的緣故，更是加深了其滲透力與一致性。文化會再次生產出性的理想模範，而男性會因為這理想模範所帶來的焦慮從舞台退場。女性雖然晚了一步，但受到其焦慮的影響則會爭相進場。所以女性會開始累積欲求不滿的感覺。我想，在美國這些欲求不滿會直接轉向女同性戀發展，但是日本又會如何呢？

我相信男性當中也有許多天真樸素又單純的野獸類型、屬於「發展中國家」的人，但是對於受到性理想模範的影響而感到焦慮、被迫出現在性的舞台的女性們而言，那些晚了一步出場的野獸類型們並沒辦法達到她們的標準，因此就會毫不留情地捨而棄之。以至於需求和供給將會產生相當大的失衡。

後記

# あとかき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昭和天皇大葬之日。

在冷雨霏霏的東京千駄谷、面臨出殯隊伍街道的河出書房新社大樓裡，我看著腳下天皇送葬的隊伍，和責任編輯小池三子男先生一起為了這本書，從龐大的資料裡挑選出視覺效果的樣本。

內褲與天皇制。這兩者有著奇妙的共通之處。兩者都將猥褻的東西用蓋子蓋起來遮住。反過來說，就像是「沒穿衣服的國王」一樣，明明只要有穿些什麼就沒事的，但是卻蓋上了名為禁忌的蓋子，提升被藏起來的東西的價值。

我對內褲相當有興趣。對講究內褲的女性很感興趣。對講究女性內褲的男性也很感興趣。誠如栗本慎一郎所言，人類是「穿著內褲的猴子」，不過栗本慎一郎其後卻將內褲從猴子的身上脫掉，甚至完全丟掉了。然而人類基本上仍然是「穿著內褲的猴子」，而且是「對內褲很講究的猴子」。

不久之後，我發現「女性對內褲的講究」和「男性對女性內褲

的講究」之間的落差。所以也開始對男性的內褲產生了興趣，同時也對男性被剝奪了自我內褲管理權這個現象感到興趣。我認為這反映了女性和男性的性別不對等性，以及形成身體形象時的兩種性別之間的落差。

一九八二年我的處女（喪失）作《性感女孩大研究》出版以來，女性身體形象的形成就一直是我一貫的主題。在「看」與「被看」的單向視線已被固定的男女關係當中，女性從一開始便是以「被看的東西」構築自己的身體形象。因為女性總是事先就臣服、從屬於「看的主體」，所以女性的身體既是自己的東西，又不是自己的東西。從厭食症是女性特有的心理疾病，到瘦身、美體沙龍等這些女性的「body-conscious」意識，就不難發現女性是多麼被自己的身體所侷限，多麼地被封閉在這具身體裡面。反過來看，站在「看」的立場的男性，不斷地化為視線，並逐漸失去自己的身體形象。女性因為被事先剝奪了身體形象而擁有深刻的疏離感，

男性則為了無法得到身體形象而失落，兩者其實是成雙成對的。

我認為這和女性與男性性幻想的不對等性與落差相關。男性並不會像「女性幻想男性」那樣去幻想女性。而女性深信男性會對女性有所幻想，也是女性的誤解。男性與女性之間有著根深柢固的鴻溝，在這之中就上演了男性與女性的差異與悲喜劇。

本書在難產中誕生。

一九八五年，今天已不在世上的前田愛（文藝評論家）曾邀請我撰寫某叢書。我們說好前田以「腳踏車」、我以「內褲」為主題書寫，預計要共同創作以視覺為主體的文化史風 Mook 誌。我很快地就開始收集資料，然而由於諸多狀況，由冬樹社企劃的這本書流產，龐大的資料只好收進倉庫。前田在企劃會議上展示給大家看的明治時期女學生穿著袴（はかま，日本和服的一種下裳，亦稱「褶裙」）兩腳跨在腳踏車上的織錦畫，至今仍深深地烙印



在我的眼底。然而前田所抱著的那些資料與點子，卻沒辦法在他生前出版。

一九八七年，POLA文化研究所的刊物《計畫要做內褲特輯》，編輯山內直樹向我邀稿時，出現在我腦海裡的，就是那個遭到流產而未出版的企劃及資料。當我交出十四頁的原稿時，山內一眼就看出，這份原稿有擴充的潛力。當時以〈裙底下的劇場〉為題的原稿，就收錄於本書的序章裡。

山內向我介紹了河出書房新社的小池三子男，不過我卻大言不慚地說我完全沒有寫書的時間。因為被眼前的其他工作追著跑，所以我原本只能將這些如同不足月小嬰兒的點子抱在懷裡，繼續往後拖延。不過小池卻提議說：「既然如此我們就來用錄音的吧。」在我無理的要求之下，就展開了我和小池長達半年的密室訪談。小池經常會套我的話，受到他的觸發，我的話也就越說越長，而他也會適時地給予評論或提問。我總是非常投入，時而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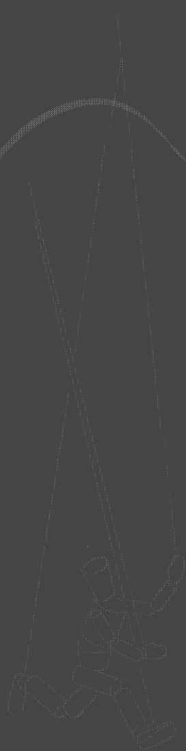
說自話，時而詢問小池。在正午時分的大廳，有時也會有一些其他的客人，要是聽見了我們當時談話的內容，不知有何感想。

小池雖然是男性，但是卻如同本書的助產士。若要說這本書是我和小池共同創作的作品也不為過。

除了小池以外，前田愛和山內直樹都可說是這本書的助產士。內衣設計師鴨居羊子也接受了我的訪問，並介紹我內衣褲的店家，實在受了她很多的照顧。我向CDI借了服飾歷史的相關資料，華歌爾服飾文化研究所也讓我參觀了貴重的收藏品、宣傳部更是提供了龐大的資料。我還要感謝幫我收集資料的美國朋友們、借我照片資料的伴田良輔、大膽處理視覺效果的美術編輯鈴木成一。有了眾人的幫忙，這本書才沒有流產，得以順利誕生。

文庫版後記

# 文庫版へのあとがき



女人是個謎團。

女性不光對男性而言是個謎團，對女性自己也是個謎團。排除了那些男性強加的各式認定之後，女性剩下來的，仍舊是個謎。

若是有一百個女人，就會有一百種女人。與其說是性別差異，倒不如說是個別差異。儘管如此，為什麼我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呢？身為女性和男性，究竟有哪些不同？

女性如果不透過男性之眼去進行自我意識的驗證，會發生什麼狀況呢？自我意識會直接出現在和自己身體的關係之中。尤其是一直以來被束縛在「被看的東西」這種身體性當中的女性，更是如此。對於從男性的眼睛和男性關心的角度切割出來的女性身體，從男性的死角捕捉女性自己的自我意識，又會發現什麼呢？

——如果要加上往後自己會覺得還是不說為妙的「解說」的

話，或許會是這樣吧。歸功於《裙底下的劇場》這個「煽情的」命名——甚至有人獻上「傑出的標語」的讚辭——如果要賦予爆炸性暢銷的這本書一個系列的名稱，那麼應該會是「女性與自我身體意識的構成 On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elf-Consciousness on Body」<sup>16</sup>。除此之外，會再加上「透過內褲的歷史 Through A History of Underwear」。

這本書不光只是內省性思辨的產物。在資料的出處並沒有特別標明，但是都是根據了相當大範圍對男性與女性訪談所得到的結果。相關資料的蒐集，數量也相當龐大。

於此同時，處理資料時，也包含了許多我個人的獨斷與偏見。在對這本書的反對意見當中，最多的就是處理「下半身」這個過去被視為禁忌的主題。其次就是對我的獨斷與喜好提出的不同意見。明明是你自己認為「下半身」是醜陋的，為什麼只是評論下

半身，這件事就會變成醜陋的呢？明明將男性對女性身體的關心當成俎上之肉，為什麼這會成為「迎合男人的興趣」呢？不只知道，甚至明明還指出了男性的誤解與無知呢。

關於後者，反對意見都集中在「御滿紅姊妹」上。當「女性以男性為媒介的彼此對立」不斷的被強調，我試圖指出女性之間共享男性的友情的可能性。當然，也提到了女性異性戀者的極限。對此，如果只是說「我並沒有這麼感覺」、「我和我的喜好不同」那麼話題就結束了。

正如我預期，也受到了許多女同性戀者的反對意見<sup>1</sup>。我對此在其他的方面做出了回應，還請參考<sup>2</sup>。當然對於「沒有男性媒介的女性友情就不可能存在是異性戀女性的極限」的意見，我認為所言甚是。對於「沒有男性媒介的女性情誼是有可能存在的」的意見，我百分之一百同意。

如果這本書對於解開「女性是個謎」，作出了什麼樣的貢獻，我認為是以下兩點。第一，女人的性與男人的性之間有著非常顯而易見的不對等性。女人的性並不像男人一樣。所以就算「女人也試著做了男人會做的事」，或者是在性愛的關係中，把男性和女性調轉過來，也是白費工夫。女人不會像男人一樣去買春（女性就算會買春，那也和男性的買春是非常不同的），女性也不會像男性看到女人的性器官就會產生視覺上的興奮一樣，就算看了男性的性器官也不會有視覺上的興奮。這個不對等性深深的埋藏在男女關係之中，幾乎沒有任何事是只要立場對調，狀況就會改變的<sup>3</sup>。

另一點，性（Sexuality）當中，既沒有「本質」也沒有「自然」，而是蒙受了歷史的變化。看了內褲的歷史即可瞭解。在這個半世紀之間，日本人的內褲在很短的期間內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

這種意義來看，要進入 *Sexuality* 這種無形的對象時，透過內褲這種實體的媒介，從其中找線索是相當有效的戰略。

繼這本書出版之後，收到了各式各樣的評論，其中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栗田靖之所作出的評論：「這是透過內褲所看見的 *Sexuality* 文明史」最為精準，也讓我非常開心。

在這本書發行後，發生了M君事件<sup>4</sup>。這就像是驗證了這本書最終章裡「男性將會撤退出性的現場」和「戀物癖化」的預言。隨後，也出現了無性婚姻夫妻增加的預兆，顯示出性是不停地在變化的。歷史性的研究多多少少包含了預測，所以相信文庫版的讀者多了一份樂趣，可以檢測從初版出版的三年之後，本書的預測是否已然成真。當然非常歡迎你對我的觀察抱持著不同的意見。



只要不使用「本質」或「自然」這樣的用詞，那麼性也和所有歷史的物件一樣，可以展開各式各樣的討論。

一九九二年九月 上野千鶴子

- 1——掛札悠子《女同性戀這件事》河出書房新社、一九九二年。
- 2——上野千鶴子《Sexuality 是自然的嗎？》季刊《文藝》一九九二年秋季號、河出書房新社。
- 3——然而「不對等性」是由歷史性社會性所形成的東西，並非小濱逸郎在各個著作當中所說的男女關係中「本質性」的東西。我說我承認男女 Sexuality 之間的「不對等性」，但如果被誤解成上也和我的意見相同，那實在是很困擾。Sexuality 既沒有任何形式的「自然」亦沒有「本質」。我想要知道那（被認為是）「本質」的東西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 4——一九八九年震驚日本全國上下的宮崎勤東京埼玉連續幼女誘拐殺人事件。

掌握內褲=性器官管理？  
妻子與母親竟然透過內褲爭奪霸權？  
日本色情媒體為什麼堅持「不把內褲脫掉」？  
超越全球的猥褻感究竟所為何來？

女性也會有內褲戀物癖？  
通往純潔之路竟然是內褲？——  
你想知道的，都在這裡了，  
還不掀開嗎？

暢銷書《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作者上野千鶴子成名代表作  
1989年，《裙底下的劇場》甫上市即成為炙手可熱的話題暢銷書！半年內  
熱銷20萬本。身為女性學和性別研究先驅的上野千鶴子，當時便已預見  
現今的社會現象：男性將撤退出性的現場、戀物癖化、二次元性產業的  
大規模崛起。她以辛辣而明快的論述，嚴謹地建構了這部由「內褲」而  
起、最終來到社會學研究的「性的文明史」。



聯合文學



9 789863 221786

0 0340

推薦類別：社會學、性別研究、文化評論